

W
8503

繡像
繪圖

歷史小說

萬花樓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857.44

8464:3

v. 2



國家圖書館



002303151

詩曰 一念貪圖冒大功

機關敗露法難容

須知作善屠天眷 行惡奸徒定必凶

當時楊青范仲淹并曰軍衣既無先須要逃走回朝方得性命也狄青曰二位大人征衣雖天明日定然討還楊青口
征衣失在大狼山汝還想討得回來想隨口亂說休得多說這些通話沒幾姓字方得性命狄青呼二位大人晚生即未
討回征衣今立下一戰功可以抵清此罪否范爺曰征衣尚然管本牢破強徒劫去還有什麼大功來抵此重罪狄青曰
小將匹馬盡力殺上大狼山已體前殺贊天王刀鬬子牙是殺這馬成兩孟半晚生雖煞有罪但此功可以抵償惟望三
位大人明鑒推詳引見楊元帥俾晚生領些重馬刻日討回征衣范爺曰緣何又是爾收此二獸了吾都不信楊青曰口
說無憑那人准信由爾說得天花亂墜且自去見元帥待爾分辦的當下三人進關楊青一人跪呈無人之處訴其折騰
二人看畢范爺曰包年兄弟若是狄欽差違了限期之罪本部便能一刀刈盡爾等軍衣盡失除其代補贖了方得免罪楊
青也言夫人軍衣一失重罪難寬教我二人如何助也除非聖上有旨領到方可免得不是朝廷教吾兩人保得此罪當
曰二人將收書獻與楊青曰且不要說將他自往分辦我與爾見景生情可以幫尋去却守不可松寸者再行處置范大
人意下如何說范爺曰老將軍言之有理進帥堂楊元帥立起位言曰二位大人軍衣可與差麼范爺行如此說范爺
范曰一一無差值得甚罪元帥曰二大人且坐范爺曰元帥請坐當下有僧扶青進來見又復言朝前日集議說則狄
青功勞學成斷不敢見如今只因自甚天於口拉天放殺將幾是費吾死前來拜功是元帥對質父子二人只聽得是值
進書的功勞不知狄青差的功績當時狄青到了李成父子全不介意只顧揭揭世帥堂權時范欽差快想到元帥定然奏
知聖上父子加官進拜好生不願豈不快哉范爺曰人言惡人作事皆因不免個貪字取招殺身之禍也當下狄青進見
元帥呼物曲背呼聲元帥止解官狄青進見楊元帥見他的盔甲乃是趙太祖之物想狄青雖是太后內戚總為臣子怎
會用這克王太祖的遺物定然大后賜存於他又言此副盔甲前已交代明白狄青以臣下不當用王家之物故太后另
行照式遣成一副關姓兒所用故令元帥認為太祖之物心頭頗有不悅即起位立着拱手曰王親大人休得多禮之間
曰批文上副解官石亦馬何在狄青曰殿上元帥只因副解官石亦馬在於仁安縣金亭驛中被狄欽差攝去未知下等小
將已有本章回朝奏知聖上元帥曰關中亦有文書到來狄王親解送在在限期十四日滿一月五日如今十五下及早

該領師軍兵與裝卸早為趕到開交部候是為何還却城外而來本帥這里軍法斷不徇私汝難道不知麼狄龍曰元帥帥軍小將既奉王命而來軍法最嚴豈有不知原委早日趕到開交部並非偷安延緩日期辭案中途露營棄乘雨水泥滾入馬蹄行放遺斯一日元帥體諒姑寬寬免死頭自語爾言有理只恐說出不好話來就要動着網羅手了看爾如何招宗元帥曰若依軍法還該得重王親大人結念數天雨雪阻隔本帥從寬不帥即呼統制孟定國吩咐連將征衣散給軍中孟將軍得令正要勒身范楊搖手暗言不好了不好了狄龍拱手告曰元帥且慢元帥曰却是為何狄龍曰聖衣已失去無從給散了元帥聽罷呼聲擲說狄龍曰征衣果盡失了楊元帥登時大怒連帶基一抽圍旛管銀三十萬征衣因何不小心想偷安懈息御牌軍衣豈容夫却是賊人且形規本帥了喝令細細手卸他盔甲鞭門斬首正跟兩旁一聲響為刀斧手上前恭跪遞元帥如魚似虎上前去細細款送狄龍青兩手東西攔圍呼元帥小將雖然失去征衣有罪還有功勞可以抵償元帥只不知聞元帥曰言呼元帥狄龍差既既有功損罪何不問他明白仗功勞可抵此重罪待他也可則準不可抵若再正軍法未為晚也元帥將范龍一鞭楊青一看似乎道爾二人說重點過征衣一一細差為何什麼盡聲沒有還言要多抽紫的范仲淹俱已理會二人想來失了軍衣干我甚事莫非要我賠償還爾不與不與觀者我二人怎的狄龍曰若聞元帥失了征衣小將理該正法但元帥名罪却也難免元帥若要執斬小將元帥理該一同正法獨斬我一人小將豈是畏死之徒元帥豈是貪生之輩沒奈何將大罪卸在小將身上只恐聖上知其情由將兩位降勢重天波府內之人也要正罪的元帥聞言心中實着惶恐安塞一抽噎曰爾失去軍衣軍罪難以知故欲查連本帥吩咐細細起來不用多言刀斧手應聲上前楊青問曰汝的征衣在那處地方失去的去丟去的不要管他那個地方失去楊青曰元帥身當天下懷冠天下任理各路軍民皆為元帥所屬失了征衣不獨遠方失裝是師失家插處之罪難以寬免况這嶺益山強賊不過二百里趕達爾既為各路插督元帥即所竟之內管轄不義顯克爾按兵不舉與之偷安元帥縱汝之罪將何功續然得來當日若問狄青之路比之楊宗保之罪還有分別學之地方失了東西自然某是地方官身上之事規管保轄管各路軍民難道二百里內廣益山的強徒即察不及須早已剿滅安民乃是緣何日久縱容強盜的奈教臣未打却征衣是現元帥失捕近處強盜比之狄青失征衣之路加倍重打了狄青曰小將在元帥關內地方失去理該元帥補還如何反將本官在征軍法上全無比理待善面四朝面見天子情理上誰是誰非爾今不可教天補職但本官乃一烈烈丈夫豈懼爾存私立法的范龍聽了暗言曰此語却是理有實的正論元帥聽罷難以答話只得說

曰爾夫去征收罪誠為所建。走地搜本帥在昔且聞汝將功掩罪有什麼功譽於此。狄青曰收除四戎首寇贊天子千
差不足戰功。元帥曰糊說現有李成父子射死贊天玉刀傷子牙。差爾擅成軍。認麼不須多說。細細下手。速待解官。擊
下。正法。狄青冷笑一聲。曰。楊宗傑。你這番我與他罷。由兩便下。即日卸了。中服去。狂在刀斧手。狄青家。家。細細下。
元帥手擊上方寶劍。還索禮部花輪。氣滿胸。打虎將軍塞。這。狄。不。這。狂。天。得。宗。明。知。得。安。了。朝。中。大。好。臣。實。個。
鳴了。事。邊。歷。益。山。強。成。却。去。征。衣。林。邊。本。官。戰。功。志。却。無。傷。府。三。子。子。歸。於。到。院。究。司。中。結。負。了。聖。上。共。恩。不。生。及。名。第。
代。吾。願。死。日。世。之。亮。遠。境。句。說。得。楊。元。帥。幾。十。氣。倒。帥。堂。三。日。間。特。旨。一。條。官。發。大。肥。狄。青。收。將。本。帥。在。柱。屠。刀。處。道。
將。他。推出。轅。門。斬。首。狄。公。曰。爾。且。住。如。若。要。斬。此。項。將。贊。天。王。子。子。一。首。級。拿。來。還。我。便。由。兩。便。的。元。帥。曰。爾。有。什麼。
級。於。是。這。番。須。高。他。討。曰。父。代。與。保。建。音。擊。米。已。經。爾。轅。門。號。令。急。言。沒。有。何。也。楊。元。帥。聽。此。頓。覺。驚。駭。心。中。有。幾。分。
明白。忙。問。左右。集。先。鏗。可。官。曰。問。否。眾。將。曰。狄。某。元。帥。集。先。鏗。向。未。回。關。范。仲。淹。了。只是。今。矣。楊。青。曰。既。云。伏。王。親。交。首。
級。於。是。貴。廷。須。向。他。討。回。方。得。分明。此。事。正。就。之。間。偶。見。地。下。一。畫。捲。起。一。看。上。面。長。孫。兒。寫。着。宗。保。展。着。楊。青。做。笑。曰。
元。戎。的。家。書。到了。只。因。此。畫。狄。青。却。中。解。袍。時。却。却。跌。下。來。當。寫。楊。元。帥。堂。上。不。便。折。了。觀。看。其。收。藏。袖。中。明。知。與。母。大。
拿。個。上。方。寶。劍。一。手。接。持。家。書。一。瞧。乃。祖。母。大。人。來。的。家。書。只。因。在。楊。帥。心。中。明。白。那。軍。持。持。得。定。只。得。立。起。一。位。一。手。
人。要。保。在。龍。狄。青。之。意。一。把。上。方。寶。劍。持。定。符。又。使。不。出。故。又。放。不。下。正。有。些。事。在。內。難。便。討。花。輪。禮。部。大。人。狄。青。兩。
顆。首。級。他。說。是。集。廷。貴。擊。向。不。知。是。直。是。何。項。問。集。廷。貴。感。知。明。白。爾。道。如。何。范。仲。淹。聽。了。冷。笑。自。言。想。方。纔。要。將。狄。青。
處。斬。如。今。爾。殺。得。他。否。即。官。曰。狄。某。欲。是。過。却。限。期。罪。之。一。也。夫。去。征。衣。罪。之。二。也。爾。功。抵。罪。之。三。也。存。萬。元。帥。罪。之。
四。也。正。他。處。斬。之。罪。但。執。理。款。碎。則。屍。體。方。正。軍。法。這。幾。句。言。詞。說。得。元。帥。臉。色。無。光。只。轉。向。西。邊。叫。問。楊。青。否。狄。青。失。
去。征。衣。已。該。正。罪。但。有。此。奇。功。可。以。抵。償。眾。侍。集。貴。回。關。下。方。可。明。白。不。知。老。將。軍。怎。樣。去。數。楊。青。曰。死。生。之。機。子。在。元。
帥。手。中。纔。向。動。問。起。小。將。米。德。魯。勸。諫。不。要。斬。他。又。補。賂。還。不。起。征。衣。此。事。來。連。重。大。吾。是。不。敢。把。當。多。言。囉。囉。也。又。說。
得。元。帥。滿。臉。通。紅。呆。不。殺。只。得。哈。哈。刀。斧。手。且。住。人。推。轉。狄。青。呼。狄。青。爾。既。能。收。除。了。贊。天。王。子。牙。差。可。將。其。情。由。
細。細。言。明。本。帥。得。知。狄。青。擊。殺。天。呼。楊。宗。傑。且。聽。着。將。失。征。衣。在。磨。盤。山。後。往。大。娘。山。殺。子。二。將。交。首。級。於。集。廷。貴。元。帥。
關。中。觀。知。一。一。說。明。復。言。喜。立。下。此。戰。功。可。以。抵。償。了。失。征。衣。之。罪。爾。今。食。官。吾。大。功。吾。我。一。命。耳。元。帥。關。心。心。中。不。安。
楊。青。笑。曰。妙。妙。兩。顆。人。頭。二。人。的。功。勞。這。官。司。打。起。來。着。實。好。看。也。元。帥。哈。哈。叫。傳。進。李。成。父子。二。人。關。命。即。齊。來。金。邊。兒。

元帥只因官卑職小，自欲將營跪下，人跪求于跪，言卑職幸成，幸在，謝帥無賜客。元帥呼李成，李成道：「賀天子升殿，二將乃狄青、潘豹，刀傷的潘豹父子二人為何有認了他的功勞，故當得賜李成兒，聞者驚不小，字係程，程無權，也不取招，想起只道功勞是佳，這貴的設立心，月，上，奉國當寬，直知乃狄王親的功勞也，此事已至此，本已悔，但被單不報，要成，實到底了呼元帥，言是軍職射殺賀天王兒子，刀傷于牙，直教，實別人之功，以欺元帥的。元帥曰：狄青，那李成，幸在，現在這理，而且與他對質來。狄青曰：既網，解了本官，殺之何難，何必多言了。元帥即吩咐放了，細細覺，傳面，無光，粘上方，劍只得放下，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觀此楊二人為狄青失去征衣，心煩甚，如何尋護，助包，越二書之力，是狄青之倚重者，與狄青之見元帥，何等，應容有，在，只因有功，抵罪，可持，惟有二公，楊，為不知青之底，而嘆息，切，索保之責，青失征衣，解強，高理，屈青之討回，戰功，解，順而理，伸，況有范仲淹，將功，抵罪，輕重之論，言正而理，順，楊，責以督，振，冠之任，言強而烈，又有余太君，手，處，三面，擊功，抵罪，保上方，的安，得，不為之，放下，李成，父子，三，貪圖，富貴，擅，功，勞，甚，矣，功，利之，害，人，不淺，也。

第三十五回

帥堂上烈漢噴功

水軍中軍將建殺

詩曰：貧窮通富各有時，強求未必遂如期。樂天賦命何云奔，知足無休古訓解。

當時楊元帥收回上方劍，呼李成，李成，狄王親在此，圖與他對質，分明李成曰：是軍職，父子功勞，不清對質了。元帥又喚狄青，若是爾的功勞，為何並無一言與他對質。狄青曰：李成，父子是何等之人，教堂堂一品青衣，充首，與他講話的楊元帥，又叫左右，復還他，益甲，狄青，即穿，好，益甲，怒目，縱眉，大言曰：擊首級，回，問者，乃，集，延，實，也，若，要，分，明，此，功，須，傳，延，實，的，四，圍，見，証，本，官，逃，李，成，父，子，對，質，終，是，個，屈，猶，如，虎，犬，同，堂，豈，不，成，光，滅，蓋，范，翁，融，了，點，頭，言，曰：狄，差，大，人，如，何，與，肩，功，的，犯人，言，論，失，了，帥，堂，之，高，楊，將，堂，鳴，聲，呼，李，成，父，子，擊，下，左，右，刀，斧，李，成，應，一，聲，登，時，李，成，父，子，擊，下，可，笑，一，念，之，貪，至，其，巧，反，拙，元，帥，即，差，定，明，將，李，成，父，子，看，守，又，提，令，喚，沈，遠，遠，往，五，雲，沉，確，查，十，三，夜，可，有，替，天，王，子，牙，差，二，人，通，辭，踏，香，私，行，香，沈，遠，得，令，快，馬，加，鞭，而，去，再，令，精，細，查，訪，傳，送，費，去，處，二，位，大，人，且，與，狄，款，款，羞，做，個，保，人，范，楊，二，人，曰：事，關，重，大，保，人，難，做，的，休，來，再，將，也，元，帥，曰：曾，做，何，妨，言，未，已，只，費，少，而，光，即，退，下，帥，堂，連，理，兩，去，了，當，特，失，去，征，衣，的，事，情，却，在，一，邊，重，有，肩，功，之，重，心，三，位，差，費，回，頭，就，得，明，白，范，仲，淹，見，元，帥，退，堂，笑，曰：元，帥，了，氣，路，只，怪，狄，王，的，紐，只，因，理，上，偏，偏，又，有，余，太，君，書，一，封，要，殺，要，斬，竟，蕪，下，手，楊，青，曰：方，纔，臉，些，克，氣，快，喜，去，大，家，觀，王，親，大，人，像，一，位，高。

男子說得理上烈烈靜靜的戰戰，但不用心煩，得值谷夫回來，自有公論，且先到吾街中，執話如何。我爺曰：多謝老將，當場又呼范大人同往，如何范亦應允。三人同往，又說關中東丈武官，備言我語，噴噴談論，不關正傳，母容多有未定。關奉了元帥將令，收管李成父子，上了鎮奠不表，又言李信呼李登，太太平平，安安，這這做個小武官，豈不逍遙，因何自尋出煩惱，痴心妄想，今日大禍臨身，皆由不安天命，李成歎曰：吾死這件事情，多是焦廷貴不好，故有反功，他已之功，若這說明，故差候青的戰，我也快不將他夫死，亦不敢言，是此功了。李信曰：爹言明白，這這招也不招，如何是好。李成曰：我兒，抵當一頓夾棍，即夾斷兩腿，也不招出的，不吉。李成父子二人之說，的且表元帥，進至府內，折後，想母來，喜從頭看，老祖母夫人，言若是我青，過了限期，幾天，孫兒，不從命，這全無李信，及盡失，難難姑寬，連及孫兒，也有天於，情感之限，如若我青，果有戰功，這可以將功消罪，但不知焦廷貴，那健去了，想來，定與李成父子，希圖當官，謀害，這這費，混聚，有級到來，有功的，倘無，這這果，這這其，陪害，這這件事情，是至，這這局，是夜元帥，問問不樂，也且慢表，再言，則將光，連成了元帥，將令，帶了數十名兵丁，向五雲，沉而先，先說，焦廷貴，一夜，自沉在水中，官若，講水，官若，不多有三丈深，李成將他拋下去，踐伐也，要死了，雖然，跌仆，不命，天寒，大雪，也要，凍死，下，今焦廷貴，不死，想必與國家，効力，建立功業，不當，胡亂，要死於李成之手，故得地方上，補救，保他，凍死，跌仆，也不死，其為造化也。但貪，被圍口，飽，滿口，糊言，胃了，別又功勞，使人，事論，不明，則他，小小，腐龜，也是，報復之，公且一夜，及至天明，雲，洋，已，醒，焦廷貴，即志，却了，昨夜，事情，反記，落堂，而結了，水，有，還，要，洗，什，恩，澤，手足一伸，大呼，不好了，那一個，狗，充，將，吾，身，子，細，斷了，麼，口中，大罵，不止，那狗，王，巴，要我，焦，老，爺，性命，手足一伸，斷了，繩子，又，將，繩，上，麻，繩，解下，週圍一看，說，不好，不此，方，黑，漆，暗，是，什麼，所在，又，知，細，想，來，昨日，要打，門，棍，打，不，着，做了，擋，路，神，後，同，伙，欲，差，往，大，狼，山，一，款，戲，法，射，死，了，箭，天，王，一，刺，戲，文，再，死，了，子，牙，差，指，兵，大，腹，殺，來，吾，抽了，人，頭，兩顆，往，三，間，討，救，兵，打，仗，以上，數，李，守，備，請，吃，酒，吃，到，連，下，所在，來，的是，不，定，想，再，吃，醉了，兩，回，鄰，被，歹，人，欺，騙，故去，東，西，細，細，身，懸，拋，在，水，裏，徑，凍，得，吾，死，了，一，根，想，來，吾，船，空，空，如此，又，無，什，麼，好，東西，多，金，銀，錢，非，却，我，個，雞，巴，去，真，乃，可，惡，的，狗，盜，賊，大，罵，瞎，眼，西，跳，跳，但是，無，處，路，徑，相，通，幾，次，糊，住，疑，棍，板，上有，二，丈，多，深，難以，扒，上山，為，廣，大，的人，到已，布，直，直，進，實，到了，下午，時，分，方，得，一，樵，子，經過，只，聞，呼，曰，救人，阿，我，焦，老，爺，要，凍，凍，死，了，那，樵，夫，便，坐，四，下一，腿，背，去了，何，處，天，天，這，不，覺，行，至，水，裏，凍，來，跌，下，人，又，聞，呼，喊，曰，上面，那人，拉了，焦，廷，貴，上，來，妙，道，前，鳥，龜，放在，水，中，燒，子，白，頭，是，時，燒，焦，的，老，人，感，焦，廷，貴，喝，聲，胆，大的，我，竟，喜，乃，三，個，焦，將，軍，時，人，不，聞，名，的，真，是，燒，焦，老，爺，焦，失，天，日，原，來

三四上的焦黑指甲也多有重了。焦廷貴又曰：面不晒黑，不是曬老焦，焦的應不必多言。焦廷貴說來，到湯中吃酒，燒天鼓，罵罵，原來是這酒使的。將繩索放下，拿得手中，還長二三尺。焦廷貴兩手挽住，麻繩索是稱着，好說這想。人幸氣力很大，兩手一抖，吊起來，大呼曰：俺着死屍一爐的沉方。焦廷貴上得來，喝聲多，多得罪。焦廷貴想：「子曰：『將車馬方燒，請吾吃酒，休要失德。』」焦廷貴曰：「兩要吃酒也何物？」且隨吾來。焦廷貴料車馬那裏去。焦廷貴曰：「到李守備衙中去了，即有酒吃了。」焦廷貴曰：「吾不去的。」焦廷貴曰：「問何不往？」焦廷貴曰：「李守備你个兒子，在焦廷貴前月來，書家中強姦吾妻，吾便取床一扛，搬去他方燒香了。」我今若到他衙裡來，此人豈不記恨？前情應定然要殺我。當此恨了，焦廷貴曰：「如此說來，兩定然不去。」焦廷貴第一人去也。排開脚，走如飛。焦廷貴見了，發笑不已。莫非此人是个不慮不敵的。焦廷貴歸家去，着接前充，草草却又到來守備衙中，高聲呼喊：「門上有官門的王爺，出來一看，呼聲焦廷貴。昨日夜脫，那裏去？」為何日又來焦廷貴，喝聲不得的。應道：「此喚這兩個物官不在，應吾今晚回兩位老爺，多出外去了。」焦廷貴喝罵奴才，無非言我又要吃酒的虛言相哄。故言兩個物官不在，應吾今不吃酒，只要用膳了。大少路到理邊來，當中坐下，雙手拍案，喝聲大振，便呼喚成李信在那裏。焦廷貴大罵：「焦廷貴取用膳，當聽府內人免不得，裏和恭人恭人，聞言響性不小，說聲不好。」焦廷貴不死，即死他父子了。只得吩咐備酒飯出去，奶奶裏下些毒藥。蔡日聞人曰：「果忠反為不美。」沈氏當時心如裂，滿口言，將沈遠一路上來，盡沒有踪跡。只因此事，李成李信，都是初更已盡的事情，是以沉地，果百姓軍民多說不知一程，又到守備衙中，查問軍兵役，也說不知。當日沈遠一到，只有守門王爺，理會着。老翁老爺，焦廷貴着人頭往三關上獻功，這是肥天如天的行臉也。如若焦廷貴死了，到也不妨。如今焦廷貴現在，三爺公子俱有喪身之禍也。慢說王爺自言自語，有沈將軍一到守備衙中，進府堂內，見了焦廷貴，不覺又驚又喜。又高呼聲：「焦廷貴，國吃酒好，好有的還不快些回關去。」焦廷貴一見王爺曰：「沈將軍因何爾也？」到此處來，又說明沈遠為人，最是仔細。想來，這是非關重大，只好在元帥跟前，方好說明。若在此處說，知個被他的性命，發作也。展眼再出不好看來，不若暫聽了，速班軍徒的，呼焦將軍元帥差，爾催取軍衣到，底軍衣到，不似飲差在那裡。何爾也。還將令，而飲個限期。焦廷貴曰：「沈將軍不要說起，吾非吃酒醉了，跌下水裏中，險些克我。這死還個什麼？」在軍令的烏焦廷貴曰：「元帥只因個道，這軍令大為發怒，得差吾來，扯開回去。如若延遠取下首級回關，焦廷貴曰：「這道此而取首級回關，不好去了。首級用什麼東西吃，飯還遠是，將元帥刀馬在那裏焦廷貴曰：「失掉了，鼓棍也跌下水裏了。」沈遠曰：「不中用的東西，焦廷貴向若是中用的，不在水裏中，過夜。」

了慢表沈連帶四兵下焦廷貴一全回關又說李守備府中王龍當日被驚不小。消情到者三關打聽消息去。又言沈氏在內堂陪加着急。呼天叫地。只顧父子平安無事。回來便好了。但想此事。處是老爺大主張。及單殺了焦莽夫。方免後患。何將他活活的拋在水裏。竟算料他偏偏不死。又得回關。如今山多古少。如何好是。免不得父子同歸。刀下而亡。不表沈氏心中驚駭。又說焦廷貴沈連二人馬不停蹄。到得關來。已有二更。邊關已緊閉。下鎮沈連只得邀他到己之衙中。登時叫擺酒。二人雙雙對酒。半酣之間。沈連叫聲焦將軍。如今此事。要動關了。爾焦廷貴曰。沈老爺。請問。再什麼事。沈連曰。元帥差遣。催軍校。因何一去不回。反在水寨中。遇且又在守備衙中。吃酒。是何緣故。焦廷貴曰。沈老爺。不要言。來。吾焦廷貴。到這也。即時來。去。借由。細細說明。沈連聽了。點頭明白。有將李成。父子。首功之。家。細細道。知。此。有。焦廷貴。氣。直。平。如。雷。咆哮。呼。沈。老爺。我。原。想。來。身。在。水。寨。中。裡。遇。夜。原。是。李。成。父子。將。吾。具。幹。拋。在。水。寨。中。擊。了。人。頭。去。買。功。的。可。惱。可。恨。這。運。了。得。得。我。連。夜。回。去。將。他。狗。男。毒。女。大。小。小。齊。齊。殺。盡。出。不。得。吾。之。怨。氣。也。沈。連。曰。焦。將軍。去。不。得。的。焦。廷。貴。曰。有。什。麼。去。不。得。的。只。消。吾。兩。足。飛。去。明天。早。到。沈。連。曰。不然。那。李。成。父子。已經。擊。了。爾。今。不知。只。要。爾。向。來。詢。官。問。白。李。成。李。信。性命。即。難。保。了。何。勞。爾。去。將。他。殺。的。是。是。非。非。總。在。明天。小。焦。廷。貴。曰。沈。老爺。得。委。先。往。我。他。家。口。男女。留下。李。成。李。信。難。道。沒。有。甚。甚。的。恩。沈。連。曰。爾。中。有。自。一。定。之。法。他。既。有。罪。但。罪。不。及。於。妻。兒。爾。若。不。能。軍。令。擅。自。殺。人。豈。得。無。罪。的。罪。難。對。不。得。不。可。追。次。也。焦。廷。貴。曰。但。願。坐。他。不。過。的。但。這。個。人。情。實。在。沈。老爺。面。上。來。乃。便。宜。了。這。理。好。竟。了。沈。連。曰。將軍。明日。元。帥。審。問。起來。沈。廷。貴。對。沈。連。曰。吾。只。言。沈。王。親。一。真。戲。法。射。死。質。天王。一。朝。戲。文。刀。傷。子。牙。差。再。代。他。挑。了。首。級。這。經。五。雲。沈。被。李。成。父子。用。酒。灌。醉。細。細。下。拋。下。水。寨。中。擊。了。首。級。前來。曹。把。功。禁。沈。連。是。否。不。知。沈。連。如何。答。語。且。看。下。回。分。解。

沈連之險。送性命。雖西李成父子。貪圖富貴。好險。恨心。亦由焦廷貴。口。忘。意。故。在。水。寨。中。遇。夜。寒。凍。交。知。亦。是。小。說。觀。候。天。焦。廷。貴。二。人。的。言。語。均。是。孟。浪。被。燒。夫。一。罵。人。身。身。又。深。性。獨。侯。廷。貴。身。居。武。職。俗。陋。不堪。甚。為。可。笑。聖。人。云。君子。之。心。公。人。為。己。小。人。心。心。損。人。利。己。沈。成。只。叫。天。叫。地。平。安。無。事。豈。恨。不。殺。焦。廷。貴。顯。小。人。損。人。利。己。之。心。也。沈。連。與。焦。廷。貴。一。件。細。一。狂。妄。有。天。淵。萬。下。之。別。及。至。邀。他。同。往。府。中。二。人。對。明。方。話。守。備。衙。中。遂。即。說。明。事。不。具。坡。事。了。把。細。人。替。職。高。過。十。人。

薛曰：英雄量乃福傷天，奸佞權深禍更深。昧已昭天終洩漏，千秋只染臭名音。
當下焦廷貴呼沈老獻上帳，明日如此踏他官功，當教李成父子頭兒滾下。沈道：「不受他頭兒不滾下的是今夜不表。」
到了大陽東升，轅門砲鼓，叫喚文官武將，齊抱靈車，兵丁刀斧如銀，明桌檯元帥并叮中軍公案，身靠大紅文武袍，背插
繡龍旗，四面圍圍，齊帶赤金轎，上到陽金鼓，衆起，足戰戰，踴躍真乃浩氣騰騰，威風凜凜。是夜朝一位保國公勳，高
命大臣有話，謹曰：

六尺之孤託大臣，邊疆首重撫三軍。安邦輔弼文官任，攘寇除凶賴武勳。

左位有范權，右坐有陝西楊老將軍，軍文官袍服分班，在武將戎裝合集，站代官上帳，見禮已畢，即於范帥座位下，擇坐
金椅。位非天，要正法斬首。今天元帥不知，深究人命，人擇了坐位，定乃元帥心中明白。李成父子自說戰功，有沈連上
帳，纔令敬奠元帥。昨天奉命住五雲汛上，細細確查，據報軍民多害夜，深人靜，恐不知有無其事。但焦廷貴擊下兩顆
人頭，道經五雲汛上，被李成父子選得大醉，細細身軀拋於水寨中。一夜直單，昨天午時分，方得一樵夫，將他救起。如今
現在轅門外，候令元帥曰：「果有此事，成父子冒功，無益了。」叫叫，定國，抓李成李信到來，主將軍奉令，發出虎威，拔營
到二把拍搭在地。父子不當，碰頭虫一頓，呼元帥，問單，單，父子，實乃有功之人。元帥大罵該死的狗官，本帥已經查
明白，五雲汛上並沒有質天子丹，差二人酒醉夜出之舉，爾敢無中生有，捏委虛言，冒認功勞的罪，應李成曰：「元帥其
時只為更深夜歸，汛上軍民均已熟睡，故人得知，密通元帥，喝聲接口的狗奴才，本且問法因甚，用酒弄醉了焦廷貴，細
細拋水寨中，一心希圖害將人陷害，取了首級來冒功，忍心害理，畜類不如父子，聞言，叱聲才小，猶比頭顱上打个大
窟窿，李成想來，這件事情，料難抵賴的，不如拾了性命，免脫之苦。那曉得李成立主，定更只覺，趁死不松，李成無奈，只得
隨着父親，抵賴不招，李守備只管向着元帥，連連磕頭，叫冤，已言，誓不曾將焦廷貴，滾下。水寨中，豈敢在元帥台
前欺心，說話。上有青天，下有地，地，為敢將人謀害，元帥，聞言，大怒，重重喝令，傳進焦廷貴，一連，氣沖，中，將李成父
子，跌下不已。大罵好大胆的烏龜的李成，王巴的李信，將弄大醉，細細了，拋下水寨中，至弄，成得，成子，陰死，可恨，爾
喪良心，賊一刺處死，爾兩個狗畜類也，難消，善惡，成父子二人，叫叫，不已，言廷貴，單，父子，沒有此事，怎敢斗胆，陷害了
焦將軍，而爾細細了，拋在水寨中，雙首級來冒功，便不要性命的李成，曰：「焦將軍休得枉屈了人。」李成父子，那有此事，焦
廷貴大怒，喝聲，御官，還在任，焦廷貴，好善，惡也，難，打不已。父子二人，叫叫，料軍不已的，討定，成，成，曰：「御堂之上，不評

喧嘩，但這些傢伙，得喫吃了，實地堪元帥問，誰廷貴曰：本帥是箇慷慨仗義英雄，為何及在五雲氣而去？李成父子志生將爾大解，且細細說明本帥得知當時集結書房，一自性命說奉，今未到軍營，先送李成，其情他仗義，又親至生心圖謀，仗義之龍駒馬，又略表明，廷貴一自性在英雄，從來說話，有一句志一句，即從這賊馬，也要說個明白，廷貴不住一句，所以搶掠的東西，行為，也要有言出來，元帥曰：轟巴夫身為將士，立此雄心，一腳陷小人，耳敢於本帥跟前，糊說也，廷貴呼元帥有些疑，故當時見此馬，乃是一匹異色龍駒，身從微個打閃，概不進了，這匹龍駒，回來送與元帥，處置元帥唱曰：該罪的是，匹夫，管甚起拍，所勞齊聲，喝住，焦廷貴慌忙打拱，再言，問概不進，自有得功，道經五雲穴，腹中飢了，只得遵守，儀衛中討膳，一飽，然後走，不想被他父子，弄斷，細細身軀，拋下水，客中，幾呼，寒沒，死了，況李成，前來，肩功陪些將，仗王親，一命，遭此，惡報，高子，這高子，負的官，雖粉身碎骨，不足以盡其辜，的元帥，聽了，微笑一聲，聲唱，李成，李成，傷死，韓說，仍有，情有，披爾，道不，拾，認，算功，成，李成，曰：元帥，這些，虛言，是何，足為，據實，乃，卑職，箭殺，天子，兒子，刀傷，子牙，差，現，有，兩顆，首級，為憑，若，是，仗，義，是之，功，勞，何，敢，並無，首級，卑職，現有，首級，為憑，到是，假，的，狄王，親，以有，首級，據到，是，真的，只，求，元帥，將，卑職，父子，與，仗王，親，將，軍，恨，火，起來，便，分，負，們了，焦廷貴，怒氣，沖，霄，指，上，一，把，捉，起，喝，聲，胆，大，物，畜，生，的，首級，仗，用，來，自，然，及了，憑，証，的，呼，元帥，不必，問，長，問，短，快，將，個，御，官，正，法，便，了，元帥，曰：焦廷貴，不必，動，手，又，呼，李成，既是，爾，又，子，功，勞，可，就，得，替，元，子，牙，差，額，上，戴，什，麼，傷，身，符，件，麼，戰，袍，頭，戴，得，對，半，槍，河，以，質，備，的，功，勞，可，就，得，成，成，成，想，來，這，番，情，形，相，配，他，好，又，想，焦廷貴，只有，個，光，光，人，頭，沒，有，盔，甲，的，若，論，解，治，踏，雪，決，無，有，盔，甲，中，在，身，的，權，呼，元帥，道：自，天，子，牙，差，頭，戴，綠，皮，或，皮，頭，身，穿，大，紅，袍，比，焦廷貴，天，王，所，穿，戴，的，子，牙，差，身，穿，元，色，皂，披，頭，上，紅，摺，子，李，成，說，未完，焦廷貴，高，聲，大，喝，爾，該，死，的，狗，竟，什，麼，皮，鷄，子，的，爾，的，妖，神，手，向，身，費，中，的，取出，踏，踏，踏，呼，元帥，這，番，天，王，的，頭，焦廷貴，子，牙，差，的，頭，焦廷貴，中，帶，戴，在此，人，多，說，我，病，果，今日，也，不，算，病，了，李，成，想，來，若，吾，知，爾，有，踏，踏，踏，頭，戴，在，懷，內，早已，擊，出來，了，元帥，曰：李，成，如，今，還，可，分，辨，李，成，曰：元帥，不，知，道，焦廷貴，那，理，再，來，此，番，按，案，元帥，抑，其，情，度，其，德，是，否，欽，差，去，去，徒，衣，故，意，賣，嘴，焦廷貴，為，證，証，可，着，功，勞，欺，騙，元帥，的，范，希，曰：李，成，本，部，且，問，下，二，賊，人，既，有，首級，被，爾，父子，與，其，不，備，的，投，宜，無，身，體，的，偏，二，人，身，體，而，在，爾，父子，那，裏，得，來，了，也，算，爾，之，功，勞，說，話，也，請，揭，這，李，成，李，成，辭，命，也，難，得，妙，即，言，他，二，人，原，有，四，個，隨，從，全，走，已，將，身，體，搶，回，去，了，范，希，曰：他，馬，匹，何，在，李，成，曰：他，是，曾，夜，行，走，那，有，馬，匹，伏，擊，就，了，不，覺，被，笑，哩，聲，說，得，清楚，好，個，伶，牙，利，齒，的，刁，惡，賊，也，帥，堂，之，上，正，在，審，議，未，得，分，明，忽，有，軍，兵，報，曰：啟，上，元帥，爺，今

有八卦山伍龍覓食向大小孟洋統領三十萬兵將四城圍困了要與狄欽差大人會戰要捉天王子牙義之仇十分
猖獗請元帥定奪元帥打發糧車去了想來西兵逐地而來圍困我營會戰過三關江三關精勇高大餘十分老勇在
八卦山糧屯與買天王大後山相隔一百二十兩邊到成列鼓角之勢塞極點敵今天蓋起雄師而來只因狄兵殺了他
二員猛將也當下又叫李成若果然是你父子二人功勞為何將伍龍覓反與爾父子討仇偏偏要狄欽差會戰子
只是何故李成曰元帥這價錢草草賺却不賺得了賊將伍龍覓志願與狄欽差討戰那賊功勞是我父子的元帥曰伍
口賊到此仍不招認惡乞又報到元帥除西兵攻打四關甚急的請令定奪狄欽差立起伯呼元帥就是西寇猖狂待
小將出馬或擒元帥之賊以立寸功元帥正要開言值連貴曰且慢爾的仙法奇功但今用你不若又言元帥李成父子
既成賊賊督天王子牙義教他二人出馬與我對壘倘無運得敵兵便算他功勞倘殺敵了是個無能之輩休想此段
功勞是買錢已買了未知元帥處見如何當日值連貴執意由某却有些見識他父子出敵必被西戎一刀一個豈不
省却不多煩折元帥曰西天說來乃不知進退之見說什麼倘或李成父子殺了不成必被番兵沖進關中那敢擔此干
休便連貴曰不妨倘他父子出敵便下將隨後掠陣不許西兵沖進關中范霽曰值連貴也有三分道理如若狄差在大
披山收降督天王子牙義這大小孟良定然認賊他見了李成父子自然說不是使青欽差仍要覓他交戰的番西戎
二將在五雲山被他父子所傷了大小孟良定然有說那時真個可分的值連貴曰我願住做個見說楊青笑曰危大人
之言心斷不差元帥可准依元帥聽了點首即差李成李在嶺上出戰要小心些父子二人關令說得體心裏叫求元
帥先差元帥曰爾父子身居武職必為朝廷出力沙場對敵乃武將之常何得推諉李成某苦惱單顧父子雖云武職只
好守着一件老話好話若要打仗交鋒是在天下來的元帥嘆曰身為武將如何畏葸對壘交鋒許多將士眼敵毒賊
今你敢不遵將令麼值連貴大罵狗養子做了武官全仗交鋒對敵之聲若爾這般貪生畏死朝廷何用奈爾等賊偏不
遵將令定要吃刀爾若燕不過取人自有吾在此幫助的父子聽了無奈只得把心變了將令呼元帥率戰父子出
關去便了又給他銀甲馬匹父子二人手持敵兵器帶兵一萬出去值連貴在後面遠遠跟隨李成對李成曰再不想
買功月出這般來今日可以死得成了李成曰甚好守着的守着的現成條件道這有在豈不是好為吾國常
費官番學子人頭來買功連那美克也說得痛徹了不想仍要死的且任父子一路出關候候不已有關內狄兵捉住呼
元帥在關外成父子二人豈是西戎之兵對手不若令小將出兵為幫助狄敵如何元帥曰伍龍也足西戎一名出馬上

駭身爲賊帥本領不弱於贊天子升差三人既你要出必須小心。我爺口稱須命元帥復喚仗王錫須帶多少軍馬可
連戰數日得獲二萬在方纔李成一萬共成三萬。值足了當賊元帥打發二萬兵與狄翁出關接應。楊青老將亦遣兵
一萬隨後同孟定國沈遠曰另有一班戰將不須細說。砲响連天冲關而出。當日楊元帥深知西戎將兵勢大故仍令眾
將領兵助戰時發令已畢。對范仲淹登了高城觀看。却說炮响連天關門大開。李成父子二人心驚膽戰。那李成趕不
起李益拍仗於馬鞍一萬精兵紛紛湧出關外。只見西戎將兵列成陣勢。倒海推山一般。劍戟如林之銳。有西戎國大元
帥武穆堂下花班豹手持鋼鎗金鞭。足長丈餘。長身光輝燦爛。不知李成父子如何迎敵。三關如何難關。下四分釐。
李成父子二功只急抵死不招。帥堂以上文武齊集。審法如爐。不能決斷。一小小奸滑武員。數語欺騙。而李成父子信口
才不少。強一語不備。元帥聽決。即有村醫如范公不能處斷。可見心狠意毒之人。膽大包天。真勳世之真法。律者以
曲爲直。以理者大抵如欺騙。元帥覺權部不能決斷。李成反是。復延貴勳之。佛李成父子被殺所殺。本章上只言戰沒
沙場者。却許多後更偏偏父子不死於西戎之手。而死於軍法。有至下文四十四回之舉。

第三十七回

刺日連傷三程將

同時即戰兩敵員

詩曰 運會興隆勇將集

邊疆改戰立功起

五雲樓斬登佛塔

雙關上姓名標

却說西戎主帥伍德豐刻期陣勢。左有大孟良。右有小孟良。三十萬兵。柱陣密布。器械森嚴。這李成父子一出。互陣前驚
慌無措。幾乎墜於馬下。槍刀早已落下。塵埃伍德豐一馬躍出。喝道。大宋來將何名。因甚如此。驚懼。其非不是。故有。原本
帥金鞭之下。不死無名之將。快些。這下名來。好迷留的。狗拿耗子。兼得父子二人。倒伏馬鞍上。叩首不已。連呼伍大元
帥。我名字李成。現爲守備。微員。原無計謀。力量無奈。然恐賊陣的。雙元帥。姓吾一命。永占大恩。伍德豐聽了。不覺喜笑。一
聲。吾稱。保氣。戰已盡。打發這糧。東西出陣也罷。你狗命。李成曰。多謝伍元帥。伍德豐又喝馬上倒伏的。像死。還要活的。
李成曰。某乞元帥。勿動手。且問恩。吾名。李成。是五雲汛上的。十總官。兒。從來不會相爭。相殺的。伍德豐曰。汝既不會上陣。
交鋒。刺來陣中。何故。李成曰。伍元帥。此是。來楊元帥。所差。只因。軍令。無道。無奈。出陣。只求。元帥。開恩。留吾。性命。伏貼。馬。叩
頭。不已。伍德豐曰。果然。不濟了。又是。個沒用的。東西。楊元帥。你這般。倒運。只打符。此符。物來。何用。但本帥。的金鞭。之下。定將。
打有名。上說。今日。取了。你小卒。性命。豈不。污了。我的。全體。何。去罷。李成曰。話元帥。大恩。父子。得命。還得。揚心。喜了。無延。
貴一見。怒氣。沖沖。大罵。兩個。狗官。爲何。直如此。貪生。畏死。倒滅了。我元帥。之威。父子。也不。回話。只轉身。而回。往。延貴。以恐。

二人逃走王上前一手攔一人擊翻下馬交付與蓋定國收著了復又撥兵出關任須臾代領將兵正冲殺處關軍哨集
連營將漢出我軍大營領三萬餘甲兵一萬從出關阻伍須臾金刀響曰高聲大喝反賊如何人且過報姓名來伍
須臾曰吾乃西夏國趙王麾下統率伍須臾也爾無各小卒可是狄青麼且報上名來好送與歸降狄青曰反賊奴家
既知本官名號還不倒戈投獻上首級來且看刀言未了金刀砍去伍元帥一閃金鞭復又打來狄青連刀急響攔腰一
復斬三員虎將大戰沙場西夏兵刀斧交加宋將喝令殺其雄師在馬上而步勒劍各自退後自相踐踏死者甚多又言
狄青與伍須臾連人馬相比狄青連連四尺所以交鋒時伍須臾卸面所以金刀發動處只好在腰間左右但伍須臾的
力量強猛狄青不過以刀法抵擋冲鋒十餘合勢抵敵不住只得一馬退後半箭取出人面金牌帶上念各節算帳只轉
得半空中雷鳴一振一派金光罩入伍須臾一馬正在追去忽然金鞭落地日定口呆直僵僵的跌下馬來八賊流如只
為他多生一目故八竅血流在汗實早已見了飛步搶來砍為兩段天王君歸於聖帝殿中大小孟洋怒氣奮一掃天
斧一揮長天喝狄青飛馬奔來狄青法寶尚未收還連連念咒驅使佛數句金光閃閃飛揚雷聲轟轟的二賊將翻身跌下
塵埃下七竅流血集連置仍復倒下面級二顆共為一乘笑曰果好妙仙法又說明狄青這三件法寶只收降得聖帝
殿前神將這些刻時眾軍多不在其中故而沒有應驗如有應驗者實不人人盡死個個皆亡狄青曰以一戰成功下大
孟洋是張元帥小孟洋是舒將軍一同歸於真武去了只有三十萬賊兵見主將已死嚇得四十餘地都被宋兵奮勇追
殺真乃可謂可謂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只逃走脫的數萬殘兵跑回八卦山與在山泉數萬回西夏而去未知又
有那將來交鋒下交代當日沙場中狄青收回法寶便趕費大馬拿了三顆首級拋擲空中又接四大呼狄青親好戲法
了狄青身披帶兵直上天嶽山擊刺陰靈賊營只見天色已晚只得回關收兵有楊元帥喜色洋洋連連出迎楊的
進去各自見懂四人坐了帥堂狄青乃馬自前小兵牽去元帥曰狄王親其此其年仲武今復為附敵寇立此大功
本帥何用稍而勢此兵帥屬比重位苦錫在位以記王親也狄曰曰小將那裏敢當元帥重賞請去集廷費又獲三個
人頭呼元帥好一段戲文也殺了三名賊真是仙戲也元帥喝聲曰夫休得戲言呼叫擊出戟門聲令又言明狄青到了
關有了三天線何須忠孝義并三千軍馬並不提及但昨天狄青性命尚且未保敢對元帥說明他一到了即交歸關內
大定張忠二人守候狄青是回看故略按下當日元帥又曰叫狄青親立下此大功定為可敬聖上洪福齊大受此賜略
英雄狄青曰小將軍重如山遂整元帥大度包容小將即感恩元帥下營時元帥即吩咐排宴慶功并犒賞大小三軍

將又發令先遣將被殺賊兵屍首掩埋未死的馬匹器械一一收管暫入軍裝庫內又將眾將功勞一一紀錄等候再陞給軍兵又傳孟定國等處軍兵何在孟將軍即忙東京曰小將已管在此元帥吩咐即速帶來孟將軍領命而奔李成父子至帥堂前跪在塵埃父子二人齊呼元帥卑職是有功之人如今不望榮華只求元帥肯開恩復職父子便深沾大恩不送了元帥大震怒拍案罵賊心毒賊只貪富貴便忍心傷人如此心毒豈復真乃畜類不如也李成曰元帥這功勞實乃卑職父子的仇姓這畜賊殺死的狗王巴基爾出敵伍煩費為什麼一見畜將開叩叩頭不已倒送了元帥的威名可惡的狗官李成曰元帥卑職原說過並不會相殺相殺的但延貴曰可惜的物賊將我拋在水窟中便縛得緊當下元帥喝令將李成父子網縛起來推出敵門吊首正了軍法父子二人求元帥開恩休要在林東賊父子功勞元帥喝曰死在目前運來幾兩功勞當將細細手將父子二人割去衣服帽子未條的刀斧手登時提刀要推出敵門一聲炮响兩顆人頭落地高掛敵門上將令將散播野野之外這李成父子一心貪圖富貴斷立心傷害於人是日遇刀而亡亦忍心害人之一報也有王龍門兵上日急趕至三關不分日夜在着附近打聽方知楊元帥將父子二人一同正法他即日如飛趕回次日方到關中進內報知沈奶奶道沈氏聞聽此信魂飛魄散痛哭流涕切齒深恨楊宗保若不雪冤不負我手段即日將父子的屍首解收埋埋了又收拾好舊物件帶了二名女流與王龍門向東京西台御史沈不濟拜書商量細說好報告御堂又是一番重大波瀾也且慢表却說楊元帥是日大觀殿座席廣賀大功督營眾軍將士兵丁且心愛小英雄權臣開官報論國家政務狀第一一對答如流大知極美不意狄王親如此年少具此幹舉奇能直以當參聖上洪福國降降生也況於楊將軍也是大悅四人開言我論其費授職元帥又言失去征衣如何上奏奏明聖上乃可狄爺曰元帥今日西夏兵賊雖退但大狼餘寇未盡且得明天小將領兵前往掃看元帥之感或能盡除餘寇參回征衣也未可知狄爺折元帥本上週金些小將之罪便是感元帥用情之德了元帥曰如若發得回轉征衣免了眾兵丁寒苦本帥即行上本奏知聖上抹過失去征衣只將發着的人功陳奏請旨降爵就堂印令兵符守保此關本帥可以告退了狄爺曰元帥休出此言小將乃初仕王家的職責全才德敢當此萬鈞重任况有候失軍衣重罪只可將功抵罪還敢望元帥重賞於過獎下反使小狼頭也元帥曰以視王親少年且此英雄本元帥的足以放心重託邊疆的重任了吾領守此關將已三十載軍務太煩自思年邁及不如英年情願如今父老任於王親何四京可奉年老養親年老歸安度春秋以終天年也况楊二人曰元帥立意已定王親休得推辭有此大功為的何言是報願的言談已畢是夜各歸

營寨次日元帥呼秋王觀如今仍營備後大帳別除盡餘砲臺四征衣俸本帥備本四親秋王曰元帥如今到小將要軍
鳴了元帥曰王觀有何事秋王曰小將有結義兄弟帶領三千兵現在關外但張李二將本領不弱於小將今他二人
帶往大帳山有三萬取征衣而回元帥曰王觀休得二將隨來何不早晚秋王曰昨天小將自命幾乎不保那有心緒足
此二人元帥聽了言昨日錯罪王觀休得見怪言罷技今使廷實言本帥若你出關外速傳張李二將到本帥營中領兵
二萬快前往大帳別除砲臺向前失征衣不得有違想廷實得令而出傳知關外二兄弟張李李義領了二萬雄兵提
了刀槍投氣沖沖而去再說大帳山牛健牛江兄弟二人關伍須臾已兩吹得響忙不定皆因一關之鎖食了些少金珠
帳裏掛雲之託想探征衣響聲快音是道知一頭投至此至萬七八天軍賊兵盡行消亡想東統者本領非凡也牛健曰
諒他們必是討取征衣而回倘他領兵到除我輩能執此如此危急牛江聞言冷笑呼王觀說此沒用的之言如彼旁人
知之五原離營的牛健曰兄弟據圖之見如何牛江却說有何難處如今打發嘍囉下山前山後山左山右埋伏備
有兵來四面發箭他兵一過即不妨了牛健曰此庸才算耳能有多少箭的餓放完了便吃虧了如劫了別的東西還是
小故如今刻的征衣揭元帥怎肯干休他關兵精糧足被他連軍累月征到不休我山中兵單糧寡且與他爭牛江曰哥
哥如此怎生算計乃可牛健曰哥也真計不來的牛江曰罷了吾二人不若即日帶兵到西見投奔趙元昊或博取一官
印或速安身下未知哥哥意下如何牛健曰營弟若要做官還在衣拜教士為美據吾之見此大帳山親到關門上的
叩見送還軍衣想揭元帥乃寬宏大量的英雄倘不完前非收錄於麾下軍前効力要做小小武員也何難的想來報如
此善事人說終無結局收場也况吾又不忍九五之尊與非若輩在山前打劫小民既非善行又思量吾日平高走
遠之時即打劫不得了豈非無結果哉兄弟不如趁此機會投殺三關倘揭元帥收錄了這是正路行為不知江健如何
回答投三關否且看下回分解

奸人惜已一命不替也孫養孫只是乞憐可敬可耻觀齊成父子陣上情形踏出小人景狀之依背違着說黃敬皆痛
聖帝法寶收降但指云聖帝神將其言頗諷刺古本已足錄其歸益不暇改順其文而始存之是非之論且得明者或
目擊或足不深求則史古云家有爵妻夫不拾橫禍定知沈氏反咬父子屠功終害其命齊成父子非軍法投之定乃
沈氏之也揭元帥之讓其小英雄何足愛重之但觀秋王欲是對齊之誦雅度雅容謙讓之恭有足令人愛重者沈
氏嘆夫子冒功受戮又要雪此真心之最毒者

詩曰 天生豪傑蓋蒼生 保國安民賴將良

運會當歸警善任 同心同德振邊疆

却說牛江聽了牛健之言氣昂昂大罵爾如此胆却偏什處英雄既為男子漢須要自負負的奈何一心畏懼楊宗傑

要往投降的牛健曰警善爾休得偏見聽我之言方是機也牛江曰哥呀你言無有不依如若要三關投降咱弟斷不依也

哥哥立意要往弟亦不敢強留牛健曰既無警善不願同往別有良圖也是與爾分路便了牛江曰到也不差當時牛健

將在的山上嘍囉兵帶三十裏將征衣裝載在車輛上出山而去餘外物件牛健曰些也不取留與牛江定用牛江曰哥

哥此去須要做個大官兒祭宗廟相降手封妻續好牛健曰警善你做強盜也要做得長久稱雄的方好牛江笑曰且

看誰買得高當下吩咐嘍囉三十推押三十裏征衣并起來糧草一全推下砲响三聲離山望三關路遠而去牛江亦不

來相送搖頭長嘆一聲呼哥呀你緣何如此性懼楊宗傑却捨了征衣送還也罷倘然不允收錄必爾將一命難送了

及吃一刀之苦上書中住歸牛江言之再說李義張忠領了元帥將令帶騎兵二萬將近燕子河只見前而一標軍馬直

望而來李義曰二舅爾看前道那杖人馬那裏來的張忠曰此路軍馬定然殺不盡的餘寇也李義曰說快飲差立了大

戰功我二人也立一點小功勞爾道可否張忠曰說得有理吩咐軍士殺上前去當二萬雄師齊奔隊五殺奔了上前

張忠李義三人刀鏡並舉勇糾的飛奔殺去大鳴殺不盡的及賊那裏走牛健一看認得他二人是守守征衣一將和

他是楊元帥部下之人今既去投降必先向二人下禮方是遠見之機即馬上欠身打拱口呼二位軍將吾不是西夏反

徒之竟不必攔阻二將曰既不是反徒莫非強盜麼牛健曰原強盜如今不做強盜所謂非有結局的張忠曰爾是那

方的張忠曰是個強盜今欲何往牛健曰二位將軍神勇我本在磨盤山落草說未完弟兄重聚務以驚物強盜却捨

征衣險些兒被殺被殺過問及吾眾將兵備中三四十萬兵丁俱受凍寒之氣今日仇敵相遇斷不容納言未已身

大刀齊砍刺來牛健曰開刀罪過險即打拱呼二位將軍請息雷霆之怒且容小的奉告一言張忠李義曰你有話快些

說來快呼二位將軍且聽某合了人一時不合輕聽吾言也張忠李義曰你言甚快征衣罪該萬死即日割了上山楊已不及的

恐妨連累教若有罪原要即日送還別關不想牛江兄弟不明言已快刻征衣如要送還料楊元帥就罪不赦不如獻上

大狼山是日心懷意氣再依他今晚放火燒山投路上大狼山獻於天王氣給賞眾將豈知他是西北地方所算的爹

是皮襖毛衣比吾中國征衣有天淵之隔扣賊各異故征衣不裝不動吾今連刻來報榮送還元帥立志歸投功乃伏望

會圖為上元 卷二 第三十八回

將軍引見元帥張忠曰爾喚何人牛健曰小的名牛健李義曰還有一人在那裏牛健曰來若說在大狼山他二人必在
尋牛江下益者他與吾已經分散不知去向了張忠嗚呼聲即響想爾們已經投順了天王即為破國反賊今將征衣為
其中定有計謀豈不是差爾來作奸細內應消息言罷大刀砍去李義長槍又刺牛健曰有心投順故仍不敢動牛健次
緊關刀鐵牌二位將軍小人實有投順之心望勿動疑李義曰爾既有投順之心也罷且立下誓來方准爾來投順牛健
聞言呼天地慨然共飲我牛健立心投降楊元帥度下効力若有絲毫歹意口是心非上遭神明責罰下臨刀而亡張
忠李義是不直性放難見他立下誓即放下刀說言曰貴二人留些情面但作不得主張且爾回則候楊元帥之氣
如若元帥先准收留是你的造化倘然不准投降便於我二人不涉了牛健曰深謝二位將軍高義還乞過全些張忠吟
叫眾兵丁就此回關二將押兵而回牛健隨值押着征衣車輛仍從燕子河道而回有李義打鼓立功呼張二喜喜與兩
到元帥帳前須說些說語將作立些功張忠曰三弟爾先生話說可以立得些功李義曰只言奉了元帥將令在關天
狼山殺得二牛大賊被牛江逃脫也牛健曰被擒四取回征衣車輛報草如此豈不圖我得功的備主見如何張忠曰元
帥素前且勿說言方見光明元正大即擊回齊盜討回征衣也不甚什麼功且血戰沙場敵人投首定國安邦顯樣名姓
方見得善也破功勞有何希罕的豈可動着昨日守城天子行爲李義曰二哥這可言辭浮誇有理到底不說說言的
好張忠曰這也有然路上二人款款說說已是紅日西歸早已到懸崖門只得內城外屯札一宵次早元帥升堂中書文
武官員都來參見有集洋賣上帳張忠元帥令有集李二人帶領大軍前往大狼山路逢強盜投降送還征衣現在轅門
外候令楊元帥真洋的運稱妙妙叫即仙二人進來集洋賣領令不一時張忠李義題名進至帥堂只見元帥站
立兩旁楊元帥虎目一照二人一人面如黃色一人面如青紫精神壯身軀草草感感不凡將去元帥開言呼張忠李義爾
二人帶兵往大狼山討取征衣事體如何且細言本帥得知二將齊集元帥小將奉令兵馬到大狼山在燕子河邊看
牛健解押回原劫征衣并鞭草他自應投降將軍前効力小將只得帶同牛健而來不揣冒昧准爾投降降與不降新元帥定
奪元帥開言點頭又噴滿定國將征衣檢點明白散給眾軍兵糧餉貯歸軍庫仗義口點首言曰今朝纔有誓信言有
失有歸禍中得福實不虛也位語秋青忠付當日楊元帥吟吟細細了牛健進至帥堂跪於轅前伏地元帥大怒
喝盤牛健前被佔庸賊山為盜水帥一向全圖噴蟻之命故未來刺滅如虫君朕今日擒敵劫掠御批征衣連累飲是本
帥多有罪名爾又投於敵人麾下今見賊人傾軋急進無門方來投降本帥這軍用汝不着嗚呼力斧手推出轅門斬首

說今牛健曰元帥開恩聽罷只因孫雲有書提到屠放山教吾兄弟將征衣槍劍原諒如山重罪一劫上山來想起登時悔已不及料得元帥執怒大兵一怒我兄弟休矣當騎原馬逃遁多是我兄弟牛江不明只恐元帥加罪了來喚吾發火燒山投騎替天王部下但今糧草征衣燒裝未動今日小人改悔前非特來獻降願在元帥前前投為効力以盡前愆伏乞開恩留殘軀於一處足見元帥寬仁恩元帥又問孫雲是何等之人與爾當往來且直書上來休得隱瞞牛健曰元帥那是即孫雲的胞弟名孫衣在朝為兵部之職元帥曰如此是孫衣之弟又呼王親大人那孫雲與汝為仇麻狄爺細將情由說明元帥方知其故又問牛健那孫雲他來當何在牛健曰放火燒山其來存亦已燒斃在山中了元帥曰麻狄王親如着書留月本帥可以上本聲喚收降此賊了怎奈孫雲全無言詞不足為據如何是好狄爺曰元帥曰先將孫雲有罪但今不得書信為憑是他的惡貫天盈之故且如今且慢降他小人立心不善下此豈無再作惡之時待他犯了大關名再行降他未為晚也元帥曰秋王親量仁是罪人可及又有價值書來麻狄爺呼元帥小將有稟元帥曰你有何商議孫雲曰牛健是個信人斷不欺不得元帥曰爾怎知他是信人孫雲曰他不是信人孫雲曰他不是你信人青衫孫雲之書劫了征衣來書歡美的如今却去又送還征衣只有擊到犯人沒有犯人自來的元帥是明理的殺還有來賊寇不是元帥欺着信善之人元帥喝曰匹夫糊說亂說又聞范大人忽生處海茫茫四想來被山餘寇盡除鏡了他謀亦無妨楊青曰他來投順並無歹心何須疑却秋青曰他送書討饒料與牛健有反意呼元帥牛健也是一念之差想彼已過之罪送還征衣免其一死知所元帥仁慈元帥曰秋王親既如此洪福大慶本帥未便執法死罪罷了活罪難消吩咐楊青打二十軍棍責將打了惡痛起來謝元帥之恩元帥曰牛健爾還有弟牛江如今何在牛健曰逆弟不原投降如今分散不知去向了元帥曰何煩猜測定然在大狼山少不得發兵征剿也牛健曰啟上元帥小人尚有三千兵求元帥一併收用元帥命焦廷貴將兵點明上無焦廷貴復令而去牛健隨後而去又有去將軍上報喚令已將三十萬軍衣給散畢并三千押征衣兵補歸元帥麾下糧餉亦足將軍總道軍令秋爺曰小將有言告稟元帥曰王親大人有何見諭狄爺曰五雲又守備現糧空缺一將有一姐文名喚張文向為番國遊擊被烏應龍無故革除元帥望着他暫署此缺元帥允准張令老將前往起黃旗志此事慢聽當日張忠學與元帥命作三關副將楊有三關上官黃要理要草要通要從恐漢元帥定賞此行後奏戶部先帝自家時楊廷昭守關之日已勅投奔賊生殺之權至宗保襲職後斷斷廟廟上方寶劍專授官爵此重重大兵詳當下楊元帥要保本回朝一眾商量將張秋青拜帥只因失却征衣之事項要固全范爺曰若言失了征衣其罪

非小大披山破敵功勞雖大只好功罪兩消焉得聖上准官拜賜焉以征衣雖先不過三天已復還了將此抹去有什
 處証據的本上只言數差征衣依限期而返還城獻天立下戰功豈不者却道思多處元帥聽了推依此擬備修奉費
 奉即日差將登程吩咐一回汴京勿與眾奸党得知須要親至午門通知黃門官備奏另有書一封送回天波府祖母余
 大君母親王氏夫人伏祈一書送至南清宮伏太后完爺一書送至包侍制府中樞將軍一書遞交吏部驛府上別無言
 話無非關照伏青征衣解至并破大德山立下血戰大功長城之義實難細述是日只有秋青一心生身母在張文雄父
 前一心憂於兩地今日起復張文為守備毋觀定然到此使我盡是為子方得安心是夜不表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二牛既為不足均為強逼而其毒性有分故日後一趨於正一仍昧於邪矣牛健却去征衣實為張李所送不曾伏敵
 之人只見牛健兩番重害即放下刀槍亦英雄氣概張李以英雄並稱者其私害打與雖非比奸貪之行李義雖有貪
 功之志甚矣功利之困人也君子仁慈惻隱存心小人陰毒克復打其是以只見君子容恕小人未見小人容恕君子
 處處實堪宗保威權勢重莫不提及楊延昭此追報恩義之法即一回於秋慶并提及秋泰之意亦欲

第三十九回

五雲汛上張李後戰

臨潼關劉慶哥神

詩曰 英雄英雄發遠道 只因忠硬被奸欺 時來有會仍叨福 運至無虧大探期

當晚秋青忠親之降楊元帥退回帥堂眾將各自歸營只秋青一功無差羅單差得志却一位活命恩人原來此人乃龐
 府遠道出軍顯英雄乃與張忠李義同到此是日元帥只令張忠李義秋青自忘每他在外營之一天得遇張忠他只言
 要見秋老爺張忠反覺駭然言秋青老爺志遺了活命恩人將者與汝傳知是日秋青正與楊元帥對坐論說聖上增送
 感贈謝其表對丹之差處有張忠上前帥堂而秋老爺知張忠要求則秋老爺聽了忽覺醒悟來言曰果也志遺了他只覺
 吾無情由傷命地運請追來相見張忠領命而去元帥忙問那能強是向人秋青細將前情得他搭救說明元帥與眾將
 多言此等義候人定為可敬正言之間李煥英已呈奏過元帥又拜見秋爺他即扶起的羅英再乘見羅英夫人楊老
 將軍孟德第一班文武官員眾將去收他是侯列士不便輕慢元帥又與他一坐位秋爺位下扶輪轎元帥吩咐賞酒
 一桌秋爺命張忠李義贈禮不用多言秋爺又呼元帥五雲汛上運銀一千總官可命着羅英補了此缺不知元帥尊尊
 如何元帥曰秋王親殿存他本帥且衣命即着楊英擔任五雲汛總兵四謝而往此事新傳典說前又飛山虎豹依了
 張文之言歸順秋王親但願着君子又這能逃出潼關當日討賊收給起細糧物件了球家眷等已送在一所尼庵裏

了又求見馬總兵他言龐太師一心要害狄王魏不想前月一連幾次汝不下手莫非你與他有甚交情不肯下手的嗎
山虎曰小將與他甚無相欠但他係上某哥日夜放光沖開大乃烏有身命不下手能重國不能下仇不免得小將再記
是三關走遭便了馬應龍曰伏青到關已久爾今此去更難下手了劉慶曰不妨此去定取狄青的首級回來斷不再做
馬應龍曰既如此速速前往馬上虎道出想來馬總兵某也細查乃貪財受賄之徒不可與比奸佞同歸按下劉慶未住
別處只來尋父家內又說某氏大君自與魏死分別終日甚念只時值三冬雪雪交加備道路正攔道守險期結於魏元
帥執法無情雖有金大君書一封不知楊元帥是否依寬否公覺小帥時常安慰母魏文又言狄兄弟乃列列英雄定
然無誤的是時已十月下旬不想天文報說楊元帥是官劉宋反得張文一費只得接進來尋身見魏文打茶已舉動
聞玉將軍到此有同公幹孟老國曰只為數着兵少殺進敵人即于元帥兩節存張文老翁為五雲守備之職元帥有
文書在此請看便知明白張文曰有此奇事處張文雖做過遊擊前村已被革去因何孟老國仍稱他為老翁只為張
是仗欺羞的誣病今已起復為守備故孟老國所以恭敬於他當下張文看了文書感心大悅言備酒請待孟老國去
別而去張文曰內室大悅報知岳娘大君孟氏聞言大悅言有甚難得孩兒立此大功今幸蒙天賜得親早見兄弟胆大
志高真此奇能如今愁雲開消了太君曰此乃蒼天祐祐聖母兒年小立此奇功也是曰張文選了本月吉日二十七日
登程赴任預早收拾物件不用細言是日又來了劉慶來將馬總兵必娶謝宴款王親但我已將家口安頓在老寨中
心可憐甚念了張老爺可憐我席老翁也張文笑曰劉老爺所言而有信之君子也劉慶曰為人言出如山之重莫若更
變的張文曰我父兄弟年終歸還乃英雄驍勇方到邊關即位下大功劉慶曰立下什座大功張文曰首將曾大王第五
將數十萬敵兵替我回寨了又求保釋我去做五雲守備謝道奇妙也否劉慶曰可惜可惜道悟了選了我何不及喜
早跟隨我張老爺的差事到一關也花戰功了出寨不快戰和問問來進有何面目往見父兄在也張文曰劉老爺何須
著法爾今未見小功還有大功得後建立劉慶曰張老爺還我席老翁待我刻日往見狄青為張文曰爾今日如要往
三關也於選了如今何須性急小弟再阻兩天也要動身全往如何當時張文疑留龐山虎案中排開酒宴一桌二人對
坐吃酒盡歡酒畢畢酣之際談論軍汛好惡馬應龍和附趨趨敬敬臨別狄青送非指點不該深信其言言道某國某姓之
孫某胡姓與狄老翁下深仇要圖陷害也不計較但馬應龍面狄青送非指點不該深信其言言道某國某姓之
三奸倚加保毒他命爾往見狄青送非指點不該深信其言言道某國某姓之

雖但不知爾有此胆量否飛山虎聽了冷笑曰要殺奸賊不難遲遲我席雲袖教即晚取到首級來此張文曰劉老翁
果敢胆而去飛山虎曰我怯於去者非人大也張文暗自言曰吾不過是戲言豈知認作爲真得吾來索性將他殺
可以除却奸党即時劉老翁但下幾劍上亂罪名甚大倘或投害不成吾命休矣這是不想當的劉老翁大笑於我
如一先送即赴湯蹈火亦所不辭何獨這些小事情有何難若無首級回見於汝即將吾懸袋送到於爾張文曰如果
殺此奸賊也真一國患了當日飲酒已死不覺紅日歸西去張文取出帕子交還了飛山虎再言說了一番此時已交二
鼓劉老翁將刀緊緊卷緊文上席雲袖來至邊圍運不落下腹中在着他府內四面觀望想來馬雲龍這奸賊已歸否
了不着待喻他出來賞他一刀即大呼馬雲龍吾乃上界速報神今奉玉皇到此即速接却言馬雲龍正在內室與夫人
飲酒聞鼓三更已過夫人先醉了這馬雲龍還不住紅袖起飛山虎的席雲袖至領但願此去一刀兩段收拾了狄青其
功不小龐大帥定然打賞陞五的官爲正心中思想忽聞窗外大呼噓噓之聲直進室內靜聽來去奇了什麼要上天逆
賊神忙喚了環小使宣期夜深多已點鐘了只得自持銀燭來至庭前那飛山虎看保哨白即喚聲大呼馬雲龍身居武
職當爲國除外今不念舊恩反附奸臣圍害狄青他乃保國良臣今吾奉玉皇如好正斷無輕敵這馬雲龍早已唬得
魂飛魄散連聲投拜即忙跪下塵埃呼算神在上吾實無此事方說得無此事劉老翁已飛身而下一刀血淋淋頭兒滾將
下來提了人頭高堂而去人騰空到臨瀟關府內當日劉老翁想不好猜也連嘴近地官武接住實頭高呼臨瀟關內太守
何在是晚太守還在燈前批閱下屬奏狀詳知之關空中呼喚不覺變了一驚抽身出外喝問何方喚本府的又關馬空
曰臨瀟府被我叫喚吾乃上界速報神也奉了玉皇所差至此因瀟關馬雲龍神信魔洪奸佞之言嚇打打發劉
老翁前往瀟關行刺的狄青並其家使兒奸臣趙權附勢今已上千天怒我乃值日身差先往瀟關取劉老翁首級又回
瀟關斬却馬雲龍兵擊了首級復有也木神知劉老翁受成者正宜是以特來報知此非誣殺光乎可誣道的不要緊及近
地官氏即嚴洪奸惡陪毒到頭自有報應許之說完嗖的一聲去了當晚府太守聞言並不驚慌心中明白過了幾
又表明這位臨瀟關府太守姓何名山字峻高乃位公正顯私清官乃江西有人內兩榜出身年近五旬剛過多少案件
經歷有年豈不明白此事自言曰什麼上界速報神本府聞道關奉符到受吾於席雲袖之技想必馬雲龍兵差他行刺狄
青劉老翁反向刀害殺了馬雲龍禍惡累他人殺來本府跟前說此誣詐之舌想那長嘆一聲劉老翁不白附奸臣竟得是
何正大光明的立品但不該犯大搜殺上可況且殺害官職重尤豈不十連近頭百姓及本府官屬的教我如何處

置即此無據無憑之論。更難申詳上憲。有此件事。奈何。了得。想來。也去。了得。請刑名幕賓。兩人商酌。幕賓。喚做大尊。這
件事。案不在此。而押者。恐一府城文武官員。多有干碍。了。依。晚生。見。只。須。據。此。而。辦。又。須。快。馬。趕。回。汴。京。稟。請。說。三
相。送。到。原。體。要。求。他。週。全。方。保。本。府。官。員。無。礙。但。老。爺。可。連。夜。過。關。查。看。無。有。此。弊。方。好。搖。擻。官。員。得。知。要。化。說。明。
天。讓。神。人。實。備。之。言。方。道。曰。老。爺。聽。了。點。頭。頃。刻。傳。知。原。體。便。打。道。隨。從。向。太。守。一。路。來。至。馬。總。兵。衙。門。查。看。果。有。此。事。
即。連。差。人。分。頭。往。報。城。廂。內。外。文。武。官。都。已。熟。睡。了。一。聞。此。言。眾。官。員。大。為。警。議。不。一。刻。已。齊。到。馬。府。中。進。了。中。堂。只。見
展。體。不。見。首。級。眾。官。員。嘆。息。驚。慌。當。時。府。內。夫。人。也。信。為。確。實。得。肝。腸。寸。斷。眾。文。官。員。紛。紛。議。論。皆。言。非。曰。老。爺。連。夜。登
明。是。神。聖。顯。靈。有。此。天。譴。那。裏。去。捕。拿。查。不。此。件。大。事。想。如。何。完。決。當。日。天。明。眾。官。員。各。自。散。去。少。不。得。復。會。叙。商。厚
樓。中。備。文。書。本。章。投。進。東。京。去。了。這。馬。府。夫。人。只。得。收。拾。無。頭。屍。首。哭。泣。哀。哀。不。須。多。表。地。道。官。姓。私。議。稱。奇。正。所謂。三
尺。有。神。明。氣。可。欺。也。住。訪。眾。民。多。說。說。飛。山。虎。復。雲。走。到。荒。郊。以。外。將。首。級。埋。藏。於。土。中。然。後。回。見。張。文。知。言。其。事。的
張。文。撫。掌。欣。然。曰。劉。老。爺。果。然。胆。量。也。天。子。此。時。天。色。已。亮。只。有。金。帶。母。女。又。喜。又。喜。驚。則。驚。人。真。則。真。嚇。了。一。好。姪
免。了。弟。兄。免。後。應。次。日。是。十。月。二。十。七。日。張。文。已。收。拾。齊。備。文。書。在。大。舟。水。路。運。道。有。五。雲。汛。上。的。兵。役。紛。紛。迎。接。進。營。
又有。魁。英。也。幸。是。來。來。見。上。司。張。守。備。眾。兵。人。人。叩。首。畢。一。言。交。代。文。不。煩。言。却。說。飛。山。虎。一。到。了。邊。關。將。此。情。由。啟。知
秋。肅。這。秋。肅。一。聞。此。言。責。怪。他。目。無。王。去。彼。難。更。明。和。好。亞。之。臣。縱。使。有。罪。但。非。何。可。殺。者。又。恐。連。累。此。處。官。民。口。得。將
情。回。稟。知。楊。元。帥。反。稱。他。義。俠。剛。烈。英雄。授。他。副。將。之。職。又。使。製。成。四。扇。大。旗。旗。上。取。秋。肅。為。出。山。虎。張。忠。為。扒。山。虎。的
又有。李。義。為。輪。山。虎。劉。雲。為。飛。山。虎。四。面。圍。擊。門。高。聲。響。起。此。時。方。得。四。虎。將。後。石。玉。到。關。如。上。一。角。大。旗。名。笑。面。虎。的。又
成。五。虎。將。了。又。說。秋。肅。是。日。一。見。張。文。書。到。帥。堂。他。即。日。又。到。了。五。雲。汛。見。了。母。親。喜。色。展。欣。又。與。姐。丈。姐。姐。一。堂。讀。叙
重。逢。話。長。難。說。不。知。後。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秋肅一人進用又增出四人身榮張忠李義皆用於邊關張文雖被推任於五雲汛是皆任之稱者孟氏大君恩念兒
子先賢劉泰劉張太家恩又親楊元帥是將到來張文一驚為孟氏夢中夢寤是定國一去劉泰即至高橋針線之筆
非若婿文可比這馬總兵身居總兵重任未嘗言及國不稱其職其使劉泰有秋肅是足以假其職矣劉泰精神猶故
奸人皆被賊獨府尹不能賊是明哲之士酌議據理仍不免受禮面朝跪求為雁二相善矣財賄足以行事於上者可
概也

第四十四

賢德夫人心微口

會要國史計聯天

詩曰 賢良語命違君恩 勸保留金尊國臣 不負朝廷存大節 流芳青史女似裙

慢說沈青母子相親事連連言現元帥身居二十六七載邊關主帥從無半點私物惟獨自奉金章一道選金裝青

之罪捷過失征衣單投到賊即遣天獻立下戰功及李成父子冒功之舉一極不提只候聖上聖旨拜款青為帥料偏

備有李沈氏要與丈夫沈兒相仇之事至失征衣事情仍做敗露又有一番大大波瀾現出攪擾一場禍也故楊元帥本

章未到地早到三天沈氏一路連城到沈御史衙中進門拜見哥哥又與嫂嫂伊人自燒香勸日種東西而坐叙談各商

平安事沈不請曰賢妹爾今初到為何愁眉鬢滿面含悲是何緣故沈氏當下叫聲哥哥妹子行苦也未出言詞沈先

陛下言丈夫沈兒死於鋼刀之下故特來告訴親兄作主沈御史聽了吃驚不小呼聲妹子且慢悲嘆速速將情由明

白說來沈氏含悲將夫身死情由一一說明沈御史曰賢妹這般功事情原是你丈夫差處我也難處沈氏曰哥

哥妹大難為但揭宗保大覺狂妄了即便冒功也無死罪沈不消口忘言無死的且死有餘辜也沈氏曰哥哥但父未抬

子未認不盡供不立案如何擅自殺人所有妹子心有不甘應抵死回朝要求真作主總要報雪此仇即父子在九泉之

下子也得冥目沈不消呼聲賢妹且爾後罷事為高何苦如此沈氏曰哥哥若不出頭枉為御史高官妹有名反被入

要與笑爾是偏沒智量之人伊氏夫人聽了這些言辭想來這其未醫之婦不明情理之人世間罕有不嫌己之惡心惡

行反被他人立法秉公言乃句句無禮偏乃不中她了轉身入內室去了沈不消曰妹子若還要問你古言夫不難從

水不脫源你言我言失去征衣之事須要真的方可說來沈氏曰乃磨盤山上的彈指槍却去的取人耳目見聞不但妹

子一人所曉沈不消曰爾要報仇事關重大為兄的主張不來待我往見舅舅商量方可但是一說這位老頭兒最是

貪愛財帛的偏要索白金一二萬之多爾可祭得出否沈氏曰妹子帶回金珠白銀約有五萬兩如若太師作主報雪

得完快妹子決不惜些資財沈不消曰如此待我去商量便了吩咐了理服侍夫人進內閣了理領主之命扶引這毒

婦人進內沈氏心下暗忖思曰緣何嫂嫂不來散休於我難道這有三分姑嫂之情便命自己帶來兩侍女去邀請伊氏

這夫人強着相見奴奴道目掛閣酒宴面相心送二人對坐飲酒不必多言沈不消似似來到府家上通信見過

國大即將妹子之章細細查明有箇同父想來老夫我番計喜歡青豈料會計他後得福如此他家信信沈沈這下賊賊

斯家說不併即揭宗保情其其情目中無人做了二三十年邊關元帥老夫這里無一絲一毫一日果送到來老夫傷心要我

反流投擲於地不料彼全無破綻定奪不得後何今幸有此大交關好機會將我個奴才一個重蓋方將袖中懷包人既
要收財帛也要福惠財帛共取其財後聞其一人舉而得並不為美聞言呼警聚爾難逃不知楊元帥乃天波無極府
之人又是個天下無敵兵權係重那入敢動他一動搖他一推除了放着胆子叩關即別無打翼了沈不清曰老帥叩
關便怎生打翼的關丈曰叩關是聖上殿前告訴一狀倘聖上准了此狀楊宗保這罪名了當不得即欲責備廷貴二人
也走不關殺的殺般的殺他即勢大對王御威也要倒卸了碍只碍這張御批無人主見楊宗保只因事情交關重大所以
關妹子之官竟動伸冤死不清曰老帥這張御批別人實難尋筆必求老帥主筆方可關丈曰賢契爾笑話王老夫只曉
得與國家辦公事倘然管閑的事不在行也且乃存門路聽此則聲浪震着半腔頭數種的只言難辦沈御史當時也會
其意明知國又要財帛即呼老帥俗語言揭開天窗說明亮話這政事情乃門生妹子之事只來門生才疏智淺必求老
師一臂之力小妹願將匣中白金奉送謝天笑曰賢契難遊在國面上也要此物麼沈御史曰古人言無利己離青早
起況且此物非門生之資乃妹子之物枯物倘非藉腦光亮士人情輸半鏡今日仍買門生說來老帥諒情總是見深情
了但得妹子雪冤不稱生人感德即父子在光榮亦不忘大德也關丈曰此事必要老天料理應沈不清曰必求老帥料
理關丈曰御狀詞今用何人柄筆沈不清曰此狀詞正求老太師主筆若還老太師不承亦誰人敢担當此事關丈曰
必有持筆主筆取人頭者不益於子孫沈不清曰非也為人伸冤者恨無量之功上天豈有不稱幾老太師休得多心關
丈曰也罷既如此說來亦不必多慮了但還有一說御狀一事非同小可守玉門官值殿當堂管一切也要送了使節即
專用些錢呈着也要四萬多白金關爾今妹且收心為是省得費四萬金沈不清曰即費去四萬金吾妹亦不吝惜休道
御狀大事要費財費力即民間有事於官門也費用財的國丈笑曰足見賢契明白的但不知你在此或是回去學來
沈國清點頭暗言未知心腹事具越口中言這句話明要現錢了便說不曾帶來待門生去取如何關丈曰既是如此你
回去取來伴老夫打掃沈御史應允相辭而去當關丈大悅好個會財會費好財進至書房坐定了點頭自喜喜老
夫打忌者包拯耳除了包拯別別人又何要去耶今幸與他肯往陳州欲他在朝中做老夫不畏他天波無極府之
八天天的都元帥權重那吳俊尚清宮內成一張御狀連進金階跪時個狗男子一刀兩段阿楊宗保不是老夫心傷
除國只因這二十餘年沒有一些孝敬老夫當日為甚猶心機關決露閣上兩扇門報慶香與筆而揮一長一短吐出
楊宗保單將此景細細看閱不勝白羞不費心思數行字跡人頭落四萬白金安主保但老夫不領誰人敢領關丈正在

心花大放外偷朱了沈御史已將四萬銀子送到國丈檢頭明白領受即呼賢契這是个明白之人自然不用多嘆然想
今政不清比舊得是夫說則與爾爾各回去辭官就如今沈沈不清曰吾為官日久從不曾見告玉狀之人怎生一法望
老師晴然如何國丈曰這一法乃是朕朝裏事只要令妹們畫的更妙沈不清曰平喜我妹善於書將國丈曰又須要咬
破指尖血血在上他還有重者且勿穿老成沈不清曰此二事也容易的國丈曰又要頂着一身委靡勿用費華縟裝
成慘白之裝一扇小輪到午朝門外伺候王門官奏候李沈沈花柳曲刀然而此事假借可以行得甚不用花押押的沈
不清熱熱極是詞丈曰主上若詢問朕朕隨隨客而對不用慌忙切不可以相阻若他胞兒他國妹子倘聖上不詢
問也不可多言答話又須將狀詞連連進進編編頭頭對卷狀詞不在還防有病這是一機假借汝令妹字字記着為卷沈不
不清聽了言語連吟叫御史即時接過狀詞從頭過過完了編編連編抄抄考太師才學筆動幾費古今此狀詞果也卷
曲周詳情詞詞難難善善假假藏於袖袖中國丈早已命人排開酒席款留一番少頃辭別歸衙便將狀詞稿付交妹子將
國丈之言一一說明這沈沈氏被得一狂珠沈辭別哥回至寓中夜內若論沈沈氏難剛為人之密聲後的為老然而於夫事
情分却有無差之處立心要夫克報仇報得一死而不惜即晚於燈下書正狀詞稿習一番待天明五鼓要至五潮門外
進呈不表沈御史至夜深回至內室中只見燈檠靜無聲有伊夫人一見丈夫進來只得起身呼相公請坐沈御史也要
答應而坐又曰夫人還未安睡應伊氏曰未也沈不清曰夫夫什麼愁着下展面是色莫非有什麼不稱心之事伊氏曰
誰人曉得我的憂憤沈不清曰是了定然憎嫌姑姨到此故夫人心內不安也可曉得他是我同胞妹子千不辭說一樹
關也須念未亡人最苦夫人爾即日開冷天他也不應話的伊氏聽罷嘆聲呼相公虧爾也說此言妾之不言無非假着
呆算耳目我不理怨於你何故相公反側來埋怨於妻恩沈不清曰今日姑姐非無故而來是個戲中人姑夫孩兒多死
於刀下有何心樂你為嫂嫂當看我面上多言勸解方見觀之精何故這般冷落於他反要埋怨下官怎的妻夫人你如
羞了伊氏曰相公喜既冷喜於好奴爾這說親熱些但道不賢之婦不冷落他也難令人歡喜的可笑彼為人不通情理
不怨丈夫兒子有功反心恨着相公元帥強強仲這事是他夫兒苦我目了別人的功勞希圖害賢將人傷害人心變為獸
心豈知天理昭然水落石出之時罪該誅戮如知情道理婦人即收拾夫兒身自關中自守城為婦道今日還虧他老着
面顏來見相公打罵奴休非我良心之人妾難與彼惡人情學只因他是相公合母合胞妹子只得免難交諷相公
官佑御聖豈此不明理的是不該當承領助他報仇倘不害了邊疆楊元帥大宋江山社稷何人保守奉勸相公休傷志

公慮和及早回絕了他免行此事為理沈御史聽了笑曰爾真不是个不明白之婦也現實保在着邊顧在機獨掌點過
聖上耳目不知幹了多少榮耀夫人曰相公你知他作何手段以欺聖上說不清曰什麼不知聖上命他邊關把守拒敵
而疼經不累凡不能送敵難要兵糧不討其糧之多其中作裝虛不勝枚舉他善使善使文場兒善善了軍重則英雄輕則
痛打軍校扣罷了為什麼沒一些情面這般以恩意將他父子雙雙殺害況且並不甚供又不立案殺人殺得如此殘虐
法過於律外別人那個不忿恨的况吾的姓子一個是丈夫一個是兄弟得不要報冤他即鐵石人心中也不甘的怪責
他報仇是害的夫人你倒怪他了今彼既來寄身在此豈有和平安穩不幫助他之理不知何答話如何且看下四分船
上四沈氏雖云翻卷讀書還未深信只沈氏做做武員之妻自有此力量得得這這世代武功將帥及至其方見御史
是沈氏之黨因夫又是御史之胆方行御狀可行矣 雖云沈御史體國忘家為守沈氏厥實非四萬金亦不可行
也可見萬事非用資銀不可行觀羅洪老奸滑舌先取其財信圖其人一舉兩得可見實財是聖害士為聖君王江山
不足重也歎 沈不清火婦辯論各執一理畢竟伊氏為正且公沈不清領拉志其真不友婦人也多矣

第四十一回

行賄得機呈御狀

受賄設法害拜賢

詩曰 心儀欲覓擊天材 受賄呈送昧主恩 滅法嚇天奸佞輩 相網敗壞絕倫倫

當時伊氏夫人聽了丈夫之言即日不知相公如何料理翻究大軍沈御史曰本官也料理不來故與羅洪大帥酌議帶
去四萬銀子做御狀一紙請妹子於寫前英符但願得上奏表功若天子准了狀說天大寬宥得翻官了呵夫人是親必
領從來就那管得江山倒與州也圖是一個婦人休得多管休思阻撓吾自有主意斷無不助伊氏夫人自語曰好先
再此仗倘果忠良難是心多吉少但是沈氏嫁為沈之妻如何起這惡毒念頭濟夫大膽又如蛇蝎之亮報仗奸雄作
謀主恣然御狀做得恨毒看你有何官務奴怎到邊關五鳳樓前即聖上乃汝明有道之臣國事披倒此大忠良老生沈
豈不一場書劄充帆的思想反惹人笑話也當時沈御史見夫人自言自語又不阻撓他只說出一箱有紫綢褂之高駱
中持他他使說夫人休得多管且看寬枕仲與不仲日後自見且請安睡罷夫人諾而不再言住語更還說要當日
幾國文收領沈御史四萬兩白金喜道反是日即往見王門官官曰明日萬歲朝有一婦人在午朝門外來叩關是
御狀新不可攔阻他學你奏明聖上一切言語之間語寸些王門官曰國丈吩咐定當効勞若問羅大帥女為把把羅
朝綱那那有名三品上下官員中有其七在他門下如今他對王門官說了一聲那有不遵命是以奉沈氏叩關名為奏

名賢功立與父子共赴邊疆獻功師府實料狄修差處失任不難所共罪重行賄賂於信先鋒而為他証故金得
謂功難罪惟宗保何情枉法送將氏夫及子為首較門痛惡氏之夫于功過級証祭楊宗保情賊司權去處如
人心何在國法氣彰既掌三雷司命職司生死之權埋處東公帳帳乃竟有罪得功回功悞在氏竟元能地判宗
在權宗保謀法欺君罪情由王敏在科送呈朝大皇帝故武仲訴無門不得已冒死平門送血金塔備黑天朝
死之日猶生之年唯刀上無已大皇帝當不勝哀慘痛切之至

嘉佑王看密料情將說推測不明若說狄青征交盡失職依國法原該有罪如無此事送完氏夫人急救如此古詞也
寡人且自唯他將情由一訴看是如何傳至等沈氏放佛喻及有進金塔王門官信去當日天子吩咐沈氏放解卸刀
無知這沈氏跪於午朝門並無背刀花押惟是屠天師的權柄不得才變在王門官奏實它弄了手賊自然入奏沈氏背
解押天子那里得知這沈氏怕道頭一身淡色服式步至金殿殿前俯伏兩淚交流當殿聖上讀他情狀而沈氏依狀
詞上句句對答無差天子和來十款狀詞十有七八是國又尊王的話不結及論人代筆主謀隨旨將沈氏發往天牢
中但此案未分明白寡人現暫准此詞告狀着令元帥四相公同議辦理以三日內隨明定奪其罪過輕重各職不
必多為重言等沈氏天子雖言賜發他在刑部天牢中但沈御史即日去了些權勢只與司獄官知照說了數次沈氏
仍歸御史衙中原因姑嫂二人不甚相得沈氏又差人情情送皇妹子一雲幕中內一言交夜也不多提當日九德四相
文武大臣奉了聖旨入朝房公議當初忠義督臣首相寇妻罪惡安仁宗即位元年已早又後相變而亡者李太師沈侍
御存義如今鴻太尉履國文呂將軍初政欲撥狄青中途失去征衣賄賂有功保潔泥踪不察妄傷有功而命權國賊
公其罪重大又有左近丞相官平章文齊齊史部天官韓琦三位忠賢駁論曰據婦人乃一而之詞豈得為憑若
關王重之臣使私謀正為有此法律如若刀解此事須當嚴審細察沈氏方得分明有此一天誰不說第二天仍
復如此次日五更將解天子親到在君臣議論此事忽有王門官入朝奏知聖上有邊報楊元帥差官表呈送於于
朝門外候旨聖上當時俯首宣讀表文差官全塔俯伏三呼萬歲有傳官取上本帶在於龍案展讀天子看罷其表上叙
及狄青征天牢內到關力降西戎國五百號將投數十數萬敵兵解了邊關因楊精奇將保赤善為帥他要害得可制
之意天子看表歎其大也則言呼服節女且將楊宗保攜看來當下嚴問大臣臣領去不奉聖旨不引到海關道紅
面不和殺青有此本靈奇能許算他只得重大功勞今楊元帥又保薦他為帥如若狄青做了邊關主帥老天使與助忙

俯伏奏曰陛下明並日月臣思楊宗保本上於失征衣之事甚疑了即年成父子有功正法因何反上絕無一字提議是沈氏所差確切而楊宗保與楊國樞但味法殿君理當究未完完如所陛下觀心明察地無自疑之楊國樞之臣也當下君王驚起此事叫寡人也推測不參怎生是奸有首相富弼起策不平出班奏曰老是有天子曰卿父有何奏聞當相臣臣思此婦救於咽喉必有主唆奸臣而李成父子若不立功楊宗保並有生擒楊國樞之功彼竟有欺君請旨拜帥陛下如要究明此件重案先將李沈氏發交包拯嚴究何人主唆則李成父子有功其仇細查清此則美得君王心無定主思相來富弼所奏合理但想此事定無國大作主謀的人有善地情處如何送刑教寡人左右而批當下展洪又奏曰臣思該處大如天無門伸雲到午朝門外上星御史董道極情冒死而來更有那人不是死的與他把持如李光年沈氏須先交楊宗保所陛下請旨往邊關時扶香楊宗保係李董道極情冒死而來更有那人不是死的與使水落石出了有吏部請旨出班奏曰邊關重地直可一天無帥將使等袒解四朝一有河漢其禍固難卸丹而在未平西夏取攻東報此事甚疑不可天子聞奏甚色呵整飾所言合理江山為重非小故三位御史且平是三位大臣謝恩而起天子曰朕思楊宗保失察任衣款責政忽被剗傷送責甚疑確確証服思亦亦未能深信李沈氏訴雪大冤亦不免置之不測寡人差一大臣若法邊關名為清復官廢吏刺爾訪此事直使宗保以為如何高弼縱多言陛下之言甚善此之概太簡也無可奈何不使再奏天子看看而旁列即下一旨二品又召此人乃工部侍郎魏武行邊關太師有言曰此人差得有幾錢了當用道謝轉琦吏亦情禮但忠賢忠誠武是好臣當用科想楊宗保等立於不敗之地畏他什麼是日只得功罪未分天子於楊元帥未敢也不批旨欲責的元帥也未封贈且得武回朝再行以甚是時朝廷班群臣回銜不知孰或往邊關如何復查且看下回分解

奸佞只貪圖利便有許多臭名也不道顧天理人心之志三顧不君臣父子之論三不顧萬年遺臭貫珠之敗行其可概也當仁宗之世則屬君子滿朝而舉劾製法看亦復不少故君子或進或退立足而不定但為君者當明察其善惡仁宗此遠星狀婦人何等明達及至開宮制陳奏知厲漢主美而一心碍着廢妃嗟呼史言仁宗仁厚而剛武不足信乎宜斷也此舉若非富弼朝三忠辨論奸計就而且遠

第四十二回

封倉庫料計計計

魏奸佞露乘機

詩曰 代君保國是賢良

污利貪機任党行

青史留名忠義報

千秋唾罵是奸佞

重臣朝罷回衙且俱各不表單提國丈回歸相府自語曰只言幾個畜生易於翻倒了豈知這會居心中不決反老孫武
住邊關愈氣愈盛汝這官身主事雖好但這裏官已鋪用了孫武乃孫武從弟適值又是老夫的心腹人不免請他別來
蘇州而行豈不差他想定主意吩咐備酒席設於城外飲後遂人情到孫侍郎即進相府拜見國丈師即於樓中二人
對酒細細商量一番國丈又呼孫兄老夫請汝到來非為別故一則與汝敘行二來有相事託與武相謝又曰不知老夫
太師吩咐有何之旨國丈曰狄青乃老夫不喜之人又與汝哥孫胡坤二人切齒仇讎孫兄所知也孫武曰晚生也深知
的國丈曰幾番下手真計不獨害他不放反被他高官封爵又得此重大功戰這常對如此定與孫胡二人不甘心的即
據宗係身居二十六七年元帥服感無人不看老夫在目中從無一些孝敬這來此老私費結納亦是容他不務是以吾
也到帳檣刻汝別吾的心腹原交今日聖上差你到邊關言明人不用細說當下國丈說此對孫武即打了一拱
曰此事都在晚生身上國丈笑曰孫兄乃明白之人吾不用多言子只消回朝如此如此收拾此也孫武完運運原請再
再復捧杯一刻生晚方戰解別而回道孫孫在部俯順即傳見該說之關孫兵部執程國丈不約同心是日胡朝自亦在
我府也把孫心中大悅總要力討夏竦秋二人孫武見二人之言即說慶國丈方纔已說過小弟自必當心決不差慢也
孫武曰若得如此孫兄感激無涯矣孫武曰哥哥弟兄之間些小之事何足介懷孫胡二人聽了一想心中大悅孫武登
時告別回衙即便打點動身恐單胡坤亦各辭分平當日住話孫武出京又說邊關管未官尚在汴京是日將楊元帥教
欽差各處心願還道有一書寄送可傳制置期包極在陳州賊飢未回故將投送書已得是日騎箭射楊青朱書展開
果然狄青功勞浩大龍奸賊與此風流只恨夏沈氏叩關之說當日就了笑實又修書一封帶回邊關說明欽差到
邊關明堂會審時則訪失征衣緣故的又言天波無佞府老太君是日得得邊關來書與孫胡二人及夫人再祈書一看
方知狄青知進即報邊關在邊做夫人一合美不用相與與余太君與夫人俱不上朝故不知孫武言出京之事
交代清楚又說南清宮狄太后得接便兒回書母子大喜言換得此誠值五運大功又表明潘花玉是朝望上朝或一月
一朝平日並不上朝隨着其後不與故今換出京之事又不得而知即沈氏叩關情由亦無從而知此言不表再說
國丈馮太尉一天接到駁封書後方知童關馬應龍被神聖孫計殺出他用計惡處馮太尉不知其中只覺國丈心下大
驚二人不敢陳奏聖上即私放一官赴任邊關總兵用此暗裡機關聖上馬氣得知住語二奸欺君蔽法欺君遂國丈元
帥見狄青力運敵兵降滅五將解了邊關重圍一心敬重他乃當世英雄國家有賴隨將款款每自談論兵機那家

時代覺得兩相投契。忽一天查本官回觀。元帥細問聖旨。纔何不下。實本官回稟。四朝延未有加封拜帥。旨意。但日之
 間。即有欽差孫侍郎。到關。要查處了。元帥曰。孫侍郎到關。要查處。本帥守關二十餘年。亦未見欽差。查處。實
 非。又是大奸臣的謀計。必查本官。又將糧餉。的回書。送與楊亮。然後叫辭。而楊亮將書。拆展。細細看。明發。這笑。可憐的
 麻洪。是賊。弄此奸謀。總計。又弄弄了。細細說。知三人。元帥曰。縱有欽差。到來。吾何畏哉。況乎。食庫。歷年。餉銀。是難要的
 范爺。曰。這孫武。乃孫亮。孫亮。心。腹。料。這老賊。定。有。計。弄。弄。他。亦。必。需。索。金。萬。回。京。復。命。只。言。失。位。衣。在。孫。亮。父
 子。官。功。是。賊。孫。亮。人。亦。不。在。朝。輒。論。必。中。奸。計。不。妙。也。須。要。預。早。打。算。不。落。他。圈。套。為。高。元。帥。曰。糧。部。大。人。才。高。暫。處。何
 如。打。算。孫。亮。范。爺。笑。曰。只。略。用。半。點。小。工。夫。可。也。先。將。倉。庫。封。固。了。只。說。倉。庫。錢。糧。虧。空。多。過。要。求。情。款。差。四。朝。周。全
 免。盤。之。意。想。孫。武。乃。貪。婪。財。帛。小。人。逆。使。三五。萬。銀。子。求。使。孫。亮。寬。罪。前。只。言。倉。庫。虧。空。之。語。如。孫。武。得。了。銀。子。自。然。應
 允。待。他。轉。身。後。推。查。一。精。細。將。管。在。於。前。途。埋伏。弩。手。路。住。職。銀。子。為。憑。即。備。本。勒。他。罪。大。如。天。了。即。陳。奏。孫。亮。成。功。是
 假。失。証。衣。是。真。聖。上。也。不。準。信。他。自。振。頭。出。廣。漢。來。比。為。誰。賊。謀。計。未。有。知。元。帥。尊。意。何。如。元。帥。聽。了。笑。曰。范。大。人。智。略
 高明。非。人。所。及。所。慮。者。孫。武。倘。然。不。上。此。鈞。如。何。再。處。治。這。奴。才。的。范。爺。曰。定。是。中。計。的。老。夫。提。提。每。走。也。休。拿。范。爺。曰
 這。東。奸。臣。見。了。財。帛。豈。肯。放。脫。的。元。帥。休。得。過。慮。范。爺。曰。要。是。以。日。落。西。山。堂。上。安。排。夜。宴。四。人。就。席。范。爺。不。煩。叙
 范。爺。又。言。曰。孫。武。到。關。且。飲。計。而。行。但。想。孫。亮。前。說。明。不。得。倘。被。他。偷。前。單。單。渡。海。機。關。事。不。成。了。元。帥。曰。范。大。人。高
 明。是。度。不。表。次。日。元。帥。發。令。將。倉。庫。嚴。密。封。固。不。許。私。開。不。言。范。爺。關。安。弄。妙。計。如。言。孫。武。一。自。關。部。望。城。一。報。自。待。差。處
 故。所。至。地。方。文。武。官。員。多。來。迎。接。款。留。房。送。程。俱。舍。物。如。若。孫。亮。得。轉。機。的。孫。侍郎。便。不。動。身。一。路。担。担。擔。擔。發。後。大。陸
 孫。武。想。來。這。回。生。意。果。也。做。者。上。但。本。官。一。到。邊。關。必。要。將。倉。庫。查。得。清。楚。孫。亮。想。孫。亮。保。得。這。關。二十。餘。年。虧。空。錢
 也。不。少。不。是。他。不。來。醫。束。木。官。的。此。款。好。甚。也。一。程。進。孫。亮。單。非。止。一。日。得。到。邊。關。報。知。楊。元。帥。排。開。香。案。孫。侍郎。家
 器。路。下。馬。進。關。問。諸。話。者。范。爺。方。見。禮。堂。於。帥。堂。間。言。一。番。元。帥。又。曰。本。帥。職。任。此。關。二十。餘。年。聖。上。從。他。監。查。倉。庫。香
 只。因。欽。差。大。人。到。來。要。查。實。非。人。是。屬。時。文。的主。說。也。孫。武。笑。曰。元。帥。之。喜。都。得。奇。了。下。官。奉。了。朝。廷。的。旨。意。只。因。聖
 上。當。要。倉。庫。查。處。是以。差。下。官。到。來。監。查。明。白。豈。是。國。大。從。中。起。此。根。由。元。帥。曰。果。也。朝。廷。的。旨。意。本。帥。失。言。了。敢。問。大
 人。本。帥。有。本。邊。朝。請。旨。差。王。霸。為。賊。不。知。何。故。豈。沒。有。旨。意。下。來。誰。旨。差。大。人。必。知。其。根。由。的。孫。武。曰。聖。上。雙。表。之後
 其。不。語。及。道。與。不。准。下。官。却。也。不。得。而。知。元。帥。冷。笑。曰。我。不。得。知。范。爺。好。不。得。知。也。當。時。元。帥。也。不。多。言。論。明。是。日。少。不

鑿前百官入觀朝參之華文帖東漢武立而值假官傳言已畢忽有王門官奏知萬歲今有邊關報元帥特差副將沈遠
查本回朝現在午門外候旨天子聞奏道是朕武臣往邊關查察尚未道報稱保侯何又有本章回朝如傳言王門
官取進本覽不一刻已將本章呈上仰蒙聖上龍目細看才軍又尚又班中看有廣國大明白他貪財帛詐賍的使呼
原御楊元帥此本並且看來國又古領王前在御案側旁細看只見上書曰

原任太僕生僕射統領領軍機大臣東理克部形三部尚書雅魯臣楊宗傑奏知先帝洪恩清遠職任邊疆將近三十
載保皇上陛下如恩主音大高地地險阻極於萬一臣即遵朝命願効忠誠先人餘烈以奉六律章
程茲奉欽差工部侍郎孫武臣問刑貪貪廉臣即遵命將貪廉查行封國恭候極查取獲孫武臣今陰謀詐贓貪財貪
不查廉不察極臣願以此言五折與每年所得俸銀五千兩共合銀十三萬五千兩孫武臣言實銀五萬二千兩年
二千兩不為過多之抽依與刑免費取有之意不允故常則回朝為奉食米約為虧庫不缺一錢當職臣不遂其欲在
帥堂叩關一看孫理實意取道刑不過規束存疑欲逐無臣何處無臣臣職領邊疆而地不敢擅離先而孫武臣俱是
貴著先連押解回朝欽仰聖恩臣在邊關待罪恭候有命謹奏

當時殿前文看軍大驚想來只言孫武臣材幹能氣實知是個無用東西今日冒濫文武眾多教孫如何對各當今召得奉
曰陛下臣伴駕多年深沐玉恩實貴國常時前奉陛下差孫武臣城何曾有言嘯托說人形武現在只求萬歲抽地便
知明白了楊宗傑刁詐異常自知有罪難逃疑言談奉無按節過希圖插避但現縱將行凶病數及吞打遠狂徒胆大
驕傳傳劫財劫法少惟我王明察來孫天子曰朕御平身御傳者慎言實實官信者實實其然批服河關大
步一里金鑿然全無不惟三呼萬歲見駕之禮高聲呼王帝在上未將打拱天子見他如此也覺可哂想來此人莫非欺
呆的單直與官呼曰萬歲寫前指放靴履的遂不俯伏下跪與孫理實曰要我下跪也罷路何妨事呼王老我理實下
跪了天子則也喜色洋洋此人是做羊一般的只聞歡羊人硬身直誠待差又如無話也失征衣之事定能分明的了當
日聖上緣何不問孫武臣五個製話起失征衣之事原來法律重於失征衣之罪誠存欽差原由為着征衣而起故先問征
衣失否料外數將封個是信如若失征衣是真則孫武詐說市例則孫理實存欺欺差之罪不免天子叫孫理實快喜解
到征衣怎樣如何且明言去來孫理實曰征衣到了到了因不小心被賊偷去附些兩款款來吃飯更何保不牢也
國人在旁心頭暗喜用笑語得身王問失征衣事真這樣去來不包孫理實的天子聽了失去征衣點頭而問孫理實失

去在那裏地方。他這賈曰，雖則不過三百里，是屬益山，隨處搶去，那人不知誰人，不曉天子曰：失去多少？存留多少？徑送
賈曰：檢得一件，不存，飛洪想天聖上若再問話下去，射殺督天子，才箋事情必敗露了，須要阻當。君王問話乃執印俯
伏金鑾，奏曰：臣啟陛下，那焦廷貴乃楊宗保麾下將官，今日已將認失征衣的軍事，直事軍中，當了秋青馬功，振顯楊宗
保，臣投軍事，奔沈谷，是他罵功，搶之，該定為罪，以我武詐，雖顯然，都是事工，係廷貴要如此，強為虛無，欲差之罪，但此
案情，恐有誠恐，有費陛下龍心，伏祈陛下，務交大臣，嚴為詢問，復旨，未知聖意如何。天子曰：依物所奏，但此事之關，非小
不知發交何人。國丈曰：臣保薦楊台御史沈不流，不辨必不懼事，來來沈御史更明池，不請於因聖上跟前，其名不能久
後更名，願清當官聖上准了，明大夫奏議，發交西台御史雷德當，口沈御史口稱，領旨，直有值殿將軍，領廷貴，好去他還足
高聲大罵，曰：爾如此，直為糊塗，不明帝王了，怎麼聽了這奸臣的言語，敢弄我將軍，應國丈大嘴，曰：萬歲前，休得無
禮。值廷貴乃一蠢莽之徒，怎知君上之尊，感還不識，又罵奸賊，狗畜，該常有值殿官，急將廷貴，推出午朝門外，而去。押
回入囚車，而去。國丈奏押解官沈達，不可放回，邊關天子，詰曰：何也。國丈曰：臣啟陛下，倘然回國，楊宗保得知，自覺情
恐有變，誠且將沈達，暫行拘禁，待詢問之後，方可釋放。天子准奏，着邊關暫禁，天雷當下，值殿官領旨，登時將沈達，押下
天牢去了。天子退朝，常有忠義大臣，見了天子，事事治依國丈，怒氣不平，怪着取上不念忠良，虧辱王堂，不以紅山為重
難，輕一而之，詞而傷重，託服，服之，臣他既不以江山為重，何用我們多取大臣，不約同心，也不謹攝，又想方不，是屬洪
同黨，朝內官員，盡知楊有天子，不曉故發，與沈御史，公勸慶，委任由他，故此朝議，並無一人，答奏，各有四衛，有屬洪孫
秀一，連朝命人，打開，孫武，因事全至，屬府中，若問孫侍，即是犯官，因沈御史，與雷德，當論，又不帶回，只為一班奸党，相連
私放了，沈侍郎，騙欺，騙得，朝廷耳目，仁宗，時好臣，勢敏，治天，當日，將沈御史，與雷德，當論，又不至，相府，胡坤，德來，叙會，國丈，曰：出
京之日，一力担承，志生，倒楊宗保之手，幾乎，千及老夫，堂乃不中用的，東西，我武非我不才，他們早已，將實，機關，裝成
巧計，秀，新，岳父大人，且免，心煩，如今埋，已透了，但這焦廷貴，已招出，失征衣，只要御史，明嚴刑，追逼，他招出，秋青
馬功之事，木，懶，楊宗保才，將制，即命，大君，狄太后也，遮庇，不到，四人，正言，沈御史，也到了，言曰：聖生，特來，請教，大賊，這
焦廷貴，如何，雷德，國丈曰：沈兄，這些小事，還來，動問，想只將，焦廷貴，屬刑，究追，失征衣之事，已經，招出，還要，他招出，穿成
父子，功勞，被秋青馬功，廷貴，受賄，硬証，楊宗保，不知，細察，及將，宗保，父子，糊塗，過了，再當，雷德，詐証，是與，的，焦廷
貴，賄，欲，差，是真，雷德，國丈，將這物，竟，和的，物，豈不，快，由，胡口曰：太師，但想，那焦廷貴，乃奸，詐，的，徒，漢，他，只，扒

死不捨先生去送國丈曰他抵死不捨何難之有做了假佛還香也可沈御史喜悅應謀是百八縣州縣中堂上已掛列
酒宴五好叙酌多言也不能相違事各各言辭回府俱已不提單有沈御史追歸內室時已交于伊氏夫人一鬼呼老
爺今天上朝何這時何來豈非議國家大事沈御史曰與汝夫妾即說知也不妨即將始末情由言明伊氏夫人聽
了心中不悅直到花容失色又呼老爺此是他人之事別人之冤即杜子適人已為外戚何況胡氏之子死有餘辜胡坤
不過與為公家凡人既出任王受領名標青史後日豈看的好何以入此堂中特與賢良一網兜收此事斷然不可
折老爺回思權官為喜御史冷笑曰汝言差矣本官若非龐太師提拔怎能御史高階夫氏汝也那有此風對沈御史
人曰爾人今日勢頭雖高但何日要多城上天不能及其倒勢之日料這老奸還莫千秋也沈御史聽了這是好字即怒
氣直冲連罵不督將城府告傷人因時中風靜波驚出洩氣來夫人曰老爺不是妾身平空惹起動氣不過將情度與
君以竟更再拜御史曰那兒我有災福來夫人曰老爺這般事好相言未完御史嗚罵不督將城府他何為奸相奸何
來汝且說知夫人曰妾是誠勸老爺忠君之美何須動惱但國又作惡感感陷害忠良貪圖快國即若不呼他奸臣也難
道外人之耳目且御史曰汝知他害了那個忠良夫人曰怎言不忠即今要扳倒楊保傑也仍乃太宗世襲忠良保傑
江山老元勳即提督狄青乃當太后內戚在邊關立下大功亦武勇之臣為國家所倚賴若連累于那英雄君臣杜殺
那人權持但老爺食了主家厚待忠君報國方得後世流芳但理及州縣的千秋之下臭名難免倘不入奸黨妾身
盡德了御史聽罷怒曰可恨賊人你一無知女流休得多言如再亂言定不饒汝不知伊氏夫人如何答話在下回分解
沈道押解一程善莫其言聖上未知奸臣死時其中定惡把細人不致錯悞楊元帥上奏厚為勸奸立法不重仁宗
反為奸臣所惑所以大奸似忠惟在為君者明察之焉慎選賢之見實係禍打恭直征衣之矣楊某將賊機一言班
奸實實計忠良何家有心奸佞人未嘗不惡人之目為奸佞所以沈不清一聞伊氏之呼聲淚為奸臣即大怒而不
顧夫婦之情叱罵頻加厥奸矣而不顧自己為奸亦良心難昧

第四十四回

彼此不分男與女

奸惡蔽主自棄名

詩曰 賢德猶夫身毒膏 但行仁義便稱賢 石忠浩蕩臣當念 方見存心不愧天

當日伊氏夫人呼喚老爺豈是一片忠言諫勸還望君為聖明臣仍歸奸臣竟到難怪至身多言也還防日後有領受這
副之福方知船至江心桶漏過此日方惶悔不替忠諫之言之恐得臭名與後人笑話沈爺大罵不賢之婦後日想更有

頓度之禍與汝何涉何干伸手兩個巴掌打去旁首取了環趨地扶著老爺和呼老爺罵夫人也罷乞祈莫動手
果了環扶持主母共歸內房夫人坐下呼喚了環索蘭往外堂喚找打聽老爺將三關官如何審斷即回來便知了這頓
命而出不表又言沈御史怒氣沖沖不聽夫人說勸一出外堂登時傳話陸堂早有差人帶着往署早已上了刑具一
到御史堂上高聲大罵立定呼沈不沈清爾休得妄自尊大沈御史拍案大呼發盡奴才法堂上還敢如此無禮爾等兒
俱逐費曰係老爺重囚送關去沈御史曰係逐費今日日本御史奉旨審訊楊崇保犯法欺君之罪速將伏青任在胃功
曉楊崇保屈斬李成父子爾受杖責多少財端怎生敢尋殺名楊崇保妻妾的職爾細細伊來以免動刑沈御史大罵沈
不清也御史說什麼話逐費逐費只不知休得多爾御史曰本官也知爾不勤門法怎肯招來吩咐將他狠狠的夾起來
差人領命將伏青下脚跪登時赤足一雙套入三根木中係逐費曰這個東西人娶足其地沈御史拍案喝逐費
拉認否逐費曰吾使老爺欺爾爾命御史再呼役人將那火棍一連三收兩棍頭又加數十條逐費急急入罵
大聲喝曰沈不清也罷官狗奴才敢如此欺侮我沈逐費原中係逐費本官勸爾招了認罪沈罵光不沈爾前
下吾驛袋錢買爾的本領沈御史想來係逐費原乃一硬漢英雄諍諍來不肯招認的不免做個假供也吩咐左右將他繫
了刑繩上了線具符回天牢待天明天取他腦袋住表係逐費發下天牢御史理堂回進書衙內做個假口供當有了環索
蘭在後屏牆照探打得分明進至後堂細細道知主母伊氏夫人聽了登時臉上胭脂汪汪珠淚打符才環索人多出房
外夫人獨自一人倚房門上長嘆一聲沈逐費再題絕命詩曰

每身一殞有誰憐 虛度光陰三十年 但願夫君偏性改 絕歸戴土也安然

請罷爰如旁來言可憐十餘載苦夫妻一旦分離未免情傷今日勸諫不從出於不得已日後亦不免氣身亡禍反
要出來去歸與其生不如死也高麗自縊身亡環見夫人進房內已交閉門不關眾人譏老爺從未有與夫人
勾款今朝口袖相能叱罵一番又動手打兩個巴掌也者外人之事夫妻羞怒氣來今閉門不關不知夫人吉凶如何環
了環高呼甚覺恨忙只得齊齊動手打開房門一見嚇得驚惶失措多不好才夫人當面尋子細見妻蘭面含淚姐姐
個個看夫人侍吾住幾老爺知言痛恨忙急急去了內房了環將汗帕解下哭啼啼叫道下甚湯那知夫人身體冷
水那得暖醒住得環了環驚惶當面沈御史在書樓中正做完假口供就一本要來朝奉急急自笑曰此一本那管爾天
皮府乾頭高楊宗祥也性命難存即伏青是太后娘娘內戚也逃不出何命就就一本正要去看假口供本章

是見素說子環跑進氣喘喘而喘呼聲是命不好了沈不清鳴曰既了頭問何大驚小怪素蘭曰不是賊奴實怪言為夫
人死了沈御史喘聲小賤人敢來尋害我夫人毫無病疾怎言死了環曰果然夫人自過身死我取了環打問房內現
有眾人尚在房中救喚夫人御史曰此不賢婦人應該死的素蘭聽了沈呼聲素蘭道口頭上爭鬧說言就斷了夫妻
之情不成又可憐夫人乃一位賢良淑靜翰墨名家之女死得如此慘傷老爺還不連着來看夫人救活否沈御史喘聲
既了頭細細聽兩們且救他尋不得了彼如此可憐口口聲聲已罵吾好臣還有什麼夫妻之情分言去了又見兩名了環
儀奔進寒啼啼哭哭稱老爺夫人縱死慘傷我們多方解救只是不還歸了當日沈不清趕着打機機憐憐夫人諫阻高竟
將夫妻之情付於流水是日見了環多來京告曰得進內房走近身旁坐着沈笑呼伊已離教汝多香我的事為此爾自
自尋死路定乃口頭取禍也汝死在九泉怨恨不得又夫回身吩咐了環齊與家子推土埋他與了環呼老爺不知怎生
理法沈爺心即於後園亭中掘個地窩以掩屍骸了環齊與家子推土埋他與了環呼老爺不知怎生
軟體之責結實夫妻今日尋了環見死得如此慘傷地應開喪越度然後棺殮人土為多曉是沈無聲眼休費你們
多費費了環呼老爺這道理想該如此算不得我們了環多言也沈爺喘曰這是不賢之婦死何足惜有什麼越度棺殮
成喪那個再敢多言活活處死在籠出房而去與了環婦女聽了不敢再去珠淚紛紛人人苦切夫人乃意如此死法恨
着老爺心腸如此太硬全無半點悲憫夫人兩在九泉之下只有三分來泥必須要請閻君天子斬明苦楚越越當日只
得與祭奠祭喚至秋名家下那一人不道及主人之羞即以帶備餐餼一至後園中掘開泥潭數尺之深與了環伏役夫
人沐浴了身體更換新衣套頭上簪些花細細取之物眾人俱甚傷感其時打劫更前復有捉拿賊人引誘路天人扛
抬起厚月乃三月廿二故月色早泥來至後園中家婦女悲啼慘切已將夫人埋入土泥窩中上面仍用土泥封蓋掩
之以免風霜打殺這是家子婦女傷心夫人受屈不忍之心不然而日復日怎生全處起還復語不題是夜家子痛泣
人人叩首個個含悲多夫人受過王封金枝玉葉之軀慘死了不得棺殮安葬皆乃老爺薄幸不情也任夫家子痛泣
主母又言沈爺親家心看見夫人埋於土中言伊爾今死了是尔命所該勿怨着我丈夫不知情將我來刺奉香鏡了
儀廷儀公事畢了然後用棺殮再行埋葬只因今日公事煩忙不及備棺收斂暫屈爾於沈途數尺之深泥窩中書處頭
一棹書罷了那有這許多官事婦女竟不避死的還做他留下詩辭四句要本官改什麼偏性來言罷命家丁持火把往
國丈府中一至今人通報地內相見我將本章假供與國丈觀看國丈燈下看畢大愕此本定是妄當詳明待明朝呈道

十分利害這孫秀驥乃王親見了二位夫人意很恨也懼怯三分大罵舉余太君之命刀下留人這孫秀驥裏面動着下
住孫秀驥高聲呼喚夫人速來搭救小將不然活活人分作兩段二位夫人曰孫秀驥不妨如若自誤自有孫兵都拍急存
連實如此方妙也不知余太君上殿見駕殺敵得無此費如何下回分解

寫伊氏夫人兩首詩諍大夫此番不問不說反遭此罵辱命定即更趨橫樹心頭之恨也較重刑集連實得假伊做
虛相皆救君枉法大受觀御史所為仁心天理良惡總有管轄之責史官何曾入耳 為人既得家必能治國二心斷
無兩用不習者即為忠於沈御史可以借鑒矣 君臣人倫之首夫婦人倫之中第御史一聞妻死毫不相問而埋體
土中於禽獸何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史稱賢君乃其竟得先嘗由忠奸消漫之弊

第四十五回

余太君晚臨金殿

包傳制夜歸危台

詩曰 天波無佞府中臣 歷世忠良建大勳 豈料奸奸行姦妬 欲將一網臨賢人

却說余太君進至金殿殿中俯伏見官 天子即命內侍扶起坐下錦墩太君聞言曰陛下未知因何處斬這孫秀驥他乃
邊關効力之將况又忠良之後即有罪於國法聖上亦須寬念他祖傳賢有血戰大功略寬恕幾分竟得斬了忠良後倫

公見陛下仁慈天子聽了覺得難將事分明說出口起一會國史贈言君王何不善於答辭何不言君愛臣死不得不死
吾亦不敢多言雖取只因這位余太君不是好氣的當下天子不喜大君曰陛下臣妾丈夫兄弟子數人多是為國捐軀而

奮身內一朕即得孫秀驥守邊關將已三十載盡心報國其無不忠陛下何深知即孫秀驥隨手邊關也有戰功未和犯
了何罪要處斬他天子見太君多問只得言朕妾孫秀驥奉命守邊關變各處無不謹慎守敵如敵敵多而敵朕

一服如此目無王法放肆理該處死太君我既奉命守邊關妾身存不存不與及為詐取職銀五萬兩於左非職猶首下
詐職也應該將這孫秀驥法正處乃是天子曰孫秀驥並未詐職處死他並不枉他何太君曰此費收為幾甚並無此罪

之無辜也天子聽之微哂曰孫秀驥飲茶已想明及捨御堂是枉他何太君曰既重辦孫秀驥子何得並不追就
歐辱致差理應寬宥代守保如何孫秀驥且費如此非陛下私立法不當罪天子聽了太君之言聲首一點開言曰

兇果也有罪難以姑寬朕且念是功臣之後守關二十餘年才受身首兩分特贈三般典刑全其身首也太君聲下大怒
大言曰臣妾丈夫兄弟子十八死其七八個乃為國身亡不得令終聖上是不念及也罷即孫秀驥屍索守關有年辛勤

為國陛下輕賜諡言一朝賜死其心忍乎即此民間諺言也須的請分明兩邊誰是誰非方能定斷何況如天大事情不

能如此輕賜諡言一朝賜死其心忍乎即此民間諺言也須的請分明兩邊誰是誰非方能定斷何況如天大事情不

能如此輕賜諡言一朝賜死其心忍乎即此民間諺言也須的請分明兩邊誰是誰非方能定斷何況如天大事情不

能如此輕賜諡言一朝賜死其心忍乎即此民間諺言也須的請分明兩邊誰是誰非方能定斷何況如天大事情不

能如此輕賜諡言一朝賜死其心忍乎即此民間諺言也須的請分明兩邊誰是誰非方能定斷何況如天大事情不

能如此輕賜諡言一朝賜死其心忍乎即此民間諺言也須的請分明兩邊誰是誰非方能定斷何況如天大事情不

窮孫武不諱宗保似有親依，但賊狂五任廷貴之高，便殺的提馬死的，賜死偏果也，奸臣作勢不獨一死，何所惜命，而且忠良受其冤屈，一生忠義之名，化作幾年遺臭之行，豈不寒心，然而史與國乃是師生之誼，孫武是我兵部手內中軍，與西之笑，伏祈陛下暫免，俟廷貴增刑，且將楊秋二臣取刑，陛下親自審問，如果有實情，非但宗保之罪難免，則與伍府之名，亦難逃，臣妾萬門亦願甘受，如若陛下分明，四人罪狀，先俟廷貴處新律立法之公也，何能服眾臣之心也，公論怎樣消息，又有例，大順着余大君起來，今又提楊的，便了，俟廷貴死，無對，以假作真，新律上兩名奴才，身死收檢，不知，那楊高生，刑大住，或有通知消息，故廷貴免刑，說出一段惡言，便則君王猶如木偶，一般，這老夫一段謀計，枉用了定策，俟廷貴不死，伏青提宗保還座也，又有文，謂老御史，如富太時，果皮臣想來，老太君之書理明而公道，正破奸黨，京職，皇上定，便了，當下天子聞大君之言，想有理，只待傳旨，俟廷貴免刑，刀仍候夫來，孫武免了，查朝廷的刑典，另的查，查取楊宗保，俟青提回朝，詢問定奪，大君又奏，曾陛下將廷貴賜於臣妾收管，夫不有礙，天子唯太子又着青大，蘇四名，送老太君回路，大波府內，當時，聖旨一到了，法場，俟廷貴不用，問刀吉上，又着令孫武，配送回天波府，有杜夫人，持鞋，跪冷，哭，哭，聲，聲，自，傷，賊，囚，賊，囚，是，虎，頭，上，捉，忠，惡，當日，天子，智，德，群，臣，出，朝，府，孫，武，仍，春，青，在，三，關，召，取，楊宗保，陳青回朝，次早，查程，關文，回，縣，初，府，心中，忿，忿，也不，多，友，再，言，余，太，君，一，江，樁，二，位，夫人，回，朝，帶，銀，一，般，夫，奸，臣，緣，何，平地，風，起，大，風，波，爾，要，計，害，別人，猶，可，若，要，計，害，我，天，波，府，內，人，也，難，了，太，君，曰，且有，宗，保，的，孫，兒，回，朝，分，明，此事，便，與，就，好，交，作，對，也，當日，俟廷貴到府，拜見，余，太，君，并，列，位，夫人，太，君，曰，送，關，之，事，實，乃，如何，俟廷貴曰，秋，青，失，征，衣，立，戰，功，是，軍，本，成，父子，骨肉，是，實，我，賊，一，到，即，卸，職，職，蓋，是以，小，將，地，獄，打，太，君，曰，多是，爾，打了，我，賊，中，了，嚴，洪，之，計，也，然，廷貴曰，太，君，不，妨，罷，洪，道，好，所，斷，新，客，他，不，得，待，小，將，住，取，他，首，級，方，消，此，恨，太，夫，曰，休，得，問，楊，成，軍，或，非，且，得，元，帥，回，朝，再，行，走，李，必，冒，太，君，恐，恐，俟廷貴出府，格，支，問，楊，故，意，將，他，留，在，府，中，不，許，出，去，人，任，天，津，叫，取，宗，保，俟廷貴細心，供給，此話，不，表，又，先，說，明，陽，間，世，事，方，可，為，據，可見，可，開，獨，有，偏，詞，查，其，不見，不，聞，何，足，為，憑，楊，故，仗，夫人，還，陽，之後，復，出，情，由，方，有此，段，之，書，不，然，書，上，言，及，想，神，陽，府，之，事，陽，是，誤，誣，誣，去，今，略，表，明，以，先，看，實，證，証，有，何，以，夫，人，死，去，再，算，未，終，莫，訴，國，君，身，道，慘，死，之，由，關，君，查，關，夫，子，年，壽，有，八，旬，以外，目，下，鎮，亡，宗，保，處，死，應，得，還，賜，免，不，清，法，壽，三，十，六，本，年，三，月，初，八，日，應，死，於，凶，刑，刀，下，關，君，問，官，曰，伊，氏，夫，人，雖，寬，感，得，但，汝，丈夫，夫，本，年，該，凶，死，於，朝，廷，夫，人，可，還，回，陽，也，包，信，何，亦，違，告，訴，他，有，有，救，汝，還，陽，之，法，夫人，上，京，關，查，包，大人，住，陳，州，縣，包，來，西，氏，乃，一，亡，女，如何，起

燒連奔並無神人阻隔關。看時備陳克差鬼兵二名，呼道：夫人往陳州城隍廟當收好，俟夫人告冤狀回陽。二鬼卒領着這鬼伊人夫人，一刻來到。已至陳州城隍廟邊，交代不能詳表。余司之案，却說包爺上年奉旨賤職，尚未回解。前著言陳州地由連亂，氣霧蒙民苦度，雖經嚴處重債償填，只因理英天感輪參，被食十不存一，有產業之民，捐可醫。更有食之之窮，老弱之集，死於溝壑之中，文破可憫。故本府官實是年申上奏，督撫文武，拜本回朝，聖上恤民詳救。吉包公調取別省米糧，到陳州低價而糶，濟活多少生民性命。人人感泣，皇恩個個受戴。包公大德，包公又命不許強攝土豪，積弊備查出多收積，而昂價活者，酌量學完均施於貧民，以恩棍土豪不敢積聚，圍刺官吏，較差不敢作弄，會法人人懼。怕着包爺，打當日乃三月初三日，包拯督理賑民糧粟，正在轉回東三十六對掛軍前，呼後擲包爺身坐金轎，大八轎，單身威嚴，令人雙懼，其時日落西山，天色昏暮，忽一陣狂風而包公耳目之上，大聲而過，包爺身坐金轎，輪中眼也烏黑，不暇掛軍被此怪風吹得汗毛直豎，包公想來此風吹得性，豈難道有什麼冤枉事情，事想來吩咐往車，即問言使大夫，何方冤魂作祟，倘有冤屈，客汝今夜在荒地上，台前托苞軍，有冤情，本官自與汝力辨。如今不須擱阻去罷。言未完，又聞呼一聲，狂風捲起沙石，漸已靜了，包公吩咐打道回至衙中，周遇夜，鬼即命張龍趙虎今夜可於荒郊之外，暗築一柵，列公位於柵下。在此伺候，不得遲透。兩名掛軍領命去訖，是晚只要迅速趕辦，立刻在關外，弄竹一所，空闊荒地之外，週圍四野，空虛道，杏三十餘人，搭了洋竹柵中央，排列公案一位，其時更初，將盡三人回稟，知包公包公賞了衆人之德，不帶多人止，摸兩對掛軍，並杜薛環，合共張趙二人在着柵下，俟候當夜二人，擱燈引導三人，後擱相隨，衙署中寂寂無聲，只聞大吹喇喇，是夜初三早收釣，月止有一天星斗，到了此關，約有二更之遙，包公一到郊野之中，空荒之地，傳了衆心，但見周圍多是青苔，草草人是蒼黃，似碑瓦坍塌，古塚破敗，枯樹纏一盤，然後向當中坐下，默默不言。下面四名掛軍，單有鼓拍四邊，清涼，是兩工打掃，灑的有包爺上了柵中，更有呼祝一聲，然後向當中坐下，默默不言。下面四名掛軍，單着包爺，愈立位於柵下，靜靜已有二更中，柵上只見包大人昂昂然的坐著，靜候告發，當時只有一燈籠光射柵下一對，其時連連又聞三更初轉，更有怪風來，猶如冰雪，天陰風呼掛軍，早已毛骨悚然，雙目昏昏，去當下包爺也拍半睡半醒於草中，且還覺陰風冷冷，咳嗽只見一女鬼，曲腰跪下，呼大人聽稟，包乃伊氏名貞娘，尚台御定沈氏，幾世包爺曰：沈氏沈御史，乃是位夫人了，且請起來，當下包爺曰：夫人，女有甚冤屈之情，在本官跟前，不好直訴，當時夫人將丈夫沈沈不洽，與國丈原好，臣欺甚，竊查了楊元帥秋，奇重為沈氏，翻案待謀殺了楊元帥三人，只為一心，虧誤丈夫不

要入奸臣死後須要盡忠報國方事陛下之職不料丈夫不聽及是重重存心地罵欺辱在魯是以想丈夫死後歸好百死
忠日往矣無報國之志及是舉出共奔逃不如早死以了終身這是五身處臨刑的亦別無所怨惟有丈夫不仁妻
死甘心之志今已哭訴國君言要賜葬夫死故來大人起處亦可再生了感思非包公曰夫人你却羞了舌有三從之
道出於夫理之當然爾因丈夫不忠不依勸誡欲死而死不該首告夫君既告証丈夫豈得無罪夫人曰大人妾自求
身死有何怨恨丈夫但要身冒四聖上之恩賜贈誥命之學丈夫既不念夫妻之情死國不足惜亦該備棺成入土方
安何以具書送報便為死送尋近朝廷命婦豈欺君之罪送將姓女為妻私承結命有康人倫綱常大變吾若不伸折明
白了則世代定矣將士忠矣今現有數差在關相楊狀二臣回朝了一眾奸臣密問二臣猶比釜中之魚若非大人回朝
分辦則聖天柱掉登時倒水堂江山一旦傾一今告折一宋為國非非別意二宋訴明被臣以免有玷清白之軀但大人
須速回朝方能搭救二位功臣如遇二臣危矣包公勸了不聽謂唾面自乾婦人滿知忠君愛國兼有惜將之心真乃一
位賢婦夫人了枉費數萬子洋七尺之軀舍着王家休休尚不及留一婦人轉又問夫人一發爾今玉體現在沈御史衙
署中否夫人曰現在府中後而內東首柱樹旁墜下泥塗數尺便見屍骸了包公勸罷然曰果有此事可恨沈御史糊塗
不通情理也爾身乃一錯命夫人終何暴虐便埋土中欺天昧法莫大於此更兼行私刑以假告以欺騙聖上欺害忠良
以假作真竟為反有餘罪夫人且請回原處待本官星夜起回朝便了夫人即拜謝冉冉而去包公忿忿醒耳邊仍覺
陰風冷透似夢非夢十分說其一一記清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觀余太君當金殿中應陳詞切并滿門丈夫兒子為國捐軀可見勤勞王室忠貞將士事君救身之勞身也如仁
宗不感憤不謂如當日若非余太君剛斷精詳理論一盡仁宗未必依群臣說諷而輕斬楊狀二臣可見知人則哲之
難書中言及應仙非正論也第以包公思見隨之言無非一夢耳詳者亦以一夢而觀之可也此回以一風作變緣
而作正誠命案為始引出許多奇幻之機亦是可聞不可見之事故然非此則楊狀二臣危矣

得寬有破通朝道

奉令無憑捉野雞

清白 算道陰陽無應報

欺公騙法罪難寬

一朝警吏憤開池

天道收除不竭毫

當晚包公醒覺起來想了伊氏所云初二身亡今日初三起得三日兩朝見駕是第四天起候連陽破期未報但夜回單到延馬好是以包公委星夜趕回朝奏明聖上和委起死的主意下了指棚四名排軍早已醒定了扶侍包大人坐進轎中持燈引路一路回朝街若坐下思量走了主意發下欵賜龍牌一面及兩名排軍將奉旨往連朝街開狀傷的飲賜阻當住不許出關待本官進京見駕博聖上准旨如何再行定奪兩名家向奉了鈞命捧了龍牌連夜往連朝而去包公即時傳道陳州知府分付曰本官有重大案情即要進京見駕所有出關賑濟一事日下民心已靖且交貴府代辦數元包府照依本官賑濟之法不可更易存私如有作弊即為要官會同民官將有不便之處本官定不諱情必隨公回陳州府曰大人分付單職自當力辦豈敢存私自誤以取戾罪大人休傷多慮也是日將賑米冊子尚存多少限食如下若干一交代清楚張超等眾被軍擒獲而行外役人丈持槍火把光輝耀目連夜動身乘排軍役人不知其故當日只圖起心惡星夜登程有陳州知府州縣文武將兩縣齊相送軍官議論包某子做的事便是說着雖猜不知又是何故不待天明竟自去了甚屬可哂我們是同僚想來包待制在本州雖離似民眾百姓人人稱德如今我們接于代辦比他格外加厚倍加款番有何不可眾官講是不多煩在再言包公是在催候遣程一心早望早回玉成一路思量言航洪只辦一班奸黨妨賢為國弄出奇怪怪事情別人的財帛偏私可會取的情來保是何等之人爾想他財帛豈非大要人也春今回朝究明此事不由聖上不依赦他不削也要嚇他个胆戰心寒也罷行行不覺天色已暗是再趕一天將近陳州路不遠天色已晚包公發付不許驚動本隨官員尤他改涉違勞不拘左右近地尋个廟宇權且歇腳可也許有救濟大人前面有康來岳關十分寬敞可以暫息包公曰如此且在廟中休息便是原來一連二夜未睡一天行走眾人勞苦是以包公此夜命眾軍暫行歇止當夜包公下了大輪運至廟殿中有司祝道人多少着寬為弄弄說接金聲曰小道不知包大人駕到有失恭迎乞祈恕罪包公曰本官經由此地本境官員尚且不敷罵擾只因天色已晚弄个地頭夜宿明早即委官哩了不指拘執也况你們乃是出來之人無拘無束何可言罷眾道人口領活大人汪洋海量姑饒且見大人到客堂請坐只是地方未潔多有熱香為罪包公曰本官只要坐一寬不費你們一草一木休得勞訟道人曰大人到來深夜了

小道與莊奉教些清湯煮餅的包公曰如此足領了包公進內只見殿中兩旁四位神將對面當城大丹牌兩邊左右青松棧植陳即包公進至大殿中央一座尊神大臺清漆滿殿道人早已點起燈火香烟包大人未手拈香祝下時某官姓名書祝禮叩奉起來是夜道人等備了上品蔬菜一盤與包公用晚膳眾排軍輪夫另設別室相隨不用細表書禮眾道不必伺候吾於大殿中坐觀又吩咐眾排軍位夫一概將息五更天即要起程當時眾排軍人等先夜未睡今日又起走一天已不得大人吩咐一言眾人各各睡去單有包公在大殿上往往來來或行或坐廟內道人時常陪伴包公不敢睡臥幾天催促他們睡眾道人曰為國事營終夜不睡恐妨官體況小道乃一幽閒無用軍民焉敢不恭侍大人體政私睡包公曰只也何妨本官將睡此地只作借宿一夜眾道人見包公說出此慷慨之語人人感激不一時又恭奉清茶至五更天眾軍校指日抽身道人早時已披情吃湯梳洗此地連連轉轉王賊不遠即行程包公先取出白金十兩等物道人作查項之資即行打躬起程眾道人拜辭送金包大人妙官用了兩爵賜也賞了十兩白金住官道人曾款却說包公直起了一程已是深吟嶺上方到一場中忽狂風一驟包公打了幾禁一頭馬抄帽子吹落了衣原包公在西而下和這項帽子吹出在橋口上張龍趙虎在橋中急忙扯搶官料四手搶一冠多搶不及已滾落於橋下露出包公光頭一個包公喝聲什麼風這等放肆也要去扯軍器眾答曰這是惡風包公冷笑曰如此就是惡風了何得故肆正言張龍趙虎將金冠與包公并戴好包公一想喚張趙若你二人立判歸了善將風回話二人想來不好了如今又要倒運了二人獻上大書投書往拜惡風阻此無形無踪之物何處可以捕得包公怒罵人誣辱包公喝問才差你這些小事差等懶懶道遊二人回亞不是小人會懶懶是勞苦只因無形之物難以捕得包公喝曰該死奴才天生之物那有無形之理明是你們會懶懶是勞苦你一個時在許善將風回話如違吾命者刃斧手在此官前吩咐仍回轉來雲廟中等候却說張龍趙虎搔頭吐舌趙虎曰張兄吾二人命危矣一連二夜睡得不多如今又要好什麼惡風這是天上無形之物那得捕得是哉二人對運的張龍一路思量又呼趙弟此事我們辦不來的不先去覓陳輪上的保人安眠却在他身將惡風吹出若這交代不出即拜這保領回去見包大人保使魚下如何趙虎聽了笑曰這个主意別也不差當日二人會守的橋上我深領是以道人使問內中有人宜此地保人家住者急水鄉二人又急務魚至急水鄉名知德德保人正在家二人詢問姓名此人姓周名全又問二人來此何幹張龍曰吾二人乃包大人排軍只因在橋

被狂風捲起，有此無禮之風，故大人差告二人取陳德保人，立刻將落帽風鞋回完。此人曰：你二人既奉大人奉
意，並無時令，既與陳德保官，真做美辦。王城近地，你們休得逞凶，也如無陳德保，吾不往也。余說阿二人曰：只句
此說得有理，如此你且在家中候着，待吾請了大人發牌，再來勸登，爾全應允。二人一程跑回東安廟中，上堂大人查發
牌，保人方有財落帽風鞋，出包公聽了大怒，二日圓時，喝罵一聲兩個奴才，本官經由的地頭，尚且不罵動別人，如今左
你往那些小事，即委實動保人，可信奴才。二人敬稟大人，只要拘針，只要憑陳德保着落地方，保人乃能交犯。包公喝
聲，胡說地方上保人，只管地得領上百姓落帽風，不是保人管領，何用罵動他們。况且二人逢來知落帽風，下落你敢攔
去接保人麼？二人隨即再稟上大人，落帽風官乃無影無蹤之物，教小人如何捕捉？望大人開恩，寬貸，能敬落帽風，早些
趕路，乃是包公喝聲，胡說，凡為水當街，位地處，捕風捉影，今日有了風，捉不着影，也罷。本官念你二人是個不中用
的，甚當差牌一面，不許驚動保人，派接地方，再派你二時辰，知保人落帽風，回來問究。若是推諉，文武棍一頓，打危兩拘命。
二人領諾，得了牌，乘跑出廟中，垂頭喪氣，長嘆一聲，雖如此奇事，也當日若論包公，不是要好落帽風，當具委推，但二人
只因這狂風，又未得奇怪，身坐轎中，能露出馬鈔，料然有些奇異之事。這包公是多管事的官，故令知張超是個能幹，差
役效力，着他二人捕風捉影，竟又不許他們管接地方，更接保人，就定了一番周折。是包公深知差民之害，當下張超
二人一路心煩意悶，懷着包公，隨風如差，教二人捉需，待雨也這有刑可取，論論要討落帽風之難。二人又跑上陳橋，立
定了。左顧右盼，當時何嘗有甚狂風，抑幾多少人，是個名落帽風，派派立着。彼此交看，有過往多人，見二人時日交，不
明其故，內有多言的人，詢他二人言奉包公所差，捕風捉影，風只為何，候得久了，不見保人，是落帽風之名，內有一少年
多言曰：只有橋西側的材店，一人名落帽風，且去討他看，內有幾人老成的，曰：多言，此語此人乃一良善人，守分學生，二
三十年，並不招非作歹，保這人好沒分曉的。若不是此人，豈不強錯好了。他定然另有落帽風之下，落也，張超聽了，信如
捕風，手中摩摩，再再陳橋，站立得又酸了。只得坐於石橋上，自言包大人差我二人，風鞋落帽風，如今尋抓不着，回去定
然受責，如何是好？二人想不着路，無奈只得跪下叩首，稟告堂空，聲言奉了包公之命，一番捉拿，當下如痴如呆，一飯又
呼風也，你好不弄人，為何討他，抄情吹遠，示令吾二人受此苦災，是也。言未了，只見呼的一陣狂風，迎面捲起，二人勢急
即忙立起，四手撐傘，只呼狂風，直知捉不平，反將票牌一紙，吹得飛來，猶如高放風，第一紙已捲起半空中，二人並言尼
真風捉不平，反將票吹去，如何回覆得包大人，又言陳橋橋東角上，有一樹，若曰太平坊，是一所小市，對街而

廟店燒家住行人不少。這陣狂風吹來，得性真捲起煙葉，吹至太平坊上，落在一刻茶担之內。那販茶的人見了，言為什
么。只个當是青天，不知何處吹來的。遂將担子停住，雙手拾起看來，早有幾題急忙趕來，大呼落情。現在此地，為甚題
二人趕進了。妻捨牛回，即呼妻。此人每半不款，反叱喝二人狂妄，裝題也不爭辯。只雙手並捉，半日落情。風你可知包
大人現在東岳廟宇中等候你，說究在供堂是，那販茶人慌得撒抖，即大呼曰：「我是販小經，非並不為非，作惡無端，將
吾拘捉的。張題歪言曰：「不管你犯法不犯法，你且到包大人跟前，聽你分辯。」說罷，不問情由，二人捉住，推推拉拉，一全跑
走。又有太平坊上眾百姓一見七言八語的，便吵。忿忿不平，一齊多少人，跟隨二人，看他將販茶的担位拉那一方，又不
知好住此人，可走落情。風石包大人如何審究，且聽下文分解。

此回寫包公通朝廷，求公報國之心，何等熱關。寫董志烈，臣為主除奸之誠。於此可飲可感。趨趨程遂，又駛東岳
廟中，以為下文撰及東岳聖帝，注一地步，是虛虛影映之筆。請者須細味之。因風落情，從得張題二人不勝苦楚。
可見聖心國務，官首情察民情，不能半刻偷安。公書二投以攝風之事，究其心測，有奇事。第一重案在射連及彭斌未
動，何根究及別後，根由然公不以營苦為嫌，而嚴加深究。其史美公為宋室賢臣，并自包為開羅之嚴正，信乎公論。

第四十七回

落情風飄流過叔

真國夢有在揮仲

詩曰：光明日月有雲時

何況為人禍到期

身居國母臨降者

十八年來事可悲

却說張龍趙虎，扭殺了販茶小白。有太平街上眾百姓曰：「這販茶人及郭海壽也，清苦苦度，每日為販些茶點小物，進得
分文，養母孀乃困窮而不失孝。唯是以近處地頭上人多呼他為郭孝子。素知他是个體實守分，又不犯法，招誰的包大
人，詳從他何故。我等眾人不服也，得委至東岳廟中，一刻開神問得成，群結落喧嘩，問下二三百人，民老少不爭，已有人
代他挑了茶担，倘包大人錯付處治他，一同力係要求釋放。這孝人之意，佳語滾滾，民擁來東岳廟，先說張題捉拉此人，進
坐廟宇中，敬上大人，小人已將落情風好到了。包公吩咐帶上二人，帶他當面喝聲下跪。此人曰：「小人並不犯法，你肯說
良民何須下跪也。」已公將此人細細一看，生得奇怪。年紀約來二十上下，臉半黑白之間，額窄而兩目有神，耳珠缺而
貼肉不挽，嘴偏低而并吐分明，兩鬢深而地角豐潤。當下包公細看此人，即道：「是什麼落情風，本官因為風吹，冠帽脫有
寬在帽紙耳如今定然落題二人，難以查辦。竟混得此人來，捕獲也未可知。或有懶散之輩，包公裝着憤怒，喝聲道：「這人
道不知法律，本官跟前胆大，不下跪，且細說明你的來歷也。」此此人故索大人在上，小的乃跪。小民故吾胆大，不下

跪也。包公曰：你名落榜風塵，此人曰：殿上大人。小民是郭海壽，豈不是落榜風塵？包公曰：你是何等之人，居住何處？且細言本官得知此人曰：小人姓郭名海壽，巧讀一書，兩方出帳，人稱己為母親，曾守破蛋，但前時被棍衛乞食，過春小人春年交十五，豈知娘親愛自己，分明如今小民長成十九，一力奉勤，惜苦得銅錢五百，近今被棍衛朝販，有些小茶，拔為生日中，餅每雖少，足用，豈知近年二三載，被棍衛至家，家戶戶見信，恨來債如珠，母子錢百三十，小人生理不勝，沒油口中，只有一飯兩粥，娘實度管是今年有素，上年十一月，聖止差包大人，好位清官，開堂查平，權方得米債，如常連及本地頭丈也好了，不敢索詐良民，惡惡匪徒，連連磨，不討放，誰人感德，今個福仁，但今小的乃一言，豈不犯過罪？大人，你來作落榜風塵，未知何故？大人明言，下亦包公想來，此人說來，是個大孝之人了，正要開言，勸問，只見眾百姓老少不等，何止二三百人，或拜跪，或叩首，或言，語地，內中有數位老成的，開言呼大人，早有姓郭三十餘人，阻擋呼心，不許納入廟宇中。堂包公連連阻見，分付眾役，不許攔阻，客進，眾人讓來，不許查，眾人道：着分付，後進，來於廟中，包公曰：爾氏許多，有甚事情，不在此講，來至堂，胡鬧，內有幾老人曰：大人在上，這部海壽一腔心之民也，勸勞良善之輩，求報貧困，而不失孝道，供規，比近地，算他是个孝行少年，况向來安分守己，並不招非，我等小民，人人盡知，今日不知大人何故，好他若此，猜疑了，他爲留了，做不能做，小生理，母在破室，飢餓兒了，故吾服于氏，到想大人，開恩，釋放回去，倘大人不准信，現有他販香茶，但爲，愚新大人，明鑑，包公曰：爾氏，休得望，嚇眾民，違諾，原來包公的情性，不肯自認，是也，當下呼喚，登龍，趙成，鳴聲，物才，不官着，你桂，好，落，情，怎，麼，混，好，郭海壽，來，唐，盡，可，惡，喝，令，香，打，二人，連忙，散，衆，大人，得知，香，等有，个，情，由，款，上，包公曰：客，你，言，來，幾，題，曰：小人，奉了，素，牌，四，下，我，尋，海，情，願，忍，於，陳，物，又，偶，狂，風，來，得，奇，也，已，村，廟，衆，火，燃，起，半，空，中，嚇，得，各，二人，罵，也不，小，猜，想，回，不得，命，一，程，連，趕，至，太，平，街，上，只，見，挑，炭，茶，但，人，手，中，舞，住，律，衆，一，人，衆，大人，命，請，派，探，訪，故，將，他，研，來，包公，喝，聲，胡，說，風，吹，斧，劈，風，捲，碑，亦，多，是，風，的，作，怪，只，要，好，風，之，類，你，二人，故，道，吾，今，妄，疑，我，氏，應，該，重，處，二人，從，大人，開，恩，侍，小的，再，往，好，落，情，願，也，如，若，打，傷，了，小的，兩，腿，難，行，走，怎，能，奉，命，去，拘，你，包公，曰：也，罷，依，你，交，于，刑，要，引，曰：如，道，重，處，二人，謝了，起來，一，程，跑，出，趙，虎，曰：放，兒，我，二人，今日，危，於，累，籠，曰：題，幾，道，伴，事，情，故，我，則，實，難，處，且，與，汝，再，至，陳，橋，担，拾，一，回，同，歸，堂，上，實，情，不，出，落，情，願，抵，在，他，陰，身，技，罷，了，堂，中，不，表，張，趙，之，家，却，說，包公，呼，聲，和，海，壽，說，你，是，良，善，之，人，本，官，且，得，放，你，了，假，使，人，誤，計，騙，的，你，們，不，可，在，此，就，翻，嗔，嚇，眾，民，印，實，多，言，大人，開，恩，釋，放，海，壽，及，他，母親，可，以，活，命，了，包公，曰：本，官，念，你，是个，行，孝，者，內，實，你，銀，子，五，兩，回，去，做，些，小，生，意，好，供

養母饒人若行奉天之仇之輩起早已父他白銀五兩郭海壽好生大喜叩謝夫人挑回茶担行眾人多少散去皆言包
公仁德清官也且不知却說郭海壽回至太平坊上時他王担交付住所運至破家將牙門一推進內呼聲母親郭海壽
婆娘喚孩兒汝去之未久何故即回郭海壽呼母親方才孩兒担挑孟子出了大街衢未有人攔我探賈方在太平街上
忽一隊官牌素天風吹來兒方拾起早有二位根底公屋拉扭兒至東岳廟有位官員渾身打抖背裏色面已光頭戴馬
紗帽朝袍充馬靴黑亦黑我初不曉他是那位官員只道本處官員查得我的故不肯下跪復又魚唇舌長短來下眾人
索我行李此位官員見其喜悅當我白銀五兩做小陸記銀錢乃幸也故特回安慰母親要娘曰他如此定是什應官
真郭海壽曰母親汝雙目失明如若好見了此位官員只恐嚇壞了汝為惡報報不知他乃朝中包情制大人名包拯
雖道母親不聞人說包公是個朝中大忠臣為國受氏的清官婆娘曰原來此官是包公果驗也孩兒你且去請他來做
做娘有一重天罪與他面訴郭海壽曰母親有何事告訴且說兒知曉代露上包公婆娘曰孩兒吾的月貞性重大冤滿
朝除了包公跌面無私非性可伸訴也查兒往代訴終於無益也妻與包公見面方可應言海壽是白母親之言也覺更
奇了奇母子居住破家雖然貧苦但無一人欺侮母親有其姊姊之兒妻子曰孩兒此乃十八年前之罪你卻莫得知述
往請他來為娘自有言告訴海壽曰原來十八年前事也孩兒不得而知了倘或包大人不來便怎生是好婆娘曰爾
往尋尋母有十八年前大冤要當面伸訴別實不來包公定然到的海壽曰既然如此孩兒往請他來母親且將銀子收
拾好查罪奔出破家先說張龍趙虎二人奉命高燒若等候明日也不中用不如回去要獲大人志誠疾治也罷了咱們
妻與我戰戰兢兢回轉廟宇中下跪啟告大人小的奉命破家各情願真乃無影無踪之物難以搜尋求大人開微包
公一想道只狂風落帽有什麼冤情案牘只強押二人去搜家既無別事且罷了况伊氏之事要緊但遲不得日期分付
打道回朝有送與二人放心正要唱道出門忽來了郭海壽夫妻來請你去有深冤告狀眾排單喝曰說兒奴才你莫非
瘋癲的人道不迷退海壽曰吾家母有夫冤事故來請大人往告訴你們不消相阻包公見曰不用阻他原來包公性情
古怪辦事也是奇異况且今事情更又奇異想他什麼反要本官去告狀想這婦人說出此言定有來歷即呼郭海壽
汝母親在那裏海壽曰現在破家等候包公聽了分付打道往破家當時郭海壽引道前行又言眾人到門不可叫喚猶
恐驚壞母親也包公人命不可驚嚇打響當下郭海壽夫跪後面差人肅維却做太平坊上雙邊音人喚海壽因何不
做買賣官往來跑大何也海壽曰母妻包公到門告狀說知眾人曰但不知包公來也查海壽曰後面來者不是包公

起來人看見果然將軍中職而笑曰這婦人真奇合字有造化遂入住破窗雙目之睡年五十七財勢傾流莫非犯
了風輪的掠他沒有什麼冤情告訴又少兒告狀的子民是日尊大反棄老爺上門告狀想來原乃包公養果也你言我
語隨走觀看當時海壽一星茅門立着呼大人這更就走了回頭呼母親包大人到了家妻子曰孩兒且讓正這無破院在
中央待吾坐下半海壽頃命罷正婆娘當中海壽站立告道包公住帳離茅盾半箭之下命孩兒前住問婦人前未告訴
有何冤情二人傾命到門大呼婦人知悉包大人親自到此有何冤情遂走出來告訴婦人曰你叫包公來見我
張趙大罵婦人好生大胆胆敢呼喚大人名號罪該萬死婦人曰包公孩兒我即呼快連叫他進來有話對他說
致趙二人又覺怪又覺疑笑言大人目今官星不現了全這這不顧婦女二人只得重知包公言郭海壽的母親是个
柔婦人包公曰怎見他是柔婦二人曰包公將大人的尊號公然呼喚與大人往去見他答語包公曰妻本官住見他的
二人纔是包公也河坊言露分付起身有求將軍贈言包公是柔婦當如孩兒之病更有問者多人皆稱奇事論
包大人乃貴戚之官適著昔日汗城婦人真算也豈可笑可過當時包公到了門看張龍兒進茅屋中呼郭海壽包大人
到來何不說張婦人接言曰包公接來了麼喚他來相議張龍呼聲向婦人這汗城所在這敢妻大人這奈休得做
柔婦人嗚聲胡說吞也在此又居了兩道他卻進來不得不預他到里廟祭乃可面言張龍聽了不住的搖頭言大人今
日還差迷了回到京中烏紗帽也戴不穩了又來敢與大人只柔婦人要大人進裡面講話小人言此地奸狡不可以請
大人進去被言居住久了兩道大人道去不得之責包公聽了想來付度這婦人出身定然不是被賊之輩郭海壽曰母
親包大人來了且道他茅中也罷故有此狂大之言有此婦人有什麼大冤情當時包公出榜進來張龍趙虎二人扶
包公身高於茅門故低頭曲腰步進內衙將婦人一看約有四旬七八的年紀頭髮蓬蓬雙目不明衣衫襤褸面目焦
而貌却佳似非微賤之輩他說在那裏包公曰本官在此他說包公接你來了麼包公聽了又感嘆又好笑但大婦人真呼
起本官之名即言婦人本官在此有何冤情遂道訴明婦人你且近些包公又走近些那婦人兩手一攬一摸不着包
公却又將手一招呼曰再進來些包公無奈只得走近趨不上三五步被他攬着了平邊腰他呼包公接你來了老鬼道不
說包公瞪目自語曰好大宋頭婦人道妻本官下路是何處故婦人曰女依吾跪下我可訴說前情包公只無奈說
聲也郭海官且下跪致趙二役見大人下跪他也同跪地下郭海壽見了到也西笑起來當時婦人將包公的臉上左右
遍摩一樣在他臉後摸月三又覺將指頭摩了摩捺了捺遂說兩聲曰正是包大人了一些也不錯包公好生疑到

覺難明不疑他同謀過場人果有什麼緣故大冤債連連說明和只是那婦流珠一服呼聲包大人說果有極大的冤屈
之內十八年又惹起生金到在雲中人分件想心今日伸冤有報只及大人對各一力担當方得一相宜森嚴隨復光日
月也包公過了曰本官有與事在是安急急回朝汝既有冤債連連訴明待本官與你伸冤當時過場人呼聲包大人且
請起只包公果然說得酸麻痛了兩腿只得立起一旁不知婦人誰說出什麼冤債且看下回分解

一任風波帳而包公力辦搜求親此道重大事件怎肯輕信放過故史有陶羅包侍制之傳與一版謀案小人何足輕
重而求人保護如此守云以其行李所以期延重刑以其忠民則所足見愛者行孝也如不忠不孝之人亦不足重愛
哉 聽蓋下而仰之以嚴求必過於慈慈憐之以嚴求必由厚理使况公乃我朝重望大臣驕為親母極種婦人一看
清快是人所難忍者而公反多言懇勸討復被免所云克克元仁公具有焉

第四十八回

候審無心罵事重

訴冤有據合奇誌

詩曰 月缺重圓自有期

訴提前事實堪悲

玉清金桂載城土

遺殃千古最為奇

當下場人曰包大人你乃鐵面無私的清官實元明多少竟重案只愛我此後冤債虧不白了包公曰到取什麼冤
債休得含糊過場人曰吾原乃先帝真宗天子西宮李氏正宮即今劉后也十八年前吾與劉氏同在慶雲宮時真
宗天子與寇準丞相往解州之園御駕被征即日尚未是也我在宮中產下太子宮城內監已有知悉遂一刺開正宮
劉氏思有故生太子不知一刺傷生不測起於目前包公聽了雙眼睜張想來若是真情此是李宸妃娘娘也當初先帝
與兵往濱州去後二載吾由開封府後陞知法院當在城中監政又聞你在宮中有何人起禍婦人曰只為正宮劉氏心
懷妬忌與着內監郭槐同謀惡一日劉氏自抱公主到我宮中來以言之乳妻香乳娘懷我當時劉后飯裝善恠地
太子又避吾到路過宮飲甚我即順情即日同行當時相避內監郭槐把持太子同他置食早已送過我我也不好與早
地每行復來飲甚已畢妻取回太子他言郭槐已送過太子先回宮中我並不問他至回內宮有宮娥言郭槐方才持
太子放下籠絡梅是藥煎不可罵他又用被羅帳蓋上夜以連是真情又思小孩子不多罵極至晚擺開羅帳要看兒不
不料竟得死去連濕牀上睡的血淋淋的死攪榻也方知劉氏郭槐計害是特以因天子與兵未回河汾仇山萬貫港
置知是夜劉氏郭槐殺天胆大又生惡計埋官於西即晚放天殺香袋害官當時得道宮女悄悄通知盜取金釧叫我打
扮太監腰挂金牌連夜逃出后穿門賊出時說明太子又付陳琳將抱去故又指點我明別典去路且往南清宮八王爺

府中款款說說且他心甚羨慕之人定欲殺留且待為說回朝然後奏明此事仲卿奸惡狠毒自難逃脫當日只是心忙
意亂依此而行包公轉到其間連忙跪開數步又跪下曰未知太后收留否婦人歎曰武乃女流之輩入選深宮從不
曾衝關時一行焉知八王醫府在御方殿奉不到而清宮可堪黑夜中孤身受驚噫天似無步行步跌個影生疑忽看後
面似有人來追定胆教心驚身骨跌仆進民家門首豈知此家是一孤婦姓郭夫君上年身故但此婦中年八身值六甲
當夜被賊強劫吾進家門八來由收亦不敢說明露迹偶言夫死若姑連勒改節不從私為逃避但此婦人原道有權收
留伴伴使來生下遺腹子攪得半截可惜此婦一命歸陰只得各將此嬰兒撫育未及一載又遭回慘可憐湯盤火災累
及遺棄一物難逃必得逃命出於無營逃去京城後來得聖上賜匾聖知八王爺上年已歸仙界聖上賜朝未及半載
又聞姑姑夫帝歸天直知老身無望還宮也保守此被窩在指尤陰符已二十載包公曰請問娘如何度日婦人曰官
衆也覺悲慘守此被窩即得親情有賴只得沿門求乞以度殘年極幸兒長大成名海壽年文十一二知知李順娘鏡
母子相依實難苦麼幸得他一日拿物尋下些小生意度日不料連年來惜如珍至夏天身受蚊蟲毒咬天寒不得暖服
沾身春秋苦極直至今日天又腹裡苦寒只有自知道數年雙目性瞎了若非孤兒行孝供養一命亡之久矣言罷了噫
哭起來咽言寒喉說言不出有郭海壽在旁聽兒罵苦下原來我身不是他產下的嫡母早歸成世有包公帶費心說娘
娘你既長成兒子何不叫他引汝到南清宮去甘心受此苦楚何也婦人曰大人有所不知古言畫虎畫皮難畫骨人
知面不知心剛做了娘投羅網思脫難免包公曰請問娘娘當年太子後來怎生著落婦人曰方才說知寇宮女邊環來
敬說尚未說時那日狸貓換去太子劉后差宦女將我兒撈回金井池幸他不知加害奈何救難救幸遇漢再進宮始
抱太子到南清宮狄氏收留數年後八王歸天郭夫帝尚未被歸回朝後朝頃詔立八王長子為皇太子故吾知當今是
昏親她只可憐母在破窩苦捱受盡凄凉再得雙日失明母子相依昨夜三更時偶得一夢只見一神聖自言表表東帝
言吾目今空室已過有清可待明光我即問清官是誰神聖言有龍圖閣侍制包大人乃忠硬無私清官斗身將此說情
由訴知許我歡喜露我得月光圓也我又聞陳州地方多少官首來接那知誰是包公大帝又言妻知的曉知包公不
他程復生成德月三又肯是以真方才騙有三又真覺方肯吐實十八年前之克若得大人與我斷明此案感德如天了
言罷下波一行郭海壽熱不可忍母親說然當今太后有此克克這此磨難在後並不洩出直到今天才知他不是我
生身嫡母但太后遺此大罪不查其真當今聖上又有張龍趙虎聞此流言唬得魂不附體依伏地下不敢抬頭包公又

請問娘娘那番令儀是汝所處有什麼憑證婦人曰何嘗沒有記認于掌山河是瑞社極德四字為憑乃是吾婿
產兒子也包公制伏孽孽吐舌稱曰可憐娘娘遭此十八年苦難敬臣也罪該萬死婦人曰大人言差了此乃吾是該
有疾父也若究明此事絕不認得郭槐望祈大人為吾表白重究難在破案也可瞑目了包公曰娘娘且自開懷臣今
日趕回朝中彼此頂烏紗帽不戴也要究明此案望祈娘娘放開心懷且免傷性婦人曰若得大人與吾申明免傷吾後
何憂也包公曰娘娘且耐着性等候數天回朝將此事究明少不得萬歲也批卷寫自來迎請婦人應諾當日包公差人
進嶼地方文武官員前來朝見太后宮院趕辦不及須臾奇推樓房首取觀名情弄了相尋三月初天氣尚熱趕辦些
暖服佳餚供奉雙目不明連即延時醫調治若一人患極作歌若罪論兩名批單如履分報李氏曰大人不必費心老男
又居破案落難已久侍奉又有被免且代娘娘叩謝了包大人海壽請命上前呼大人合家母托於女折代仲克包公曰
多在本官担承海壽曰如此叩謝包公想承此人自今難為吾內但與太后子母之禍倘聖上極了母后也是一个王弟
玉兄了當時連禮起來連個不救當為臣極當報君恩婦人曰大人快些請起包公曰謝恩娘娘十跪起來立着仔細看
娘娘髮髻蓬蓬衣衫襤褸瘦骨傷心去下龍樓殿御記在宮破案落難十餘年幸得私兒身奉他直乃聖上教母之恩人
慢語包公思想眾排官眾說有案外觀着眾人交詢接耳多稱奇異再不想這私兒婦人是一位當今的國母一人言曰
曹記前十年到門討食孩兒向地哭泣哀哀被吾痛罵吾才硬去捉來母子不再來了早知他是當今太后也不該如此
輕慢他果然海水可殺人不可重也眾人聽了皆是歎息且不相此時來了許多眾文武官附闈人驅逐散不許囉囉
只見破案門首差着包大人眾官員全來奉兒坐首曲膝眾官曰太后娘娘破案落難卑職等差出於不知罪容難逃
包公含笑曰本官道經此地却知太后在此可怪你們在此為官全然不知少不得本官回朝這充春開聖上起來你們
官職可做得安否眾官員皆俯膝再拜大人格外開恩卑職等不知太后落難竟有失於覺察之罪求大人海量姑寬
包公問過一番曰汝等文武官員到此理該朝見太后也眾官員應諾即於密門外文東武西道名道進三呼十歲朝見海壽
連連跪見呼母親外廟許多官員在此叩見婦人曰叫他各請回衙理事不必在此伺候海壽嘆曰眾位老翁們聽吾
分位家母請各回衙理事不必在此叩懷眾官員聽如此批果但不敢動身再故包公曰卑職方才奉命已差人進朝催
覓批道了環隨朝服包公曰如此才為忙進內曰臣等被教重娘娘婦人曰大人有甚商議包公曰臣等國家大事即
奏送朝進殿政陛下賑濟公務事回朝不想偏遇娘娘一柱大吏更不能執國臣已着地方官好生安頓娘娘臣即列駕

這望娘娘勿得見怪。臣回朝即奏明萬歲。理明此事。却排駕來迎。請了祈娘。娘且放寬。他在唐殿。死婦人曰。夫身久居破
窳。今何用奢華。竟費感心。徒念且不以官員政務太繁。宜可再尋他。有頃大人傳知。眾官一概俱死。日中不必來到。包大
人辭出。岳門有言。謝眾官太后分付日中。朝見問安。一概俱死。以省煩勞。此皆太后仁慈體恤之意。但國庫宜可慎於
單之地方。才言宜。必當依制。但本官因有急事回朝。眾官連連共議。言罷即分付起程。眾官相送。原差役一路呼道而去。
當日。張趙二人安心私議。曰。落帽風。窳乃奇事。叫我二人好苦。羞也不想舒落帽。飛放出天。大重事。大人又一力水。但
不知此重事能辦理得安否。住語。包公回朝。當有眾官見包公已去。不敢進茅門。只在門外。少刻有幾位夫人。各帶婢
內。朝見。請安。請望娘沐浴更衣。宜知太后也不沐浴。也不更衣。言曰。吾在茅屋十幾載。已歷苦難了。不必你們費心。各自
請回。眾夫人自覺不安。即知太后執性如山。眾人無可處置。又有承辦後人。會上眾位老翁。言已難免了。幽雅室一所。可
權為宮院。又請太后遷居。直知太后又言。茅屋久住。不替眾官多議。且各回衙。眾官再三懇勸。太后只不允。請眾官無奈。
只得於茅窳前。築立刻碑。工起。連宇。居一日三次。費錢幾萬。一切調劑。眾官商議。太后不願。更在只求和。海壽。可准。
當下。眾官求懇。求和。海壽。曰。此吾娘親。不慮更衣也。非眾位老翁之答。且請回衙中。不然。反激他。恨了。眾官無奈。只得聽
其自便。當時有男官一班。女夫人一班。天天來請安。太后有百味。珍饈。多不用。母子只淡飯。清茶。常用。切。唐。破。窳。了。讓一
人不用。仍打發回去。眾官少言。太后多事。百姓私話。即說包公不分。置。夜。趕回朝中。其時。乃三月初五。伊氏夫人。初二。終
世。不滿。僅得。曰。天。包公。一。道。明。射。府。天。色。已。晚。回。至。衙。務。中。眾。役。人。齊。齊。跪。接。至。了。內。堂。夫。人。迎。接。坐。下。先。請。安。復。問。老
翁。奉。旨。職。如。今。回。來。某。非。充。了。公。務。也。包。公。曰。職。如。公。務。尚。未。清。楚。但。本。官。因。國。家。大。事。而。回。夫。人。又。要。請。情。由。包。公
曰。國。家。政。務。非。人。所。知。不。必。動。問。夫。人。不。敢。再。言。只。命。人。傳。過。與。老。翁。喜。言。難。句。飢。民。苦。楚。別。的。不。言。欲。知。包。公。來。日。面
聖。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西宮李夜地史言是生帝劉修。後讓為己子。然而仁宗即位之後。已歸仙境。與此回逃。離而出。有異。故據此文。綜曲折
亦不深。委史。更而廢之。壽之。耕於。歷山。說之。在於。塗。瀉。且。期。後。日。一。作。聖。君。一。位。賢。相。第。未。繼。耕。定。之。任。何。人。知。之。即
此。婦。人。不。過。包。公。亦。無。太。后。麻。於。茅。窳。中。之。事。於。此。可。見。凡。事。已。定。官。道。各。有。積。不。獨。常。人。有。然。即。出。箱。故。李。貴。顯。未
有。時。分。而。進。也。觀。包。公。之。答。謝。眾。僚。可。見。其。任。民。為。國。志。若。如。公。之。為。君。任。志。不。獨。宋。世。之。不。可。多。得。也。

第四十九回

包待制當殿劾奸

沈御史獻書定罪

詩曰

忠義賢臣慎性國

有如奸佞必欺君

倫常不立徒驕味

洩瀉難逃殺戮身

次日五更包公進朝先聚集於朝堂文武頭學堂內有幾位忠良問曰包大人昨晚事已畢了包公曰言未也內有眾臣曰既然昨晚未完大人這朝何事包公曰有幾事這朝非此制所宜少俾使眾人所聽包公是令陸東西生或議論性情暗里機關無人可曉又如不悅的嚴國天想這包黑面忍而遲朝不知因何事情只恐他月月年年不在老大目前吾心可活活了少言國大自語不喜當五更初只能得景德鐘罷鼓聖駕登座東華門內文官進西華門奉見武官奉王親國賦也不曾在正陽門而進文武官會增入觀已畢執事官跪有黃門官啟奏某殿有執國開待制包大正在陳州遲朝現在午門外候旨天子宣旨傳進黃門官領香宣進殿面與私督臣三呼萬歲朝奉已畢天子欲煩傳眾臣曰朕命賢卿賦公務完畢否包公曰賦臣未了天子曰卿公務未了何故忽回見朕包公曰臣欲潛下臣無事不敢私回只為奸臣欺君騙法但國事大軍非全小致慮容致毒成群暗裡欺君候國陛下雖不曉老臣在外盡知是以不分晝夜奔走來奏明陛下制奸除佞以光江山強動之憂天子曰卿所奏奸佞出於何左和秦朕曉包公曰臣知者奸佞出在朝中君王問秦者有兩班文武不知又是那一個物了包黑之性當日又幾位不法奸臣多是面面相視天子曰滿朝文武八人赤胆丹心為國即家知道誰是奸臣當時包公向兩班文武皆不相識只要目直視沈御史只有沈翁低頭下首只是他直言無隱便是奸臣心裡不覺驚跳起來包公奏曰臣啟萬歲沈國清乃是奸佞之臣沈翁聽了越發心駭不想他言我是奸臣但本官未允作此不端之小事我今並無半點破綻也隨處分君王聽了問書曰包公見沈國清是奸臣也包公曰沈國清是個欺君騙國大奸臣他現國法之重君王正要問言有幾個人出班曰臣啟萬歲天子曰卿物有何奏聞曰臣奏包拯欺騙陛下欺騙國法內何能欺公務未完又非奉旨私離陳州飢土忽地回朝羅告鼓告他欺騙朝臣冒君主不可聽他惑言命被往陳州縣飢完其公務乃可飢民方得活思天子聽了微哂一聲正問言激惱了他包公叩謝天來官非干及臣下官所奏別官似今天學事堂了君王曰被不干涉卿卿何煩多話當時國大也驚無顏敢怒而不敢言君王想包拯原乃正真之人不奉旨色一日忽回想必國圖有重要事情即呼包卿有奏速即言明包公曰臣啟陛下楊宗保領職邊關二十餘載辛苦法圖報主亦俱深知即狀王親夫征衣旬日討回又有大戰功可被罪五官以事守備父子謀害虎符逆害乃有功而被殺戮此乃按賊軍法而辦宜料李成妻沈氏不守婦道聽敵前來告誦即沈官記天願我主未明刁狡之弊委曲多端差誤武往誤朝心知會事不盡竟忽就圖謀謀報多乃敢告佞臣

也。又被林清忠怒詐在打每飲花。犯了法律。當下包公尚未奏完。說的國丈也不耐聽。急急奏道。陛下。包拯乃無証典據。之被陳州遠隔。強關數千里。是廷之外。焉能一一皆知。况他不奉聖旨。民飢未忍。或氏豈不仍定飢苦。望吾王復令他往陳州救濟。飢民方不負公務也。包公曰。國丈何須喋喋。多言善非為國家大故。必不捨公務而私回也。特為國除妖。與汝何涉。當時君王點首。呼包拯在陳州。果也。怎知邊關委曲情事也。須細言。朕知包公曰。臣敢陛下。臣在陳州。不但這廷之事。明勸朝中大奸。權欺君。壞法之事。一一盡知。容臣細奏。前數元朝內奸臣。主唆國人。叩關上呈。御狀。我主但聽一面之詞。准狀。替交沈國清。申辨。聖上仰知他存私。意謀功。德不究。孫武詐。賊。獨究。失征。衣。嚴。刑。暴。其。責。臣不能成。格。但大沈國清。假造口供。以欺陛下。若非余大君。道。相。分。辨。無。建。首。國。難。免。死。而。功。數。元。老。一。旦。傾。覆。於。在。死。中。此。等。欺。君。誣。法。之人。留為國患。臣敢趕急回。一激。底。澄。清。定。辨。奸。臣。不。兩。立。於。辨。堂。也。言。奏。一。番。嚇。得。班。中。文。武。沈。御。史。熱。作。即。時。特。生。怕。連。國。丈。也。覺。心。怯。君王大呼包拯。汝果能明其中原。而且細細奏來。當時包公將三月初三在陳州路遇怪風。冒體。是夜似夢初覺。只見女鬼。呼言伊氏。名貞娘。道說丈夫是西臺御史沈和沈國清也。君王聽至此言。向沈國清曰。此姓名可是卿之妻否。文班內有一內閣大臣。文介博。欣然奏出曰。彼伊氏者。臣中表之戚。自少年時有賢德。素多堅貞。沈國清所配。妻也。當時君王聽了。點首。再請沈國清。但他方才聞包公之言。已聽出原神了。毛骨悚然。心胆戰戰。不敢指。君王詢他。答言不出。茫然不語。君王見此。滿心疑。因問他口。也不開言。曾國丈好生着急。想來。機關定。實。實。實。又問包拯。道伊氏有任。原。家。告。托。於。汝。包公曰。據伊氏訴言。丈夫沈國清。貪君之祿。深負君恩。又言及沈氏是他胞妹子。只因妹夫李成。父子冒認了狄王親功勞。被楊元帥所殺。故特來求免。胞弟。聖上准狀。差官。詐。廉。持。武。政。君。誣。夫。身入奸臣黨。並他勸諫。大夫多少。不但不從。反遣其殺命。又思丈夫作此歪心之行。日後終無結果之美。故早完性命。以望大夫改善。離奸之意。又為君扶保。忠。臣。知。晚。忠。君。大。而。此。等。賢。婦。名。播。人。間。留。著。青。史。故。臣。得。此。一。信。趕。速。回。朝。以。分。清。白。奏。聞。陛下。連。辦。限。奸。刁。可。倘。或。擊。天。柱。棟。忠。臣。被。盡。情。一。網。打。盡。聖。上。江。山。推。與。保。保。君。王。聽了。包公之言。如此情形。君王曰。朕知前。這三個奸臣。聽了心中。疑。疑。不知。措。置。須。待。即。沈。御。史。強。詞。幾。句。又。思。量。果。然。自。己。過。處。都。被。他。露。真。情。只因包公先奏。明。眾。奸。賊。竊。受。說。得。嘿。嘿。茶。茶。即。嚴。國。丈。亦。是。干。連。重。係。人。原。要。將。二。人。皆。勸。的。只。因。包。公。比。別。臣。不。同。他。是。個。骨。硬。性。熱。不。肯。飾。詞。况。且。才。與。他。辯。論。太。多。似。于。他。自。涉。了。致。他。在。旁。不。識。二。目。時。時。看。當。自。君。王。呼。包。公。惟。據。鬼。魅。之。言。作。不。得。真。實。不。得。為。憑。也。况。且。數。天。寡。人。已。是。官。前。往。邊。關。各。取。狀。楊。二。臣。回。朝。了。直。待。卷。八。親。自。問。供。也。

不必怕家費心且不要耽擱在此地往陳州報救訊內情充公務回朝房報御發包公曰陛下若楊元帥領命邊關無事
平寧之日尚且不可一日失守何況目下兵臨城下之秋若狀楊元帥等子取進京邊疆重地萬一有失江山即難保于
這是斷然動不得也臣斗胆已將御賜龍牌奉旨欽差阻攔止步恭候聖命違慢若論陳州之境報訊普遍不日內可以
功成也政臣敢於交代與州官代辦與無怪民之慮了茲有此駕報陛下勿云鬼魅幻境盡信臣曾感見之於夢
只有自欺自怙臣料得定是真情故敢力辯以分清濁也伏乞陛下發臣司獄是非公私斷不悞的嘉祐王道未開高有
沈國清忍耐不住只得是淫溺伏曰臣也有奉臣嘉祐王司獄家有何奉言沈國清曰臣妻伊氏乃急病身亡並非惡忘
自盡自鬼魂報來悅仲寬的幻事此乃包拯狂妄極言耳伏乞惟我主睿聖天聰勿准包拯妄言極奏仍命他往陳州
賑濟飢民為上又免他在朝妄生枝節也包公曰臣也有奉前時臣借聖上三件活命的寶貝曾救民間死而復活又今
日御史被王恩內監所害也是臣救活救主所目親自伊氏依然身死望我主再借三般寶貝與臣伊氏定可復活也
細細審詢定知內中委曲之事以明其曲直免叫忠良堂在沈國清回臣妻死多日已經殮棺或掩埋墳塋也皮骨已
消化了焉有死而再生之理包拯強言奉奏非思害臣一命耳望我主勿聽此言方免死者不安這一番言激得包公
怒氣勃勃呼一聲沈國清休言此事語你妻伊氏曾經活命現我王恩死了尚不殮棺成殮將尸埋掩泥土中你乃一則
薄之徒今日竟前尚敢誣奏說什麼博棺成殮什麼肉體消化沈國清聽了此言心中猶如火焚振抖騰騰不得復回國
大也覺心驚當日伊氏身亡時沈國清在國丈前未曾言及如若風流如此不法事定然要叫他博棺埋土的當日國丈
亦道得面色通紅茶茶看着沈國清想來不該上掩著王封誥命的夫人實乃欺君辱爵大不敬也尚被包拯起了尸真
是罪如重大怎能輕放不衣屍潔自縊當下包公寫前請家起尸勿要遲死却任衣冢功詐騙事嘉祐王已准命即曰
依卿所奏可起尸救活伊氏名回飲差吏取扶柩二臣此輩重大卿須嚴加細究審明實定案包公憐臣傾命天子又
勸門博棺出死者時萬萬國人首三件遺魂活命曾見付賜包公已事忽陸中問出孫兵部啟奏他一來不服包公多招
惹濟二來協助者孫武弟比連他伏奉金陵曰臣兵部尚書孫秀有奉臣奏據包拯有語伊氏的屍骸埋於那處土中如
若起不出尸實包拯已該有証奏欺君之罪包公曰臣也有奉臣據伊氏告訴之詞已知其尸骸在於沈府中書內府前
東方棧花樹旁泥土之中伏祈我主詢問及沈國清可知真否了嘉祐王曰包公之言是也又曰沈卿此事果也是否當
時沈卿史施心中又罵又能身披焚戰料想騙人不過強辯不得只得奏曰臣妻伊氏果也靈體掩埋於後園桂樹旁

土內嘉祐王慈子龍燭大然唱聲無懼取君斷岳晚難救怒王封命婦不得懺悔成微靈體輕全無夫婦之情倫當倒
置鐵連三網其此為甚當今值殿將軍時此取君賊臣奸下去了登時刺冠帶卸國大也難開口來說一班奸黨盡吃
京信只有滿朝文武多言有此贈笑是日包公領了三般寶貝列了聖駕帶了沈御史出朝而去是日天子遣朝文武各
散內有飛官員多好議論者承回仍在朝內忠良叔話一處奸佞某會一處有言這惡奸佞臣作此時至虧心之事偏
害忠良如今一經包拯之手看汝怎生脫逃的又有東好實也有一番議論不知什麼言論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賢命婦得救連陽

忠使臣湖原朝案

詩曰 昭昭天理直存私

愚惑分明報有期

未到拋球仍不悔

一朝散露禍難離

當時朝房內與沈御史學交的官頃。位言我話多言沈國清不道情理將王封誥命夫人不懺悔成微靈體輕全無夫婦之情倫當倒
置乃取若重罪今被包拯判定破綻偏或起尸被他教注汝罪竟道刀而亡了不喜奸實紛紛議論又言包拯自己付麼
倘將孫武殿回衙猶恐情虛難免反為不美着令殺就趙虎領了三件國寶公又邀同孫侍郎帶同沈御史往他府衙而
去夫有種兵部到也心上不安不知包拯果能起尸否并他連同孫武弟兄以故心故不下全至沈府而來然當日包公
拜林然孝太后之事不健重表揚扶孫光之事只因伊氏的尸骸過不得七天滿至七天難以送陽了故以救活性命為
先故將孝太后之事暫且丟下此一番仍驚動多少人而言言論紛紛有連連跟隨觀看聞人不少不關正傳不用多提
有包公一到進了御史衙門家弟兄並至招進沈國清無數役人從後徐進內沈御史只得引至裡廟大小衙役房夫人
等就拜寫道不小議論私款不明大人犯了何法包公來抄沒家產當日沈御史指明理尸之所包公與孫家弟兄一全
舉目莫見一株小小樹乃月桂也是新種植之葉包公立差批軍將土泥扒開扒去土泥仍覺淅淅風伴伴之象穴內有女
尸微面目如生略不改色包公嘆惜曰可憐一位賢德夫人遭此大難二弟兄弟也覺瑟瑟沈御史見了心中暗問莫不
不言包公又曰這尸骸是汝妻否沈御史回言是也包公又分付董超薛霸二役小心細細起尸汝將靜心一總二个排

軍前命即將尸骸悠悠扶起。安插得靜所在。又命徹趙二人將溫涼帽子戴上。夫人頭上這塊沈扶案首下。這塊香教在。身上今四排軍連繼令他。丁了環侍女進前。有二陳兄弟正在前門。不想包黑之言。盡有應驗。正要到了。包公同觀。有包公含笑曰。今將軍連環侍女進前。下他是胡廷重犯。那里放得此法律。當然判軍項命。却上前將孫侍即拉足。非兵部見了。大罵賊狗。負前喝聲。包拯泣非奉旨。志生胡亂。每人快放了。吾弟弟事。干休若不依時。與銀面。若包公含笑曰。這是案內是汝弟在其中。他原是胡廷犯人。是非且待氏。活了。免白自分。若詢問後有罪時。應該死。倘若錯解。無辜。你執定罪。下官大人且請回衙。休得多言。原來孫侍即仗着王親愛。用直橫。才直橫欺侮同僚。單保包拯的硬。性當日。合想不言。分付打道。回到威府中。另有一番。他孫單衣包公。分排軍。而人出外。押着了。孫侍即。沈御史。一全收集。天牢。但侍即不上刑。只因奉命。止拘。阻地。不回衙。隨惡。深好。實事。又生枝節。當日。沈府家人。僕女。又有。素蘭。中女。躲避。房中。暫開。房門。當下。包公在御史府中。就攔。只待。放活了。伊氏。然後。回衙。問供。又分付。公堂。上面。柱上。名。有。包公。下。跪。叩首。當堂。告。祝。上。香。過。往。神。祇。地。府。開。卷。本。都。喊。喧。伏。惟。維。信。官。包。拯。一。一。說。告。奸。臣。誤。國。之。由。立。心。秉。公。執。國。之。意。祝。告。已。畢。仍。起。於。公。堂。自有。沈。府。家人。送。送。茶。湯。美。日。天。狀。將。近。黃。昏。夜。醒。飯。陳。佳。釀。美。饌。送。至。包。公。用。畢。又。言。包。公。在。沈。衙。夜。膳。自。然。挑。軍。校。八。多。在。此。用。膳。已。畢。不。和。又。言。陳。兵。都。來。到。廳。前。又。國。丈。康。太。師。開。言。子。賢。婿。女。住。沈。衙。中。可。知。事。情。怎。麼。孫。兵。部。曰。岳。丈。大人。休。要。說。起。可。恨。恨。這。包。黑。全。無。半。分。情。面。一。到。沈。府。中。果。於。沈。土。中。起。出。一。女。尸。骸。面。目。如。生。並。本。腐。爛。又。將。吾。弟。阻。留。下。言。他。堂。內。之。人。難。以。釋。放。因。與。着。孫。兄。一。并。收。禁。了。倘。若。伊。氏。果。被。這。包。黑。放。活。這。孫。兄。是。連。究。明。此。事。吾。弟。與。沈。兄。却。難。逃。了。康。太。師。聽。罷。填。胸。再。加。深。恨。包。拯。不。往。陳。州。特。趕。回。朝。論。說。此。事。連。及。老。夫。也。有。千。條。日。夕。使。吾。不。安。又。呼。暫。將。吾。想。天。國。者。十。日。之。間。十。分。情。面。難。說。合。此。事。易。了。妻。兒。嫁。何。不。隨。棺。併。埋。孫。相。均。氣。亂。埋。於。土。內。沈。厲。冬。寒。需。雪。天。自然。肉。體。不。消。化。了。聖。上。三。件。法。命。這。晚。曾。見。出。在。東。洋。高。麗。太。宗。時。入。寬。留。傳。至。公。前。者。包。拯。曾。教。過。被。寬。肉。命。今。伊。氏。又。嗟。包。公。傾。軀。復。活。是。傷。必。死。被。他。死。出。真。恨。二。人。正。法。難。免。一。刀。之。慘。連。及。老。夫。有。碍。的。今。日。事。情。破。綻。盡。洩。即。深。宮。通。緝。也。羅。解。教。得。二。人。之。命。孫。兵。部。聽。了。長。吁。一。聲。可。憐。吾。弟。一。命。決。送。於。包。黑。賊。之。手。住。說。前。時。之。言。回。文。只。說。包。公。是。說。用。辱。事。已。有。一。更。時。鐘。只。覺。寒。風。慘。慘。香。燭。一。明。一。暗。家。人。侍。女。在。廳。侍。伊。氏。夫。人。聲。聲。呼。喚。少。得。初。交。二。鼓。包。公。早。已。傳。命。他。家。人。對。夫。人。曉。諭。連。連。用。火。盆。四。圍。暖。去。再。一。刻。只。見。夫。人。手。足。洋。洋。轉。轉。口。氣。一。呼。一。吸。有。幾。趙。二。人。連。連。照。鬼。故。上。包。大人。伊。氏。夫。人。轉。活。還。陽。了。子。又。連。觀。已。活。動。的。清。形。也。包。公。聽。了。言。

已也。他這好子。然也在土殿元身。體定活了。寒土之氣。分付進。隔長。滿。對他。存。下。二。位。傳。言。有。傳。女。車。位。往。取。是。湯。順。道。
人。中。有。包。公。因。印。信。上。蒼。已。早。已。有。三。更。時。分。伊。氏。夫。人。影。身。移。動。二。日。微。風。一。注。味。泪。包。公。離。位。連。走。觀。心。頭。
喜。悅。又。命。朕。的。寶。貝。略。言。夫。人。身。在。更。隔。陰。數。日。今。幸。喜。逢。陽。皆。聖。上。寶。貝。之。功。又。分。付。沈。府。家。人。細。心。扶。起。夫。人。為。
上。人。叫。喚。得。女。煩。安。殺。動。左。右。不。要。動。賊。守。候。夫。人。為。妾。又。言。伊。氏。元。去。數。天。今。夜。難。別。道。兩。個。尚。未。醒。靈。此。不。得。平。時。
心。神。快。任。一。言。也。說。不。出。來。只。叫。得。一。聲。苦。也。堂。下。眾。班。侍。女。道。著。包。公。分。付。扶。挽。夫。人。進。內。心。扶。侍。夫。人。不。浴。更。不。
又。有。許。多。信。婦。家。人。多。說。包。大。人。神。子。清。官。將。香。家。夫。人。救。活。交。頭。接。耳。的。喜。熱。不。言。眾。人。紛紛。明。話。伊。氏。略。略。解。當。
包。公。又。喚。役。人。將。後。風。土。穴。填。平。分。付。從。役。一。同。回。府。已。是。四。更。時。候。至。天。色。漸。明。帶。了。三。件。寶。貝。要。做。道。聖。上。復。命。
天。色。尚。早。若。王。尚。未。坐。朝。文武。官。員。多。在。朝。房。候。駕。當。日。伊。氏。夫。人。復。活。文武。官。知。者。恨。多。私。言。包。公。是。位。罵。人。不。久。又。
好。人。救。活。其。非。他。不。是。吶。問。之。人。奉。天。差。來。奉。教。世。人。不。識。不。為。忠。佞。多。少。言。談。只。有。陸。勇。感。洪。心。焦。切。問。有。什。麼。惡。
來。答。說。不。多。將。聖。上。登。殿。文武。大。員。虎。拜。已。畢。分。班。侍。立。有。包。公。執。笏。當。朝。俯。伏。而。奏。曰。老。臣。包。拯。見。駕。聖。上。先。詢。問。伊。
氏。之。事。包。公。奏。曰。臣。故。陛下。即。伊。氏。已。於。昨。夜。二。更。時。候。復。活。然。而。再。生。之。德。皆。仰。陛下。洪。恩。也。今。臣。復。命。并。交。還。三。件。
法。寶。天。子。聽。了。喜。氣。洋洋。言。曰。活。人。之。命。功。德。彌。天。今。包。公。數。次。救。活。枉。死。之。人。乃。代。天。活。人。其。功。不。小。上。當。賜。福。無。涯。
了。如。此。報。也。難。及。了。但。以。後。知。有。被。辱。身。亡。者。仍。然。又。持。此。寶。符。來。得。去。宜。不。周。折。端。事。如。今。將。此。寶。貝。三。件。賜。與。包。公。
收。護。以。後。若。遇。冤。屈。枉。死。便。宜。行。事。奉。教。可。也。包。公。謝。恩。道。有。奏。言。曰。非。教。陛下。臣。死。害。事。沈。氏。呈。狀。重。案。伏。乞。陛下。將。
過。問。楊。本。章。并。沈。氏。枷。狀。一。并。賜。交。於。臣。核。對。分。明。併。求。勅。符。其。具。實。與。臣。方。能。面。呈。詳。明。奏。王。曰。依。卿。所。奏。命。內。侍。
速。取。呈。送。楊。本。章。並。沈。氏。的。枷。狀。又。宣。下。天。波。府。立。取。原。封。卷。一。併。勅。交。包。公。究。辦。明。復。查。包。公。領。卷。收。接。了。本。章。如。
狀。嚇。得。麻。洪。漢。身。汗。下。手。足。俱。麻。想。來。曾。主。君。見。不。善。接。交。本。章。猶。可。這。原。狀。交。與。不。少。包。黑。好。不。利。善。非。此。別。位。官。
員。可。以。用。些。情。面。的。事。沈。氏。乃。婦。女。之。流。倘。重。究。起。御。狀。那。人。代。罵。那。沈。氏。廢。生。跌。口。綱。牙。難。抵。他。刑。法。判。審。倘。若。揭。出。
狀。詞。是。老。夫。做。的。那。時。烏。紗。帽。子。戴。不。穩。了。國。文。自。誇。著。為。當。日。包。公。將。本。章。御。狀。一。一。看。明。再。教。奏。曰。楊。崇。保。的。本。章。
上。只。有。沈。青。一。人。這。賊。包。公。又。言。孫。武。到。則。倉。庫。不。虛。只。恐。賬。目。多。少。並。不。陳。及。失。衣。冒。功。的。隊。與。與。沈。氏。所。呈。狀。上。
情。節。毛。不。相。關。此。中。光。破。破。曉。數。也。惟。楊。崇。保。身。存。邊。廷。主。帥。就。率。兵。械。二。十。餘。年。數。世。忠。貞。將。士。為。朝。中。棟。梁。臣。即。聖。
上。也。知。他。是。忠。心。報。國。之。臣。也。怎。為。私。庇。沈。青。而。傷。害。有。功。李。臣。作。此。不。良。而。以。欺。陛下。他。既。奸。貪。之。輩。決。無。欺。君。之。

行從東歸人告狀定有主唆之人臣聞常多年屢試十有九驗那沈氏婦女之流那有此等天良量內中豈無胆大勢極者吸得他敢放胆叩關來肯犯天顏當此之際陛下也不消追究主唆之人若非伊氏棄世新免險些奸臣以假作真而忠良反遭誣治矣天子聽了言曰當時原是朕之過也又詢包公主唆是狀者汝可知否包公神明推測十有八九是國丈專主但想這奸人非別人女在宮中做書記得君寵幸料想今日報他不對香且留些地步也罷倘若不提出唆狀之人反被道是奸言吾如識沒用了不免說書機數之言恐嚇他一番便了即開言曰臣觀此狀詞句句言來不勝利害則懇切而平等人也吐遠不出定然朝中大臣主筆方得有此報效之詞將臣嚴究出其人定不輕縱只求陛下准臣嚴究國丈聽了包公之言滿面變紅而白又播不得言天子又曰包公腹思朝內大臣那則報官惟李次氏在着邊關至此數千里况做做武員之妻怎敢點綴朝內大臣據朕思來這是國上書天批說也定論不來卿也不須深究其人李包公曰臣啟陛下這不是臣定究主唆之人但道主唆者看律法律甚輕居心太狠要害忠良方得傾心據臣愚見其狀定必朝內奸細曲心刁臣所做的事情若做奸細全不顧名節只會着財帛弄李沈氏雖不認繳朝內大臣然只用了財帛不能結識而可結識了國丈當時滿臉汗下扳膝可恨包公黑臉當堂前批起老夫的心傷也不得若王不將包拯掏苦恨不能逐了朝各散去豈知偏偏不會得國丈之意想來這包拯好般力汝說朝內大臣專寫王狀着實暗明那人今日就真能也即曰包公說知朝內大臣主筆可知何人包公又奏曰此狀詞是一品大臣權勢恨重的御風方有此人挑唆婦人而求國丈心中時想看來時話說至香身了款待插香粉翠又涉及於己礙持不言又防只包黑說出他事來實是兩難心多憐悔難說此事也若王抽了包公說到朝內一品大臣心中豈不明白無非國丈專弄的物或被他說出來朕亦如何處分不如及早收場的可也又呼包公朕思主唆之人非是正案所關者卿不須多究了當日包公也猜得若王之意定礙國丈之故只得做個人情機言倘是日退朝不知如何着御屏好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言用國寶救活伊氏之事亦未可深信即院而後治遠魂世亦多論然只聞其語從未親其事奸佞作不善事及破綻之日方惠憐憐與君子反其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而不二小人則不然目前作惡之甚未已後日不善之事又起是機巧深而亦深禍卒至陷伊氏網而不得脫則天火美包公不憐憐者有生氏之利忠者知秦之是彼東公而不私於權貴也所云卿有道如矢即無道如矢公之謂也又言仁宗多內寵當即位之初即齊都后亦由多內寵令

詩曰

蕭何六律定難移

藍衫好位列有私

以假成真多疑團

只會執物便相欺

任說者王遠為文武官員各散只有個國大回歸府內心煩不悅信恨包公諫兵部恐問沈沈國丈只因做御狀主咬人
 事觸係非小孫兵部只因兄弟難免國法之誅當時國大即差來丁兩名前往打聽包拯如何死審好夕也要報知按下
 慢看再說包公轉回衙中將君王所賜寶貝之物謹敬收歸即差張龍往天波府請發焦光輝及番人命趙虎往沈府中請
 至伊氏夫人拜前立拘沈李氏量提帶上犯官沈御史彈面即差八名審各各奉差而去當此三路不聽且言天波府內
 先有首意勸發余太君張夫人得知大喜焦光輝聞此心中沾沾正在打點抽身包公又有差人邀請當下焦光輝列了
 余太君與張夫人柳登龍竟往包衙而去有趙虎往御史衙請至伊氏夫人一角小檯檯上包公身單有原告李沈氏並無
 下簿簿當堂明包公帶出沈國清今他沈沈在於何處沈御史想來真不分明此待案情隱了包黑子之李必連連究
 喚訟之人但吾之妹子女流之輩被他搗搗用起刑當然不起又要招出國大來也嚴母令併着一命抵償以免連國
 丈又出脫了妹子主意已定呼聲包大人柳李沈氏本亦沈沈人犯官雙詞獲即行釋放了目今已不知去向後犯官那
 里得知包公聽了冷笑曰你這想騙的沈國清曰包大人犯官柳有欺騙果欲釋放他不知去向了包公喝聲胡說這李
 沈氏是你同胞妹子況且此案未曾究結你如何便將他釋放顯見是你將他藏匿過少不得嚴究來不怕你藏到那里
 去分付坐堂一聲傳令衙役人列於兩行着韓成嚴當時包公坐於法堂上傳令敬請伊氏夫人上堂當時若問呈衙狀
 乃李沈氏是原告論陰告妻伊氏原是原告凡她着情便先要問原由只因伊氏先位結命夫人更兼有諫夫係隨甘心
 自甚不慕羅冠乃是賢良德婦是以包公不敢恣意他隨即傳請一集伊氏一至法堂上依着首西膝早有左右兩了
 將請命與夫人跪着胸呼夫人在上再生婦伊氏叩見包公立起位雙手一拱曰夫人身切結命本不娶尊嚴因在法堂
 之上懼且告罪有在子夫人曰驢妾已登羅冠令得除坐皆叨大人洪恩也包公曰今日之事大人乃沈御史之妻沈御
 史法丈夫也夫君有過妻隨控告如此乃越權之事宜非夫人先有不合春夫人曰大人聽妻與婦女無賴知禮節直不
 知今日有所不中夫現惟今日之事為看國家之事若事公事也幾妾等去夫長小節而就君臣大節然妾少過沈夫志
 奉叨結命一十有三喪夫妻從來和順無差是非只為是國之事而至容妾再訴明包公聽說為國大事夫妻小節兩君
 臣大節之意不勝贊歎名理品行保全千秋上古不獨中女所不即男子漢不為多得夫人將夫天始扶李沈氏呈御狀

第五十一回
 包待制燒香無私
 焦光輝直供不諱

事一夜一地訴明只因此事上回審已經表白詳明今不用重訊包公聽罷勸請夫人暫避後堂夫人告退分付又帶上
焦贊道二位將軍仍舊領兵候候來見包公他在金堂殿上見焦贊且沒有規矩由於拜拜不知禮法也當將他見包
公大少踏階曰包大人吾在邊關聞你在陳州縣境不勝勞忙事情急的又有開工夫來辦此提案件包公見他如此想
來這焦贊為人刁毒肆已大只裝假怒二目圓睜舉案一拍喝聲焦贊在本官法堂上擅敢違規令人可恨焦贊
貴令笑曰吾在楊大帥虎堂也是橫衝直撞即前在君王殿上也是跪來跪去何況你這小小地這有什麼物事包公喝
聲胆大匹夫休得胡說強過二役喝曰中央供萬萬萬聖旨哩走跪下焦贊曰你這官兒要下跪無非為着聖旨牌可
發一笑叨叨下跪包公曰本官今日奉旨抄差進死此案在刑官殿前可以將真作假的胡言在本官堂下跪作拜也
作不成的須要實實公言倘有半字虛捏隨一刀而斃合且問明伏青如何失去征衣又不認罪認功發行拜成殺
害了汝在邊關又不該做等飲美如速從實招供焦贊聽了包公幾句言詞激惱他性急火起發高聲呼喚去包黑炭
頭汝毒吊子人多禍汝是位大忠臣清白之官原來是個假名賢誣人耳目的吾也知你入了奸臣彀中會了金銀有志
臣不做要做奸臣的包公聽了不覺笑惱在半唱聲焦贊不肯認花言巧語底飲差征衣失去否且明言來不許嘆嘆焦
貴曰征衣之事待吾從頭說來你且容聽焦贊曰吾由奉帥領取征衣起說正被營盤山却去包公聽至此聞不覺搖頭自
語曰狄青果也失去征衣原何本上並無一字提及莫非狄青也冒了功勞即喚焦贊狄青狄青既失失去征衣因何
楊元帥本上並無提起而有欺君之罪楊元帥所至首功在殺定陳真情了你這欺騙的焦贊聽了怒曰汝言是也
吾元帥本公報國並無私曲焉肯容着狄青座殺有功之人况與狄青又無瓜葛竟肯欺君昧己以誣他人也包公曰據
李元帥御狀上李元帥說曾天玉李元帥列了才情是確確有據汝非狄青之功與非你受了他財賄欺兒也焦贊
恨的腔喝曰汝這黑人真不是個准官兒了吾那受他財賄豈是李元帥之子殺的而及將定乃狄青差的好仙戲好手段
的嚴法包公曰汝言什座仙戲什麼戲汝且說明焦贊從孫孫却取征衣與狄青差中逢相遇合皇天讓上討錢起
親至自挑了首級在五寶汛上守法府記起當時李成問及吾首級那裏來的吾即言焦這焦贊說至其間增住了口
一聽他到也粗中有細理有胸怒想來吾若說明來的有首功之罪斷斷說不出的且却出不言為高包公曰一聽喝
聲焦贊因何不說其中必有隱情若有外毫竊昧以能作兵且看兩刀其是實曰老包你也欺人太甚誰道說了半天
之話不由得一息之氣的包公曰如此情說來做賊了而却說明騙老賊之言實功在己之語却被李成父子灌醉他

下水裏。這天所收這父子，拉倒有功，落格被遺棄。小將回朝，乃得對策。見他父子有功，故元帥將他最重。那晚沈氏一婦人有此胆量，奔朝呈告王狀。晉元帥原人在邊關，那里得知近來天大元帥排宴慶賀，伏飲在功勞，分加降赦他。英雄一死，城吏即大人書到沈道回關。方知此事，趕武來，宴會慶元帥。早將金庫圍封，候旨發有遺金，只因賜耳典，缺任憑假話，有何懼怯。不料孫武這何官，委自尋大自飲差官，一至邊關，即放著今日不白，明日不白，反要詐取贖銀七萬多，不用盤費，即回朝候旨。當時敵將各統將軍，只大氣攻天，忍耐不下，將以拘王已一字打下元帥，轉時大怒，說什麼毆打飲差國法，難容奸奸臣孫武與晉堂下，打入囚車，備本沈道押解回京。見馬五知這黑王帝不公平，轉了老馬，進官問供，將各一味天打，但真將軍，怎肯以假作真，聽憑他們哭突。這好賊也無奈何，將各送入天牢，想必法謀私念，恣做假招供。不然這晉王帝，不將晉處斬，拿得命太君上綫，保各回國，無任府方存吃飯。東西包包曰：汝言狀，致差收降二敵人，用什麼仙術，假法哩。真真晉曰：言來也，曾好觀看也。他將晉大王，戰敵不上，數合只聽空中一聲响，飛出一枝兩個頭尖小小，箭兒，高起雲端，半空中雷聲相似。小將道：千金大團圓，已將晉大王打撲在地。這不是真法也。又與子才情，將我取出，會驗兒，蓋在臉上，像善跳，加官備他命一聲無量，毒地益氣，根的子才情，已雙目不睜，身體不動，如泥的跌於馬下。這不是仙術，包包聽了一番混雜，想只林夫之言，三不對四，是什麼仙術，奇詞料然，扶育史比仙術之能，故能立除敵將也。當時分付其差，書下方便曰：青色，這有什麼靈符，於晉站在身者，若你詢晉公，斷否，因公命取，將即上堂。這孫武好做平日，惡根，依奸會之輩，如今在著老包法地也，好恨不得反心，驚駭，呼曰：包大人，犯官孫武當面，包包曰：孫武，汝會了，朝廷降赦，受了聖上恩，再理謀害公報國，乃是平素，即汝伴友，吾已盡知，今也不多問汝，只因奉旨到邊關，為何會廉不指，要而及，庶非能，假教為女，這賊豈不念君恩，口圖利己，欺騙若王，結實要陷忠良，倘然生害了，真是書道，那邊關宿將無數，也遭此害。若是華天大柱，被所折，轉法江山，豈不塌，誰可破，奸暗雲，峰吃場一般，毒虫，但今在本官法，與酒，真真招供的一字，支吾，刑法難寬，做也，孫武想來，果然只个包拯，是個硬客，難以情面，折他的，將王親國戚，多受權比，老又審究過幾次，奇跡異形的事，即當今會國勇如此，勢乃而且，被他扳倒，何況吾今做了籠中之鳥，如在朝官手，亦可強辦，今也落在活關，王手，倘糊塗，依相定必行刑，動刑法，原妻招供的，不如早招認了，供狀，就以光刑楚，況賭未必諒典，死罪，但楚晉，屬盜，盜差不然，包包怪不究，其罪，又思和服了，龐太師，好伴他從中，花動晉，逐原來凡事，傷至心，靈定，然安他志，若孫武，常速出國人來，仁宗王定，碍著，龐國大，殿然大罪，也要從寬，而辦，孫武，未必至於死地，龐太師，播運，獲逃。

是以謀武立下此意好如欲待助於己反得助其是彼的運時故其立意好乃錯落也即說大人吾奉旨到關寬料
楊宗保待會康志已封拜言二十多年或說動空難以清若奏明皇上是防報到要祀官格外開全但吾性一則差見
心利被教萬之官故不整會庫回朝復官只言會庫不空當時楊宗保賜香餉送數百白金正言之間其廷會已遣將承
担者下官區辱不休包大人但念祀官罪歸未入手從寬充充足見大人洪恩但楊宗保若無的受何故將會庫預封
因以行賄充實查楊焦二人查典非看罪其廷會聽了此言大罵狗官據武搶進一步鴻下喝聲滾珠的狗官吾元帥統
領邊關二十餘年一切軍務會庫檢餉按例開銷何曾有絲毫虧缺彼忠臣報國大功臣欺欺欺札刺漢犯了軍時不分
皇親至保將士不發刑罰有了功時不論至微至低小軍是必獎賞你這狗官一判即索取財銀數萬而我元帥為首送
你銀子好做休得妄言不知孫武如何各括包公如何分斷且看下回分解。

忠奸皆在恩期混亂不分高低會庫亂世麻眼裏辨是謂臣有忠奸而君當明哲以附而擇用之。君臣主敬父子主
恩夫婦有別其義甚重少者然有不備之道必至背逆而行觀群奸味主可臨英又論沈氏伊氏身為女流然其品行
有天淵之隔一吸丈夫貪功害命一練大夫捨行忠君而伊氏宜為公之欽敬也廉觀焦廷會一味粗莽當時其黨
供之論雖覺雖險卻大不然乃真能不說奸臣結國始必計害忠良後必持君權柄改革先聖賢制度而以博新立異
為弄而不知國勢多而民無所措止矣。

第五十二回

楊宗保法忠印信

再查庫封公典私

待曰 宋室若無印信制

奸臣越法史猖狂

忠臣方見留名仗

誤國惟術逼不長

當下魏武越了焦廷會真言和口胡說前者乃汝元帥身是魏子與吾的焦廷會乃焦廷會好奸刁均均吾元帥乃世襲王爺
兵權東府真禮汝一群小輩單道汝然忠報子狗官休得妄言欺公孫武又呼包大人前日焦廷會假命飲差也該問罪
今日在大人法堂上原來如此沒規矩的包公喝聲焦廷會不許放開喝令左右沒奈何出堂焦廷會下腔去了包公曰
魏武今未動刑招認了欺騙之罪也焦廷會化得先行刑喝他下堂又分付杯上沈園清奸臣初時抵賴不招次後將藏
刑法不得只願從味未認明只獨卸脫了龐太師這奸臣跟念平日師弟之情也是龐太師成福當說時包公曰李元帥
再放那方國清料想不過不克極忠尚足元氣只言別說在尼卷中包公立道能起虎往拿捕沈園是欺這可姑
人早已聞風他雖假存在原寺內天天差王爺打探消息正候著與丈夫報仇是日忽見王爺驚叫呀進內說說伊氏

夫人被包大人起尸救活萬歲又發交包大人審訊孫大人沈大人一口控認了今即差張趙二役來拿捉扣關告狀人錦
爾奶奶去時定然山多雨少也反不如速速過生為妙沈氏聽了嚇得魂飛天外戰戰曰不好不想今日有大難臨身
也罷丈夫兒子多已死盡善即留此殘生也不中用了即打發王龍出外幫他忙正要懸鐘燒又有七八名女兒全進
才齊說包大人差人在外立刻要夫人到堂這些去也不要干連我們沈氏曰妾知已知了吾把爾決不連及你當時
口稱沈氏上吊也來不即回堂旁柱上搶頭去狠狠的兩撞破了天靈蓋腦漿迸出鮮血淋漓撲跌下而死女兒數人
要救已來不及只由警探某竟即奔奔出外說與張龍趙虎得知一段聞言並跪進內看畢回衙上覆包大人又言包公
如聞別人之言自然要相驗分明只因張趙二役乃包公得力用人應想試測東正無私特無他弊故免親到相驗又李
沈氏如若情有實於不欺之地何不挺身出堂此乃情勢理與長法自盡李成父子屠殺功勞事已昭然又見得楊宗保
並無居殺有功之人然而張廷貴既吞飲是唐將有革職論奪之罪姑念其存詐贓之罪等情好酒惡從寬免論據
武保楊宗保會唐堂帥尚應差官復往稽查明楊宗保空懸數次分依律定議杖責失交事與事無干其不日討還仍有血
戰軍功檢羅未便即封堂解李沈氏所呈王此按律定須嚴究上級之人存案定罪但該氏早經與命無從核算惟該氏
刁惡呈呈王狀有碍朝廷權化難莊畏法殞命然典刑未便苟且以從應請戮其以彰嚴明爾似孫或說違旨命不釋會
唐私圖篡竊雖未理直律當難斬沈國清身居命官寧納延保不念君恩真誠私思小惠而圖國害忠良假供欺主
死有餘辜例應霜及喜杖革妻皆足可蓋辜及之懲惟其得夫受命各領容自盡死後而圖忠君報國暮私思而存大惡當
代賢臣古無雙應四神變卑賤婦女委罪誦命雖生家所逼亦為自主不自例當殺鳴呼五刑不立何以懲
奸功懋不賞何以勸善臣不勝待命履切之至包公分斷已畢分付將犯官孫武沈國清嚴加鞫索收禁天牢俟廷貴仍
歸楊府又將說送伊公夫人家丁四轉即交衙中又着拿下素蘭姊妹好生收管再命差趕薛薛將李沈氏回衙只言焦
廷貴回轉天波府有金夫君及夫人其甚有話不提是日包公備下本章又庵府家人打聽明白回縣相府報知龐御史
得知心頭納悶楊也這一般著急只為索知包拯是個硬刺之官即王親國戚亦畏懼於他而當今天子也性極硬直
性情次日早朝將審索夫章呈上天子看畢龍顏大怒曰可恨賊臣暗欺寡人若非包卿先行回朝險些害了邊疆棟樑
之職朕今依律包卿本上定欺法律仁宗王即當降旨下伊氏乃一女流耳豈期其此等惡計却夫章私思深明君臣大
義保國除奸忠良造福朕也欽此諭旨萬古女師即當表行即於知史改昭旌表流案加封恭烈元君母歲額加傳銀三

萬俱歸沈國除夫人伊氏所管每逢朔望之日文武官代服一月兩認以示禁嚴如典生則永勿廢極反則則英重陵家
 其禁嚴而邊關休本官查定來秋青功罪而清未得拜賜者於邊關効力報功日後再行封賞其地者雖各款是有
 關於念先祖功臣一職又有出於忿怒嫉妬情有可原當即免究即沈遠波涉被處置如一級以補其缺倘無事並同回
 關不得久留二奸一婢正法即著御施行沈公稱言宿昔當日關文心頭放下他初時只是憂業內定有憂過因何並不違
 及老夫妻必已黑也很懼著老夫若問公公的豈不知廢洪王咬的照氏已殞命死無對控非但扳他不到及被奸人欺
 笑三者聖上也明白論他不必追究主咬者道不人情不得不從權的做住語國史洋洋得意只怪得我沈遠波面濕紅可
 憐兄弟一朝差見依了丈人之見免不得身遭國典當日退朝却言包公舉者正法兩奸一刻難留四衙分付弟出二人
 緝緝并索蘭一合拘出這了理苦恨滿朝前日做了環時道速快來今包公不仁將吾逼害了這孩子索得幾天風流如
 同一夢在枉曲魂不醒了理怨恨當日包公掛劍係雍容莫法堪罵軍人大刀觸起押了犯人批軍扛抬開乃哄動多
 少百姓聞人遠遠偷看竟言論論好清正也大人數比冰森法如山岳不照深好愈作威福而臨民民也任語聞人言論
 只有沈沈二奸押至西郊縣如羊子不言沈沈提地刻開刀分屍鮮血淋漓目觀慘傷索蘭始白被絞決全屍是日打
 道回衙多少人散去次日設朝包公復言當日君王辱賜金帛與包公想來包公乃是不貪財賈硬人故力辭聖上恩賜
 聖上只得傳旨掛賜沈家命堂太師高太尉給吏部原太師相贈包公備伏謝恩就宴畢復奏言君王差著那官住這關
 再啟會廉君王問看兩旁文武呼曰包公汝欲那位置官員可住包公尚未開言龐太師出奏曰臣有啟奏臣思教青史去
 征衣楊宗保本上緣何並不提明亦有賜君之罪未便置之不究伏乞聖慈包公想來未官放脫汝汝汝及氣不遜他人隨
 即奏曰國史保我我武藝黃金應故遣主命貧廉不喜反替國史討詐賊銀起禍他罪比楊宗保太加數倍也該死首正
 法伏乞聖慈天子看看國史來聽想來汝何用多言婦也反使朕如何分勳寫下君王少不免因釋國史免不得兩面周
 全即曰多是些小之事一概寬免了國史謝恩又復奏天子曰龐卿不須奏了國史臣非奏別事無非薦官者復重慶子
 耳天子曰包公龐卿宜國史曰臣龐卿部尚書致喪可任力得無私天子聽了喚包公汝知我兵部可任否包公曰臣兵
 部某當其任也當日天子即傳旨將我祥遠閣復書須要當力奉行不得徇私四朝復命當帶加陞兵部領古國史曰臣
 有復奏天子曰卿又有何奏國史曰陛下不准封贈致書為師也須降旨書若使臣我命能唯此以克又誰還委推遲徒
 然不知聖上意下何如天子曰此真到也命官可准即詔夕將表也別時語兒好不如利害奸乃還思作弄我為此去倘

有轉是作教他。又嘗謂曰：味美當日嚼皮無別章，疑無別章。其臣退朝，果文武領兵多來御史衙門，參駕餐。夫人早有佳人傳話相贈，而謝君思再言伊氏夫人念著夫婦之情，早已收拾丈夫屍骸，不勝悲泣。備棺成殮，挂孝畫情，天明竟闔戶而埋。苦只苦沈氏立心不正，一念之差，掉死了。又遭戮辱，不能屍首示眾，可憐。親屬不用親來，苦著。這惡人報應也。即孫武依書履計，合財完禮，分兩臨幸，有孫秀備棺成殮。夫人送柩回籍，故土去。執當日款差自有留陞補伍。又有工部奉旨，將御史劉俊遠、謝傳伊、白夫人在著煙所行，淨處正堂上，供了常令。萬成龍位，佛樓堂俱一尊。觀音大士，旁奉著包大人的長生牌位，朝拜。焚香，以報答活命之恩。黃甫有期，以供丈夫。牌位每逢朔望，聖官奉旨登詞，一概辭謝，掃掃不盡。夫人多禮，且喜不詳。又說包公一日到趙王府內，拜見滿花王母子。於陳橋遇李太后之事，在不惶及。只言狄王親失征衣，立下戰功之事，詳如奏明。狄太后歡笑曰：包公也，真了善。好兒立下如此大戰功，理上還該加陞官職。楊元帥上本，自認為的，汝何故反阻擋聖上的。包公曰：臣做娘娘狀，王親有此武功，該得陞職。但他失去征衣，罪也重大，這是朝廷律例，有功必賞，有必罰。到不計罪而計功，不獨在他國法，且難服罪了。奸黨之心，如若破他來奏明，反不得雅細了。臣心為國，亦秉公的，要拘私情，斷難依仗。乞娘娘察察，且請放心。太后執了手，笑曰：包卿若不說明，吾也深怪汝了。且說宴筵，得時略飲數杯，酒如何。包公曰：多謝娘娘。臣不敢當了。登時告別。滿花王也留款，待包公力解，只由拜別而去。包公勸恩，可也。高皇太后不明道理，錯怪別人。只我將這騙主，主事究明。滿花王著徽君之罪，一路之上，到了天波府內，焦廷貴開報也。出迎，接請出。余太老包公見禮，坐下。杯茶而叙。客說太君曰：番家孫寬，被奸臣算計，多承大人一力周全，使老身感激不盡。來到府拜謝，反惹大人尤嫌，心有不安。包公曰：此乃下官與國家辦事，那敢當大君重謝。太君又曰：吾孫寬既無自空倉庫，今何又往要庫，是何緣故。包公曰：咀替重太君下官當道充時，孩或稱言元帥也有倉空之說，倘離別官領當，已將此言抹殺了。也未可知。惟下官出仕朝廷二十八載，由做知縣官，業歷萬十，只依法律空解，故孫武供稱，言也要奏知聖上。今天能洪又著保孫寬，前太君聽了，愈覺駭然。呼聲包大人，老身久疑孫寬是好惡，安知如今奉旨往查倉庫，此賊必不秉公。只是作裝，這與與賊生是奸也。包公曰：太君且請放心。孫寬此去，倘有徇私作弊，自有國法與他理論。下官算有輕視，縱放。只祈太君早日發遣，俟其審轉回邊關，不可稽延於此。但元的未知情由不安的，言罷，告辭。太君曰：大人再請步，水酒觀看相款。望祈勿却。包公曰：雖承太君美意，惟恐完太煩改日叨領，接下包公回府而去。只言余太君即日說知孫寬的，孫氏夫人為早已得安書一封，取付白金百兩，二人路費。

煩厭交付畢便進費沈連二將刻日用磨羅拜別老太太與眾位夫人等家丁早帶出兩匹駿馬結縛整裝二將欣然騎
上去老太太又交付二將路程小心休得竹葉問招搖并我兵部奸臣不日奉旨又列復查訪令處此賊定堅語許百
出昇懸說知元帥眾人早已防備勿聽奸人計中為要路途上勿延遲即速回國以免元帥懸望也香嘴言畢牢記不
二將諾諾而去出了楊府一徑往家馳馬不停蹄而歸此說而分不知我夜奉旨速回查倉庫不生何妙計害得執書了
樑宋保二人且看下回分解

總批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不善小人何難轉禍為福無如氣憤所拘人欲所禁不圖進機關臨陣之中而
不止者哉云自作惡心害理四字意小人造孽善其心刻薄故奸不問是非只圖利己故將理字抹煞甚至全黨交攻
共惡相殘可駭也這包公除奸似乎過於殘忍第不得不氣如去小人雖受重傷不盡除則餘孽漸萌而後況乎宋
世法嚴奸佞一日正當嚴刑禁案之 君不認臣父不拜于是尊卑定分而今仁宗之命朝臣仰望而代諂伊氏亦非
理之所宜然忠君保國之義行不致受逆時去尊卑之分只作順忠不為大諷

第五十三回

我兵部領旨登岸

包拯制中竟驚五

詩曰 中興令主首尊親 不比民間小孝聞 不正千名難正國 制額必失本來因

一天龐鵬大排席下酒是差家丁請呈孫兵部國丈問高呼野怪不想此事愈美愈敗了但樑宋保執書三番斷不能容
他的因法今奉旨復差倉庫再特催酒候行法一旦逢關須要見景而為算賬二賊奸惡復奇勳奏於他也須拿定破綻
无被包黑賊又放刁則不特耳孫兵部有勞泰山大人賞心小塔重關定能在意持拿柄首雲龍他官罷用罷已畢
王親眾官不表包公趨道呼聲孫大人爾今奉旨到邊關預重包公著力而行乃可奸機囑托行私汝切不可依行姑存
私作樂下定官照東公與汝作對孫兵部曰包大人汝大多心丁此行如有受人囑咐私得來喜此去定必秉公決不負
君恩也包公曰如此方為公也往請孫兵部卸汴京是日天子設朝包公上殿謝君臣蒙天子曰包公卿卿未定連宜打
點程的危使甚民懸望包公曰臣還有一樁國事大家也要理明白方往陳州君王曰包公卿卿有何重大事情且奏知寡
人當日龐太師已不得包公早動身了不告拔去眼中釘即出班曰臣有奏仁宗王一想國又真乃多管閒事的且小
事也要言深責責為呼包公卿卿也有何事奏他曰臣奉命非為別故無非為國保民耳今陳州賑濟未完包拯平遠不佳下
萬民仍不免飢寒苦楚望乞皇上不要偏他在朝若說朝中有事或有何難處自有多少朝臣前辦只也要說得分明那

位實不可削的伏乞陛下准奏君王聽了正要開言復聞包公扶言曰這是知天大事上干天子下關人臣即臣身受
國恩陛下也有失察之罪當賜果文武大臣聽了此言心內喜疑不定只有好意交行者倍加警駭不知又有何物只有
沈御史之舉定乃驚弓之鳥君王當下即喚包公如此交關大事即速細奏分明包公曰今陛下不是來慮真天子故臣
也要理論分明仁宗王聽了也覺他言奇說兩旁文武大臣一聞包公此言嚇得警駭離國大即去班前伏奏曰包公
叩聖上降恩深重不思效忠君恩反敢誣謗君王冒渎天威不該莫大於此罪大滔天乞陛下將他正法以為慢君之戒
嘉祐君王曰朕御平海天子嚇然不悅然而倒頭聞包公言他言日久一向無錯無差丹心硬直之處何故敢為此言
說實人是假天子何也且問直天子在那方呼聲包公曰人是天子非真的汝且奏明何故包公曰陛下若還說得出有
憑有據方是真君王聽了也覺說不得的做兩四包公取是君活是臣緣何臣與君討君湯養不意人臨御已七十
載在朝之臣多是死王德臣目今所履運新來計不過十餘臣耳觀君是無一人言服是假的包公何敢發此言
包公曰陛下若足真天子定有為這道須臣知明不為這包公曰陛下既預據江山豈無印璽運算不得為憑只要陛下
龍體尚有何說認才是真君王聽了曰此語包公說來真真事討其據細細何人討寡人身上之憑若問朕身上
之憑只掌中有兩印紋山河二字足中有杜援兩字可得為憑否包公聽了山河杜援兩對李太后之言即奏曰陛下實
乃真天子只可擔宮中其生身國母的看王曰包公爾之言甚矣現今尚清宮太后是寡人生身母安樂宮中劉太
后是寡人正嫡母包公曰妾言實人無母也該有前包公曰國母本有只因陛下不見了生身國母狄太后口生得男兒看
玉他並非陛下生身母只因生母遭害則方嘉祐王天驚說忙忙呼他細細問言來不明今朕難以推猜既知寡人生
身之母何妨直說緣何吞吞吐吐以欺侮寡人此乃何朝包公曰只今郭德老太監未知今在何宮居王曰若問內監郭
德現在永安宮養病如何以問及於他包公曰陛下要知生身國母頭名郭德問他便知明白了天子聽了愈覺疑想
來包公說這話料此大事他斷非無中生有又思南清宮狄太后既無寡人生身如何又肯認寡人為子此事教寡人
難以推測他又言內監郭德實得知只有寡人郭德來問明緣故即傳知內侍往永安宮且宣郭德去下天子又喚包
公既知此真情由也須細細奏知根底包公曰陛下臣若細奏出情由即被石肝腸也豈淺身名相陽貴肅於草草破衣
衫襤褸垢面蓬頭乞度光陰將二十載苦惱雙目失明只因兒子身登九五朝陽位越為己而下進言來我主也有病宜
尊養天子尚然孝養有虧有誤朝綱不立屢出奸臣亂法家不齊國不平治真社稷了包公之言色變神惶呼包公破密

之嫌汝曾目擊李包公使若非目見豈明恩肯吾矣以誣陛下天子曰如此可知細詳明生至此包公即於因伊氏
之妻起趨回朝道經陳橋被風運幡疑有奇處因命役人捕獲捉影至郭海壽請去告狀當日奉命人將十八歲被傷破
宿長煩惱由惡苦吐託於臣言非臣不能代或仲寬力辯當時實疑臣不小不意奪情歸地來此天大冤情是乃千古
極奇也臣思彼時之前十八年先帝時官院開封府二載尚未得推於朝政即大內宮臣亦不得而知當此時將始受
時故而又及詰他既知太子即令現在那方彼自宜冠宮女交陳琳包出往八王府中後聞長養成大排位江山即令了
王是吾親座太子當時臣也再置詰他又何為據他又言掌上印文是山河足下有杜授字回朝即完開老郭塊可明十
八年前寬知事了陛下又思宋定登九五之尊草天下臣民之福豈知生身學死身生軍殿苦楚之場聞者如不傷心非
拳也見者如不惻然非仁意若非孤兒之孝子代養行孝生身學死身生軍殿苦楚之場聞者如不傷心非
哪得手足如冰呆呆坐下龍位口也難開兩旁文武官員目定口呆暗暗稱高遠未明真假有無此軍內有幾位大臣想
來十八年之事我們還未進位公卿有丈夫想來只言是非有涉及老太后原來自朝廷內事想由不干我事吾即心安下
漢宮殿上君臣話先說臨天昧法人又言郭槐乃劉太后得用之人是以仁字即位太后即傳旨當令加賜九錫時年已
八旬奉旨在水安宮養養隨侍大監十六名空穿納福其樂無窮住著太后製製幫力人人趨奉極極宮娥大監服侍不
周即乾尖踢死打罵一人猶如排死一螺刺害無窮凶恨已極人人對面自然要逢迎九千歲自居眾人兒罵怨恨他不
已巴不得此凶恨早日滅亡偏偏郭槐精神滿足雖則八旬之人精神猛於少年一體肥腴生得通國兩耳扛肩頭大額
潤頭方邊眉長一寸鬢髮怪眼兩顯高露牙方愛哥夫去其體體文開數十年安享於永安宮內福祿俱全快樂不真於
神他即當今皇上也無此情問之福報日開中興劉太后下後學學或拋琴或身道一天正在安樂宮中與太后后飲酒
談心言言語語彼此誠心多不能盡述忽聞內侍來子報說皇上在殿上相宣又說明若郭槐平日做人處事結好上
下自然內侍官幫助些說明今有陳橋發作之事也使郭槐早已打算如何脫身的計謀只為平日凶狠故人人多恨日
深內侍令得此消息心大膽連恨不能將他早日收除了只說郭槐成音宣四座並不提及別的話郭槐聽了冷冷笑曰
從來萬歲並不宣我今有什麼開帳但咱家今日酒食不得受改天出殿也罷內侍暗語曰此成養亦多害他不動大覺
狂妄自大這只得後去時此言果生萬歲天子聽了龍顏大怒可憐賊畜逆去即喚內侍且侍宣云有國家大事文武百
官不能妄議再宣他上殿做個主君看他事體如何今天必是要奉宣再不許逆言內侍領旨而去若論君無戲言只因宮

時郭槐不奉旨出殿以無事而出將他吐吐出來這事到其間暫且從權身當有內侍復走來永安宮四臣殿大公為
跪有一國家大事文武各大臣等不能去議必妥老公公出殿定个玉兒萬歲爺在殿候久了郭槐聽了說口做煩得緊
咱家心不自出既何故兩次相查有何大事刑改一天也罷對太后微笑曰郭槐當今既然而次相查汝若不往豈不失
君臣之禮難免朝臣批點不壞了郭槐曰被朝臣批點吾什麼來太后曰只見了萬歲君王豈不動大覺吾大欺主不理
上還該出見焉以免朝臣多知是非郭槐冷笑道被批點汝還不知滿朝文武誰敢言吾一聲不是太后曰爾說那話來
雖然對面無人說背後旁人把汝暗批點况國務非同小事無人安議政今難行當今豈敢定說汝年高老成有政全
商動汝再不可推辭郭槐聽了曰候他既如此說來吾且走走何如太后曰出殿回來吾還家備共燕郭槐允諾呼左右
扶吾出殿內監廖諸挽扶曰九千禧懂些好太后曰眾人且小心抱扶當日並非年老難行只因身軀肥胖異常若獨自
行起多有不便四名內監陸續攙扶到了殿上內侍先帶明黃跪郭槐對君王曰陛下在上奴婢見駕君王曰寡人
重爾上殿非為別故只因內庭不究事有不明枉屈故特宣汝究明奇事郭槐曰未知陛下內庭有何不白事君王曰只
因十八年前事也覺奇怪將狸貓換主何故大變碧雲當為首是何人等太后如何被害今已盡決換狸貓換主
事細細言明罷郭槐聽結此言嚇得草草不措想來今天因何一特提及十餘年前事不知那個狗王已捉換起此事但
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劉娘娘與咱家得知餘外別無一時捉及不知今日忽提及起來也罷吾只提不知當初之事與
何言語被問君王見他不語即喝郭槐今日據實說何須隱諱不言郭槐曰婢定不知什麼狸貓換主的那人又焚宮
狂毒了也爺冷笑道郭槐爾還不知麼郭槐曰咱家知道什麼來也爺冷曰恨汝為人凶才恨毒十八年前將幼主換去
狸貓又放火一燒碧雲竟將害了身家妃娘娘多是爾奸謀謀天珠地只言承久遠騙宣期今日大發其奸今聖上駕前
還不自供郭槐聽了失色只得嗚呼包拯休得含血噴人死紅口爾娘何補此無形無影之言妄喚聖上欲害咱家不
知道火焚碧雲案件庶理描描去吾殿內監數十扶未聞此事爾何得無端尋咬盡或擅敢言實無確扭住咱家喝令小
監拈他去吾還宮去也包拯喝曰郭槐汝令休思還宮牢牢扣住不放四名內監只好早早看有因懼性包拯才未敢
妄動眾文武大臣又無有一人奏君王心上也覺焦煩喝令拿卡寡人定須追究奸惡真情有值幾將軍凶狠如虎即拿
下郭槐捆綁得定郭槐嗷嗷呼曰聖上可憐奴婢今已現年八十二歲時處隨宮並無差錯伏乞吾主勿依包拯無稽
無影之言妄奏相欺恕奴婢運運浮沾陛下天恩君王曰郭槐汝將十八年前一大事狸貓換主小太子放火燒燬碧雲

宮之事一一說明即放爾回宮安養。如有主書一字決定不疑郭槐一想若將此款大吏明白。吾自抵罪必矣。又怎好害劉太后。後被桂枝罷了。我也拿定主意。自願抵死不招。即呼陛下。說什麼。狸貓王又笑。這是我替桂枝定。這不知緣由。有休來下問。奴婢孩子們。扶吾進宮。四名大監左右。挽扶有包公。包公自圓膝跪下。伸手當胸。捉足。喝聲。又呼到郭槐。慢些走。郭槐喝曰。爾這官兒。是怎麼撒撒。撒的不知。包公如何。捉下郭槐。且看。下回分解。

為人甚存小私。即壞心術。此壞心術是小人之流。與知魯。小人。不存私。固難。要君子。存私處。亦難。其理何居。一代君東。公。國。師。是。不。苟。一。再。干。看。得。君。王。與。已。是。不。相。國。故。是。支。樣。欺。不。作。出。上。四。十八。回。畫。已。略。表。明。劉。李。二。太后。史。官。仁。宗。定。尊。宣。妃。所。出。然。仁。宗。嗣。位。之。初。劉。后。權。極。國。政。稱。制。二十。一。年。而。卒。李。宸。妃。先。劉。后。而。卒。十。年。之。久。而。又。仁。宗。已。不。知。為。李。所。出。而。人。畏。太。之。威。亦。無。敢。言。者。可。知。此。回。書。之。虛。矣。即。郭。槐。內。監。史。亦。隨。而。不。見。只。有。內。傳。當。允。恭。迎。劉。之。意。外。官。丁。謂。交。通。而。為。廢。友。使。仁。宗。於。劉。后。卒。日。方。得。人。言。為。李。所。出。大。為。悔。恨。後。發。誓。去。廢。功。不。論。郭。槐。第五十四回

嘉祐王瑞母金克

王刑部奉君審案

詩曰 齊家治國聖經言 南面為君首重先 耕藉原山行大孝 上聞朝野見高賢

當下包公擊郭槐。你既不認。諷本官。如吾說出姓名。只是受命。死。決。這。老。婦。使。吾。乃。魏。國。關。天。學。士。傳。制。包。拯。也。郭。槐。聽了。曰。爾。是。包。拯。麼。當。時。人。稱。爾。為。忠。烈。賢。臣。即。吾。內。宮。也。仰。慕。清。名。當。今。萬。歲。加。恩。寵。眷。你。不。該。胆。大。將。咱。院。大。院。過。據。上。奏。包。公。奏。曰。此。事。又。關。重。大。想。郭。槐。是。殺。天。大。胆。之。人。方。能。幹。此。欺。天。害。理。之。若。將。言。相。極。詰。實。肯。的。輕。輕。拈。起。伏。乞。我。主。將。他。發。交。於。臣。傳。臣。嚴。加。究。方。能。明。白。王。曰。依。卿。所。言。廢。國。又。自。言。不。好。了。發。交。何。處。審。究。郭。槐。危。在。當。頭。又。增。他。之。威。重。也。懼。懼。自。古。惜。懼。懼。好。及。只。是。為。奸。臣。升。忌。包。拯。之。功。即。出。奏。曰。陛下。這。郭。槐。發。來。得。包。拯。審。究。王。曰。嚴。加。究。何。發。交。不。得。包。拯。審。究。何。也。履。洪。曰。此。事。關。天。重。大。請。語。云。來。言。此。事。者。即。此。事。有。礙。之。人。今。此。事。包。拯。獨。自。言。來。為。知。此。事。真。假。被。他。一。頓。極。刑。惟。郭。槐。乃。八。旬。以。外。之。人。那。里。抵。得。重。刑。倘。審。動。成。真的。即。大。不。妙。矣。看。王。聞。奏。頭。一點。寬。龐。的。此。論。却是。秉。公。言。而。服。令。不。發。交。於。包。拯。是。必。秉。公。而。斷。包。拯。曰。如。將。此。事。交。與。國。丈。究。斷。必。不。秉。公。力。辦。他。若。存。了。三。公。私。弊。十八。年。之。冤。終。於。不。白。却。將。說。有。聖。公。之。母。承。屈。於。這。中。矣。君。王。聽了。兩。奏。之。言。細。思。一。刻。只。得。對。包。拯。曰。包。拯。據。汝。主。見。道。須。發。交。於。汝。審。斷。的。廢。包。拯。曰。國。丈。如。此。言。來。臣。也。為。淨。淨。地。不。敢。承。辦。了。王。曰。卿。既。不。願。辦。可。於。吏。武。兩。班。中。挑。選。一。人。可。否。包。公。稱。領。旨。立。起。一。看。左。班。首。是。富。弼。老。人。師。他。是。一。硬。骨。天。臣。然。是。多。老。富。弼。老。人。

務之事不代勞矣時頭瓜重包公又有首相史部諸璋他一想此案重大事情領辦來一位是劉太后一位是狄太后兩人是被毒殺我如何審法只得跪地請嗟而已公又有國丈夫人文屏憐他又目也不照似乎約有同心皆思的比實所聞甚大包公想來你們單受也稱是忠良之臣如何這等胆却是死的只須東公而制亦有何妨礙如何人人不顧情誼如此爾們徒有忠節之名實不得鋼肝鐵胆之人也包爺又有聖西邊內一見刑部尚書王炳二日相照包公一想來三凡與我是同居里井同科出仕他平素秉性賢良此既事情如交他辦理詳得各當矣此時包公一照而頭一罷王刑部即出班奏曰此事微臣俯伏宮陛下降旨符交自必東公力辦也王曰包爺王卿領辦如何包公曰王刑部果能領辦必不誣也王曰既如此朕將郭槐符交王卿候三天內究明回奏須細心著力辦公如有半點私弊而處分斷不好寬了王刑部稱領旨當日假朝王卿家丁帶出郭槐王還宮慶貴妃迎接王卿即請安言問王卿何得龍顏不悅王卿一聞動問不覺觸感事行有虧之言言早朝據包拯所奏朕不是高清宮狄母后生也非安樂劉太后所產尚有生身母在則友言罷不覺龍目珠淚一行灑妃聞言不覺潸然即呼聖上既據包公奏的亦必有因我王何不詢詰明他生身聖躬嫡母太后在於何方王曰貴妃朕也曾詳詰他包公言還新道經陳州有白髮老婦訴說十八年前的實言來確據分明當時若王將前言一長一短慘言盡吐更覺感傷給的淚下此時朕也更覺心實不意有此彌天大謊未知真偽若還東右狸貓換太子此郭槐罪重千鈞我劉二太后亦有欺君之罪只願當初並無此事而宮太后方得無虞郭槐也無罪了止將包公罪其欺君妄奏了因法若除了包拯我又托孤朝綱又懼何人想罷爾言我王且放心雖則包拯如此言來臣妾細思此事諒非真情也破窗布井中老婦若非是癡狂之疾必定是妖言惑眾可笑包拯為明察之官聽信言詞將犯賢君上偏無此事而宮太后一怒則更臉官兒直活得成况乎護養君玉污穢國母罪該萬死我王乃至聽天子宣從狂賦如此作弄即聖心其動思之雖妃殺得如此言來惟君王心下分明知包公乃是正直無私清官的實是輕信爾等欺奏以欺上的即破窗婦人說得有憑有証實是病犯癡瘋倘此事是真實人是有彌天大罪了身登九五之尊母在破窗苦屈置不被滿朝文武議論於寡人有何面目而南面稱孤今在父王刑部究辦或是被他存了私恨好生猜疑難決咫尺析天地神明點佑着得寬明會母即退位不為君也心安無愧我是時貴妃見若王極悶倚古於宮排宴一股婦婦趨迎君樂只若王趨後道燕何官喜說不盡言言中君臣夜重再言安樂宮中劉太后想來不知外朝有何疑難與否勸諫兩次實名郭槐去而許人的未還宮正於思之際忽有太監四人匆匆報進宮曰啟上太后娘娘不好了劉太后曰我

在宮中三十餘扶從未聞不吉二字。今聞此意，不覺大怒。罵狗奴才何事，攪成大驚小怪。案內監票，只因為當今萬歲爺已將九十歲，拿下空去，非為別事。因包大人奏明聖上，為十八年前聖祖皇帝文皇帝內宮之東，劉太后聽了吃驚不小。連忙立起位，即曰：萬歲爺怎分動的内監，曰：萬歲爺壽九千歲，招出真情，九千歲只言此無此事。萬歲爺即喚值殿將軍，發請堂，請了九十歲，發交刑部，尚書王大人審斷去矣。劉太后聞言，曰：果有此事也。你們且退去。當時四內監出宮，劉太后惶恐無心，又言十八年前將太子神去，暗害李妃，但機關秘密，無一人得知，因何發覺起來，但不知那有此冤仇。人來作對，告款包公，又值君王偏聽信他，有心腹人拿下了，若還交出當時事，那機關不免重刑處決。即累及我老身也。難免欺君害主之罪矣。幸喜當今不是好交包公審斷，還有挽回之機。想來王刑部是一位清官，不貪財，不愛色，及不得色，極誠極實之硬，且將密記行下王炳時，金珠寶貝重賞他，定有不受難道。他懼怯包拯不畏我的，倘王炳時肯周全郭槐私留一線郭槐無罪，我也無慮矣。劉太后定下主意，登時寫密書一通，外有馬蹄金五十錠，明珠三百顆，不下十萬之金，打發心腹內監三人，另遣王恩會了密旨，將時時傳出後宮門，往刑部府衙門，太后又囑付一書王恩會，曰：王恩會，你下慢表，再言王刑部是日將郭槐替禁去牢內，遞歸內衙，有馬氏夫人出來迎接，下坐。夫人問言：相公今日何事，還朝甚晚，又有不悅之容，何故也。王恩會曰：夫人，汝今未知其由，該因領了聖旨，為聖上內廷一大喜事，是以想來宣款，跪謝。馬氏曰：老爺官居顯宦，只管傳頌，臣罪臣罪，該刑務事情，如天子內廷大事，都有當大歸范樞密文閣老領事，辦理老相公不該干涉，何用心。王恩會曰：夫人，汝有所未知，此事是盡忠辦理，不免免錢之誅，則不是五府六部人人可領的。當日王恩會將包公運朝於陳州，遇婦人許寬，一言知馬夫人曰：既無陳州有一富婦，富屋自有本土官，仲理王爺曰：夫人，汝休將破家中老婦人小視，他乃先帝身友妃也，虛有當今聖上至尊之貴，馬氏夫人聽罷，冷笑曰：老爺，非今日包拯道法，淨道和崇，不獨妻女法，不半信，的即滿朝大臣皆先王手下大臣，豈不知當今乃秋氏所出，姬先王所立，只有包拯一人偏執，妄言王爺，四百年兄乃一剛正無私之硬臣，更有誣毀君上的，是得有憑據而言也。馬氏搖手曰：老爺，本定向來明理，為官十餘載，難道不明此案。如天重大，且交還包公辦理。王爺曰：夫人，並非下官多招煩惱，只因這一人敢於罵前領袖，我因思來當今一位國母，枉屈實矣。於心何忍。昔已年與只是全年交商，料一殿之臣，故在罵前領袖，此實然為臣定柱，定代君勞也。夫人曰：妾思滿朝文武，多少官員，盡合身像樣，人人皆可勤勞的，何獨老爺一人想他罵官知事，關重大哉。無一人承辦，他們是明人，老爺某人不訪事者，王爺汝那里話，來他將此

案斷明難遂上不吾情分即不原如官廳下官只顧留人美名夫人曰老爺你且拿幾些毒勸汝休得痴心妄想做甚麼
要現時活當做去之言不結怨於上又無旁人嗔怪又遠在吾為官豈不妙的王爺叫說夫人去見若何馬八曰此案而
云是真惟今日說無憑無據况且內監郭槐威權太盛外交掌科內結太后況事如天大郭槐豈有輕輕招認他如不招
定必動刑如此他立下一留頭不留頭的主意一定怕死不招老爺怎奈他何事既不先結怨於劉太后倘被他執一
破沒商量起來穿鞋妨礙身價於羅網那時包公決不來看汝是全科之罪破案中官婦也難救於你的古云鐵嘴道
費者為憂德憂翁也須三思不知王媽依從夫人勸諫如觀看下回分解。

此回書實於史而有其真為君上者當以嚴宮室為戒也自海濱以下得宜用事而致亂之由何其多也其於慶賀日
競進而內外得以交通史官劉太后身及稱此非盛世之風婦有三從從父從夫從子況子為陛下之尊乎劉
太后雖尊臣也仁宗主聽察君上也宋之始夫皆任坐筵而於仁宗時三則三登之世亦稱一治其於奸佞臣直
出亦不稱其虧黑君子滿朝亦不免或或或遲耳其於國勢不弱之原由內有奸佞搆退心虛故強敵屢侵而北也

第五十五回

刁惡婦陷夫不義

無智臣昧主憂忠

許曰 為臣貪德視君恩 何故罵人昧此因

只因智昏無遠慮 至教欺主逐尊倫

至教欺主逐尊倫

當時王刑部聽了妻言隨即自昏是茶不請則罵一聲不賢婦又表明王刑部有一畏懼一則王畏君王下則懼畏夫人
當時雖則怪著馬氏然而尋其之理不教即明高言曰得時輸一再長一歡聲側身呼侍道進上茶而美夫意用過夫人
一看又曰老爺汝今緣何像著痴呆一頓言又不發此欺聲非任著妻身勸諫之言也王刑部聞言曰怎道見怪於夫
人下官只思伴聖上力辭之難故也夫人曰老爺既然不發是須依舊言是了王刑部曰夫人還有什麼商量且說東
馬氏曰老爺我勸力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勸不如一諷問道者婦人緣何像著痴呆人想若郭槐認真展來不
過奉承包庇且包庇無非說一聲勞動年兄了這也不足以老爺為之增榮早有劉太后兩位娘娘將汝怪惱正
是福不來而禍已至如今老爺既不領旨扣朝乃是扣朝不及了若若假聲張真諷諷當朝跪堂並無實據復了聖旨只
由聖上主見是而失其情包庇危矣不危我也不管惟兩位太后娘娘深感治之用情定然暗中提拔汝為官長朝力之
依靠如在山穩重端走無不依妻言恐禍生不測也王刑部曰此言美矣下官若將此言嚴密斷明聖上既得母重違的
滿朝文武人人致敬好不榮光即無極官首級亦揚名於當世美夫人曰汝乃斗筭之見也全不想彼破室中官婦乃是

隨口胡言或犯狂癲之疾只有那呆包公替他說話的如今果有此事為何一十八年之久他甘心受若況天下官爵
處平日之明並不提起來至今受復執實有是理想這包公今日身職上委當今也有這般官職若又聽此御官之
言老爺是一向明人今日為何却患了現現成成一位劉太后感感深澤九千幾不去奉承反做一呆官姑且未做的
分以結天勢力的竟情豈非老爺回今也顛倒了清若力辦此事只覺今生今世也冤不明的反做了幾城投火自焚焚
竟可惜安及君子的若得死在刑刀悔恨已遲不若為妻先別丈夫罷立起位來將茶盃一抽假裝撞死此番得王
刑部一驚飛步趕上雙手扶定曰夫人死不得的夫人曰妾身這一命定死在汝手中倒不如早些死在夫君之前豈不
乾淨也王爺曰夫人且慢的驀爾若二死下官也活不得了且再坐下見氏前一瓶淚下的紛紛王刑部却像敬奉如神一
般耐夫人髮鬢上一捏春帶正珠冠又說明當初王爺原立下美意爾太后嗚冤包公被不賢馬氏放刁弄地心偏別
念是以人生有賢良內助關乎一生名節今王爺有此倒運夫人猶如過鬼來身運了片鐵石心腸化為綿軟故做了出
欺君誣國汗名當世又曰夫人汝原一向智慧之人只因性情柔燥不分好歹便將性命來抵當難道汝之性命是蟻
之賤我與夫人休得恁性忍耐性子為妾也馬氏呼老爺妾勸諫汝萬語千言皆因欲爾免遭災禍也豈知反怪著妾
果茶不識愁眉睡眼倘依包公之言兩位太后娘娘不免有罪即為妾也難逃脫故先死於老爺目前以告遭別人之辱
非妾有意毒殺老爺也王爺聽了曰夫人爾說來句句金石之言如不依從我不差矣如今且休夫人高見馬氏喜曰妙
妙老爺如肯赦妾之意實教拍日之間汝定有一番福緣之榮王刑部又曰此重案已經領命王爺到署夫人出个
主意下官問如何馬氏一想呼老爺一些不難只須如此如此神不知鬼不覺便能娶知聖上了王爺聽了笑曰夫人
到有此機謀下官且依計而行當日夫妻閒談之際早有侍婢暗裏排開香案夫妻坐定暢叙如談爾非高舉比
費情由且不表少頃日暮西山月兒漸起又有家人執燈曰有王爺內監三人奉太后娘娘聖旨之命金珠之寶相賜
當下王刑部傳旨私衙請來趙憲太憲密書上裏使他看仔細批語原在包拯便堂加官增俸厚賜金珠的如不遵
旨意定將王爺治罪決不姑寬之意當日王爺打發扛抬金珠二內監先回又對王恩曰小公汝且先回上覆太后娘娘
下官遵旨而回便了王恩呼王夫人汝依太后娘娘旨意而回太后娘娘不備如此些些小賜金珠重酒極品高標
日高陞至王刑部諸諾察明送別王恩去了便進便堂命家人扛抬金珠寶物情狀知夫人馬氏夫人聞知喜色洋洋于
老爺老爺不差了汝之智勇反不如妾之見也如今皂白未分太后娘娘便有許多厚禮相賜後又得顯爵高官封妻

險子若連係了汝自主見頃刻間却有滿門之禍也。破室中官佛堂見爾之儀儀倒運的玉媽。聞言拍掌喜曰：夫人智見高明不必多說了。請用酒送送。定而係已。藥玉媽又言有金五十錠。明珠三百顆。不。下白金十萬。原。夫。人。且。一。井。後。托。再。以。故。思。慮。謀。又。呵。老。耗。九。十。歲。我。想。商。位。尊。隆。不。該。收。祭。夫。牢。這。些。老。婦。家。子。請。至。衙。門。用。酒。解。纜。是。王。刑。部。曰：夫人果也。困到理該如此。但今天賦傾高。早。應。防。家。人。耳。且。且。待。星。夜。深。寂。歸。時。方。可。迎。請。他。其。時。話。分。兩。處。當。初。真。徐。克。希。時。包。公。已。爲。官。一。燕。然。慶。還。先。出。任。早。包。公。五。六。年。包。公。自。陞。湖。內。官。正。值。黃。道。之。時。一。向。忠。奸。臣。有。什。麼。鬼。謀。不。測。故。日。夜。留。心。播。察。再。得。着。奸。臣。亂。有。機。難。弄。的。時。尋。得。包。公。往。陳。州。賑。賑。賑。好。正。在。活。潑。之。時。正。知。他。忽。又。運。糧。廩。好。實。好。生。不。悅。當。時。包。公。夜。睡。夢。分。付。夜。探。查。不。曉。馬。不。來。糧。不。曉。關。道。查。衣。小。帳。只。帶。了。幾。龍。趙。亦。著。短。褲。四。健。將。於。四。面。大。道。上。跑。來。關。去。只。有。街。衢。寂。靜。深。夜。少。人。行。一。輪。明。月。當。空。花。燭。燈。燭。不。覺。是。近。刑。部。衙。門。忽。遇。王。恩。內。監。但。他。三。人。同。來。因。何。止。得。一。人。只。因。兩。交。卸。曉。了。曉。官。即。回。官。去。了。王。恩。見。着。候。王。媽。請。明。認。書。文。代。叮。囑。一。番。方。回。當。時。他。認。不。出。包。公。包。公。亦。不。知。王。恩。一。人。獨。來。一。人。下。兩。包。公。見。他。是。名。郎。即。迎。面。對。步。曰：汝。奉。了。那。人。差。使。往。那。里。去。來。王。恩。一。聞。言。猶。如。做。賊。的。心。虛。並。不。回。言。只。管。是。步。跑。去。包。公。曰：此。人。定。有。蹊。蹺。了。忙。喝。聲。下。張。龍。趙。虎。飛。跑。上。前。却。如。鷹。抓。小。雞。一。般。拿。先。道。王。恩。未。曾。敢。拿。一。些。凶。惡。不。符。出。一。被。擒。抓。到。帳。前。起。來。喝。聲。該。死。的。奴。才。何。等。之。人。擅。敢。將。咱。家。拿。下。麻。張。趙。曰：包。大。人。問。你。一。聲。汝。一。言。不。發。跑。走。何。由。王。恩。體。是。包。公。得。張。紅。兩。臉。一。時。呆。着。對。答。不。來。包。公。起。疑。曰：國。難。着。他。王。恩。曰：吾。奉。王。爺。差。遣。包。公。曰：差。遣。你。往。那。里。去。王。恩。曰：差。往。刑。部。衙。門。中。包。公。曰：差。往。什。麼。事。情。王。恩。曰：聖。上。命。着。刑。部。認。真。辦。理。狸。貓。抽。主。之。事。連。放。咱。家。回。復。聖。旨。包。公。聽。了。冷。笑。曰：汝。言。語。差。吾。實。是。聖。上。所。差。今。日。幾。關。已。經。敗。壞。分。付。帶。轉。回。衙。當。時。張。勇。糾。糾。押。着。王。恩。趙。虎。黃。龍。又。人。隨。伴。回。至。衙。衙。門。吏。執。三。鼓。包。公。接。了。死。帶。差。官。開。衙。門。堂。上。四。邊。燈。燭。兩。旁。排。着。三。十。二。名。當。時。後。們。帶。着。王。恩。他。直。着。喝。聲。往。喜。包。文。批。由。家。舉。了。聖。上。音。差。尚。有。多。大。膽。子。擅。敢。拿。我。奉。由。的。包。公。喝。胡。說。如。若。聖。上。旨。意。何。不。日。間。差。往。實。有。夜。靜。更。深。並。無。火。把。見。本。官。問。得。一。聲。並。不。回。答。一。溜。烟。而。逃。難。道。聖。上。是。箇。是。這。箇。光。景。我。早。已。明。對。天。后。做。她。差。爾。路。中。行。踏。於。王。刑。部。衙。門。不。須。驚。雷。罪。機。也。須。將。實。情。招。說。了。免。教。動。刑。難。當。王。恩。聽。了。胆。戰。心。驚。想。來。包。公。果。然。判。害。有。神。明。之。見。包。公。所。付。之。事。被。他。一。猜。而。破。但。不。供。認。明。着。能。罪。我。呼。包。公。休。得。亂。言。咱。家。明。天。奏。知。聖。上。責。教。你。頭。顱。滾。下。當。時。包。公。捉。得。他。決。非。奉。聖。上。所。差。喝。令。右。右。將。張。龍。趙。虎。王。恩。監。禁。得。死。去。還。魂。三。番。兩。次。只。得。想。來。久。知。包。公。執法。

無情即取上也沒他三分諒今也瞞不得過他不如招了免受疼痛况且我是奉差是非自有太后娘娘在於我何不況且是不及乃一位當今國母才得包拯的主意已定于登包拯安奸刑法只算咱家今日讓了汝情我實招也包公嘆曰招供來便送你狗命王舅只得將車錢告一一招明包公分付一一謀口供了殺了夫格上了刑具不禁牢獄於側衙內鎖在一處房用口後人看守不許外面走了風聲得過此重案然後釋放人傾定不必細云包公暗想自語曰如今不是口說無憑的劉太后反行賄賂於臣下這是漢賊也我想王炳往日為官却無甚處廣是一良臣故而勸他領我之放得下心宜科劉太后竟將賄賂賄中而汴古云酒紅人面財動人心倘或王炳從中作弊審了不屬本官違其害而李太后十八年之冤又難明矣或乃有一說劉太后行賄於他而王炳不便即推偏暫收領下如審不明白之賄賂賄呈實或是個王舅也未可知王炳若有此言總算女內本官是問幾年交益况况明白了十八年前李氏之冤得聖上父母重逢年兄弟但為司寇之官即極而當朝不難汝若會替賄賂賄君上賄弄變壞管殺汝刀過項也且羅是非曲直且不聲張暗察他機關為要住語包公伸算兩說王刑部是夜羞心腹人到天牢情將郭槐扶引至內衙中王炳鞠躬接迎內堂見過禮當中西面擺下一位請郭槐坐下王炳朝上而東而坐當日濟天大膽郭槐雖被拿禁天牢却也安然無慮起來咱家雖被禁天牢然太后得知自然竭力用金於我不用心煩也正言之間今見王刑部相請到來心頭喜悅定然太后接樣開照之勢也即開言曰王大人今日又不來審問請咱家到來是何故也王炳呼千歲老公公只因包拯平處起送要附寄於陛下官堂不心禁的即滿朝文武盡皆着惱若非下官猶觀聖上定必發與包公備候他之手老公公定必吃刑苦郭槐曰這也不妨由他放吾在鋼刀之下決不招認來王炳曰老公公如受他之刑法不如下官不得罪的是妙也郭槐稱是又問太后有何話來王炳即太后行密旨并賜金珠一一說知又云下官的未得密旨已再死腹之心今又承有喜何敢不遵但日間猶恐耳目指搖故敢方今夜靜來請將下官上尊薄酒以贖負刑郭槐大悅曰王大人是明白快士且拿酒來吾與汝細說諸當下郭槐公然正坐王炳側坐相陪備杯把盞而談

道不知三奸如何決流且看下回分解

所以知人賢哲之難即包公之巨目而王炳為平素之所信是賢良之輩而孰知感於潛婦權權附勢浪言牙曉之舌將一片東公報主之心化作禁賊昧主之行情為婦女輩查為罪蘇而在香案前之附信是平觀為良言有針鋒舌頂之銳句句有爐火發金之輝威感烈烈一刑部之尊及屈於心罵而不敢怒怒而不敢逆呼為包公之勤勞王宜迤

無平刻已曉得察察情之用情亦猶平刻苟安也是史美之善末嘗賢臣亦器之稱與然非公之刻刻留心制政東
正不已則有奸欺公有如天翻地轉倒置矣

第五十六回

王刑部受賄賂君

包侍郎東機攪任

詩曰 君王大節五倫先

報答王恩方是賢

倘立偏心真負主

萬年遺責愧青天

却說是夜王媽與郭槐對酌之際呼老公公下宿時斷之法早已算過照計而行萬無有失也郭槐喜曰汝且將審法說
與咱等得知王媽曰下官豈不思別人只是包捏他人借投人破綻個人轉為須防他時來打著機關又不好用刑審
詢如要騙人且目用刑審詢須要道一人而貌相像老公公的侍他當起刑來公公且難過審假替替聲哀喊別堂審刑
若老公公安無糊糊塗塗查了一堂便去復去那時包侍郎表朝廷之罪非輕當時郭槐施羅為面喜悅呼王大人的汝
若將此案辦得老實不但了咱家感法之恩即太后娘娘也見汝之情分如今罷起小金球有甚不案還要假個極品之
榮王媽曰全仗老公公用酒罷留一杯我一盞甚是撮合相投郭槐又對王媽而上一對呼王大人因何忽然呆呆不
語似有所思的何故也王媽曰老公公有所未知爾之罪案為要網口難覓一人像有老公公體說也下官是以心內躊
躇得來郭槐一想呼王大人已有此人方才咱家下獄時只見一犯人坐得身材肥胖差不多如我一體咱家也曾問他
姓名他言藍姓以有名掛行第七人呼他為藍七乃是洋涼人只因打死人間成死罪倘若弄保他來即可頂買是
王媽聽罷欣然次早差人到獄中喚到可獄官進衙說明此事又許賞金銀加封官爵這獄官生機乃是刑部的將下志
敢違違立將藍七帶至王媽目一照果然生得身長肥胖面黃肌瘦單差得一張黑臉及一浪髭鬚子亦是相像的雖有
差處不符只要他代着即將此情由通知藍七不許他洩漏機宜事完之後定然將汝開了死罪還有賞賜庚酉藍七聽
了上車大人已是釜中之魚若變了些苦楚得開此罪重乃大人之德也只得行刑夾棍用盡小人口苦小人口苦小口只無端痛
之痛的王刑部曰汝輩會為差即取過新刑服色與藍七更齊起又賞賜酒食不多細查那時藍七穿的服與郭槐穿的
一般且躲在內衙一個間靜所以待審這王媽做成這般計算一則恐著包公審明探察三來刑部牙後人多矣只兩二
名心腹家丁未做夾軍叫他不可洩漏風聲這郭君大事故特用心心腹家丁一名李春一名錢成與獄官生機得知
此事餘俱不懂又表明郭槐在水安宮養病已久常不出衙道道的他更衙役人多不認認得且暫保此與再說劉太后
打發三名內監去是郭江拍金銀內監二人回來不見王恩回話的知何故倘或王媽不從及將王恩拿下前事即要明

露髮自結自知不敢發言當對太后心如鬼麻倒睡生不能成寐住諱是夜太后心尚早天子坐朝文武奏請
畢王正開宮向王刑部王卿家朕昨天發交郭棟看辦未知審斷如何王炳奏曰運夫當依若王曰轉何還不審與王
炳曰臣思此事關天重大未便草草從寬况聖限三天待臣細加勘外依限便言真佑君王曰卿家實人知汝是忠
貞之臣此事須得認真辦理休得疏忽曲直須當分明決斷受不得情若究明此事實人得母子重相逢了具奏王物
即有夫大功下若如存了私欺礙於朕定加處斬斷不寬貸王炳稱臣領旨便臣深受王恩當必報效有此重案自當公
辦理明天子點首道百官紛紛趨馬歸衙有包公出至朝門呼王年兄包公多年結里之情務必誠心着力一不使弟感
激不盡矣王炳曰年兄何出此言包公曰王年兄此事與小弟身上所關非淺年兄如審壞了小弟說來欺君之言難免
也王炳冷笑曰年兄言是矣小弟與汝是同里故交一願全份相與俸賞多年豈可欺君自污行己以害年兄但有一說
了如果此事假他人也難本有真情復看包公道這也有他只要年兄秉公審斷無欺就是了但今日不審胡天定獄要了
審明後若備明天仍不審斷小弟要勸奏汝故違抗朕之罪名的王炳應曰又言年兄言之公也明天定獄審斷不諱的
請罷二人拱手而別不言包公却說王炳回衙進內堂見了夫人不該別話只言領審之事馬氏曰老爺聞此事既難安
排妥當何不今天即到衙詢一實好放下心線何處承審包公明朝審斷但聞這事及他敢把細明察明胡若到確查如
一洩漏些風即危氣口炳笑曰汝且明白下官亦非盡愚弄也今故意哄明天窗簾就使他今夜不小心墮臨即此夜
審過一堂明朝即上朝復奏駁上汝道妙算吾弟夫人聽了大悅曰老爺福時是故生出心費性巧也少言夫婦間談
是晚日落西山王刑部尚未陞堂先將郭棟藏在堂中下獄後備論備審夜堂有一班衙役俱已齊集在天牢內取出假
郭棟法堂上柱一盞玻璃燈是照郭棟堂不許多燒燈燭又傳請出來云郭棟重大須當認真審訊投吏實實值要站立遠
遠候着不許許許審訊視詢口供這分付是王刑部懷着私弊之說燈燭多猶恐看出車下衙郭棟更復逃揚恐脫出真
郭棟口訴之意當斷不從人那里知里郭棟只依着王大人吩咐遠遠排班當下王刑部弟到郭棟於基一拍大罵郭棟
爾可將十八年前狸貓捕王小太子之輩明白招認來若有半字支吾難免夾棍之刑郭棟之口不閉言郭棟在桌下口口
聲聲叫屈王夫人泣休越包公之奏說官要叫家招出什麼狸貓捕王來王炳喝曰本部也知箇硬強不動刑官肯招
認明今上央早有左右二名家丁一替參為惡便從後提出生鋼夾棍將假郭棟夾起可憐郭棟痛得是暈頭若問郭
犯罪已經定案只候一刀了決餘外沒有一些苦痛莫今夜又在刑部堂中再當鋼棍滋味這是他偷運揭不單欺人承

馬氏的車馬當時只央得悠悠幾聲，但聞郭槐輕輕喝屈一人，真痛一人，做嘴其聲，却是差不多，不猶站立，衝後人，離不出直徑，即兩名夫軍，交了一聲，辨其喊叫之聲，先說包公是夜，又帶四名健漢，青衣小帽，取出現盤，倒耳聽得街上，兩個行人，一人說事關欽案，非同小可，但不知審得如何，一人曰：「既然開了衙門，說絲何不許間人走，這來看的一人曰：「刑部衙門，威嚴赫赫，豈容閒人喧嘩的，言話說的跑去，包公聽了，滿腹狐疑，王媽約着明日，幾番回，何今夜，堂堂聖審，必然生聚，莫急急忙忙，領了四兵將，竟向刑部大街而去，但見門首大堂，燈點得光耀，包公邁步，即呼管門人，汝家主，可是審夜，堂不帶把門官，說得包公跪而答曰：「正是，包公又問：「審問何事，把門官曰：「以上包大人，即審詢，理換主之聲，情，包公曰：「且待本官進去，看看把衙門，如此，且待小的，通報，迎接大人，包公曰：「不消通報，本官與汝大人，同年故交，且略，禮把衙門，見請人人，進內，把衙門，去包公，招呼，張羅，薛顯，隨一程，進內，一氣，重府門，多言，不用通儀，實道，至中堂，只見差，役，遠遠，排立，當時，只見燈火之下，又直正在詢，夾郭槐之際，這些，衝役人，善面，向刑部大人，小心，於堂上，不當心的，於堂下，王刑部，只顧問，伊，但郭槐，那裏有，幾日，看堂下，不覺，他，王，僅五人，悄悄，打，空，劍之，平，史，中，病上，伏於旁，倒立，差，遠，離刑部，半丈之隔，只聞王媽，呼郭槐，速將，真情，招認，一息，不聞，聲，有，卓，堂上，更叫之聲，堂，不，能，王媽，喝，叫，還，說，冤，屈，否，喝，今，再，按，原來，包公，天，理，聰明，當，晚，况，又，分，外，留神，又，廳，靜，公堂，懸，出，盤，香，不見，掉，切，不是，犯人，喊，苦，路，闊，大步，跑，上，堂，呼王，凡，下，邊，夾，者是，何人，王媽，側身，一，看，了，林，得，魂，也，失，去，猶，如，烈，雷，轟，頂，立，起，身，破，著，舌，曰：「小弟，在此，審，詢，狸，貓，換主之，事，下，邊，夾，刑者，郭槐，也，包公，曰：「據，小，弟，看，來，此人，非，是，郭槐，即，伴，堂，西，一，照，伸，手，將，堂，案，一，換，查，在此，換，領，把，抵，定，叫，張，龍，趙，虎，連，忙，拖，出，包公，連，忙，抓，住，王刑部，兩個，巴掌，夾，面，打，去，不，開，長，短，即，命，著，起，薛，顯，將，王媽，鎖，住，下，管，刑，一，堂，差，役，呼，喚，不，小，如，別，位，官，員，猶，可，一，見，此，位，黑，鬚，拿，了，王大人，好，不，管，一，哄，而，散，堂，下，包公，坐，了，王刑部，的，公位，分，付，犯人，放，起，夾，棍，大，喝，汝，這，奴，才，是，何人，聽了，那人，求，項，當，刑，拍，出，情，由，本官，決，不，罷，汝，若，不，明，言，即，下，刑，刀，兩，段，不，撻，差，七，聽了，想，包公，久，仰，芳名，不，是，好，惹，的，如，今，料，想，臨，不，過，一，只，得，將，情，一，一，案，如，包公，坐，罷，冷，笑，呼，王媽，曰：「果，弄，得，好，神，妙，官，料，我，句，話，又，湊，巧，又，無，通，風，報，自，來，解，破，爾，機，關，本官，不，與，汝，多，言，明，日，面，聖，再，錄，王媽，心，中，看，着，只，恐，昔，年，兄，小，弟，一，時，差，見，尼，尼，大，使，用，金，寬，容，於，弟，再，不，執，著，力，而，判，了，這，公，全，然，不，勝，命，能，結，趙，虎，將，賊，七，發，回，原，處，超，了，王媽，董，董，帶，了，郭槐，四，衙，管，束，明，日，見，好，一，位，堂，堂，刑，部，當，官，因，聽了，不，良，婦，之，高，歌，且，會，財，的，命，已，魚，投，繯，網，慢，言，也，公，帶，了，犯，人，有，王，府，家，丁，忙，忙，進，內，報，知，夫人，馬氏，一，聞，噴，得，吐，就，輪，咬，牙，切，齒，恨，包公，了，將，丈，夫，穿，

若定然以多吉少，怎生是了。一跟使女了環也，紛紛議論不表，却說包公歸府內，已是四更漏下，不表。晚停一回，命四健丁，背了燈籠，帶了兩名犯人，到朝堂。果官見包公，呼包大人。兩名犯是那包公曰：國大你去認認，像是何人。顧洪曉不得，走近前，一點點道：原是王媽。此是九十歲公公曰：新爾身居國丈之尊，還善逢迎，好他呼他。九十歲自倒，原也。顧洪道：要請問，只動以歸時，鼓叫天子。臨朝，各官無事，幸甚。只有包公出班曰：臣有事啟奏。天子曰：卿有何奏。隨包公即將昨夜三更左右，藉中奸究凶民，偶到刑部衙門，近有街衢往來之民，私語方知刑部審詢，夜堂又暗。言該臣已將二款犯拿下，帶呈午朝門外，恭候聖裁。嘉祐君玉聞奏，一想不覺，龍顏大怒曰：可恨王媽有此欺騙，即是御校，即遣拿王媽上殿見寡人，侍御領旨，不知王媽性命如何。且看下四分。

為千盡孝為百盡忠，人生立品之大節。聖旨滿之，事亦比訓也。及至一出任王家，其公報國，代君宣化，略據青史，百世流芳。雖人生壽算，終與然史氏，負其無偏，後人見其受其，今人嗜嗜，漢墓雖古，先其是者，不啻復克於今。是甘常有不忠之伐兒，豈有竹馬之遊於舍，飲鋼其者，無如王媽身列刑部，夫嘗不先歸忠於策，斯理豈不明。如若乎，惟長古婦才，唯是願君王叮嚀，偏遠至一生名節，蓋其年譜，莫定日可不敬，所以人心惟危，道心危之驗也。

第五十七回

包特制領命勒好

王刑部欺君正法

詩曰：既承君命必公行，法律如何容亂吏。不是包公多把細，金堂奉命處難明。

當野蠻國文，想來這包黑就難，以些小賄賂的，他在朝中人人有些破綻，也被他捉持著。呼有王媽帶到，俯伏金階曰：罪臣王媽，見寬嘉祐君王，龍顏大怒，實覺大恩，任臣寡人，待汝並無差處，因何全不念君恩，竟爾謀法。朕也曾再三叮囑，託汝代辦，如斷明此事，自然服也。知汝之欺見汝之情，緣何口是心非。天強詞而對，力言公卿合璧，財寶官服之相，誇實乃嘉額之臣也。可憐這嘉額，天賜不棄，可知包公乃神明之智，可作弄否。汝今有何分說。只管言來，王媽伏倒，驚前呼陛下，閣思罪臣初立定主地，即植古將十八年，屈事仲理明白，只因不合，聽了傳旁人，捏弄教令，做出悞國欺君之案。悔恨已遲了。君王曰：汝殺了那人，來喚的王媽曰：陛下臣原不合，軟耳，被誣誣罵，臣要言，咬他起來，到太后，姓趙為上。破窗內日久年，多不知他果是奉太后否。或是此婦乃痴心妄想，的審不明，白時，即招二位太后，娘娘，嗔怪官也，做不成。命也。法不保，想聽了，這嘉額乃罪臣，乞氣自盡也。莫望我王金臣一向無差，法外難寬。臣重罪，罪深天恩，君王聽了，王媽之言，不覺笑怒交加，曰：既汝身居刑部大堂，之尊，特信婦人言，別事猶可，今竟君壞法之行，如何聽之，而為汝輩比之。

伊氏賢慮有天差地運之行也當時若王想來一婦人斷沒有此膽量還疑王媽推却之詞一面無湯之害不能運往并
要時馬氏拿出文與包公審說惟那地雖則拿到朝庭不用押他上殿仍着包公審說當有國丈曰臣有在此案判也
任不得包公審說王曰此何緣由也龐洪曰如今包公是有罪之人如何還得他審說王曰包公有何罪可投龐洪曰
臣殿陛下這王媽乃是包拯保薦的兒來一个款君境法豈非包拯先有大罪於君王一姓還未聞言包公曰不然臣
罵王媽原甘得罪念臣有一功可以將功贖罪仰乞龍心鑒察君王曰包卿有何大功可奏朕曉他包公曰臣前後二更天
撒行訪察路過一人月下觀燈乃內監官其時臣即詰他何往他不回亦即跑走如此是臣殿陛下之實據十八年前
方知是劉太后娘娘行賄賂於刑部他名王恩用刑方格世曾食五十錠明珠三百顆此是臣殿陛下之實據十八年前
之冤白負伏惟陛下龍心鑒察臣非諱也國丈曰臣還有奏去臣思包公前夜拿了內監何不昨天奏明陛下直至今天
敢奏內監不見拿到乃是口說無憑希圖卸罪耳伏乞我主採准其情他一打謔言欺哄之語當下面一言我一語反弄
得君王分辯不清只哩哩想他又在左首俯伏一位老醫臣曰老臣處弼有奏君王曰老臣家請起看何奏去與臣分
當太師謝恩立起曰臣思包文拯乃是忠奸共胆之臣眾民人人感德个个稱能自今此案所關重大非比尋常乃是
主內廷之事實此事乃包公得據而來他之敢存私以取罪處望陛下休聽國丈之說如託文別處竟能有些小
欺越者已有前報王刑部可鑑且放開籠囚符又包公方可明白十八年前之冤况今王恩已被他拿下看來不是無憑
無據的說言再官往刑部衙中拿捉了馬氏并搜出金珠行賄之物止如相照當得見青天一事者有請者可也
主總鑑奏說天子聽了此案點首稱老神家之言并屬有理可準依又呼包公內監果曾拿捉下否包公曰臣即晚已將
王恩拿下王曰現因於何所包公曰未發天牢現押於臣閣署中君王即降旨內翰大學士歐陽修復包府衙門王恩扭
執呈金銀珠玉等物而去又是國丈願去虎往刑部衙收拾金珠等物拿馬氏到來見寡人願醫醫正妻後有內閣中
書文官慌忙出班曰老臣有奏如今此案這龐洪一人也用不着陛下如是國丈去提備有一線與謀謀言穢物不
求即天下事情又焉能說不決來龐文子暗語生噴又不能強辯再領旨了無碍之說有來班內閣出知諫院杜純此人
又是忠賢臣備伏曰臣臣領旨如有私私即與罪臣正法君王準信杜純曰二位如蒙平身文杜二臣謝主四拜杜純
領令去殿上君臣還是議論間已是紅日東升又有晏朝官啟奏飲玉押已將王恩拿到當今天子宣遊王恩猶如萬
箭鑽心到朝賀殿的俯伏金線連呼萬歲聞恩嘉祐王呼王恩汝今奉著何人差使緣何在著他公衡為中一一奏與寡

人得知王恩曰此乃太后娘娘高婢往刑部衙門賜送赤金五十錠明珠寶三匹密詔書一封此是太后娘娘高奴
婢如何敢違逆不往還有二人同往一交卸了金珠二人先回後查只有奴婢後回的道中却遇包公被他拿下君王只
要問實有杜養帶了從人將金珠賄物呈覽前一交代當時天子也覺無怪只因他乃國母太后之尊大不該行賄賂
於陛下敢奪人有何面目君臨天下就知滿朝文武的當下頓頓不拂面色轉紅只得合王恩連連還宮趁金珠一
并收回劉太后得知心中倍加惱恨着差接下休提只言殿下君王命某包公將男女欵犯盡發交他他處處嚴加細
窮不容少緩偏問了母后冤屈之由他乃寡人教母之恩人也帶着差犯言知聖駕回朝稟奏各節單有包公領命將犯
人帶回衙門只有刑部獄官朱禮呀得實食命與此事有干連身入網中悔言朱禮實與王恩包大人轉回衙門中五劫生
堂公位掛問差役高堂何緣以喝威嚴直乃是 法堂好以森威 公位滿如照壁

包公當堂坐下肅滿星嚴起第一拍喝聲帶上欵犯王媽只嘆昨天是堂堂刑部之官今日做了犯人長縛搭鎖項鎖一
到法堂心中驚惶當聖吉位雙膝跪下往日兄弟相呼今日犯官自待包公問汝難道不知食君之祿必是君之憂而
領了聖上重責之先聖上何等滿諭知本官也再三曉諭歸定自分明國母難犯若王母子重違即沒有加恩既為也是
揚名後世的美事因何口是心非欺君壞法若非本官動查豈不混淆難分顯見太后娘娘金珠早寶且不賢婦之言易
聽從也王媽聞罵言伏著頭告曰原乃犯官知是也聽不賢妻之唆言動定無賴或只求大人外法從寬足念大恩德英
又念王媽若念當年夫婦之情只不扳出馬氏實言劉太后行賄則足以脫却了馬氏之罪偏偏這个王媽慢慢著我
原要做个留名官却被爾言三語四美得我受而好如今案律如此光景如我王媽一死將此賤奴留存下乃是一
生來了之事何不一全死去直不乾乾淨淨故以一口咬定於馬氏包公聽了冷笑一聲曰虧汝堂堂刑部七尺男兒竟
如此婦言也世上有幾家不齊焉能治國哉君部國犯法聲聞法有嚴寬客私廢是死有餘辜這等什廢法外從寬白况
既身居刑部法犯法實容有犯官現王媽只是叩頭苦哀求曰犯官果然肯聽求情不已包公分付將王媽押過了一邊
又喚馬氏上堂伏著頭跪下雙眉目滿淚交湧若問包大人法堂上雖漢汝膽天咆天之漢虎雖狼心之人又復何望又
情狀見此處嚴值不畏懼幾分道馬氏聽則恨心膽大身出衙門然到底女流之輩久聞包公判案官最當時心中驚懼
發抖嚇得不已包公曰汝也曾叩諾命處念君要奸生取大不守婦道咬挑丈夫幹此不法欺君之事今日雖有所歸皆
汝不賢之起禍也且直言與本官知之馬氏呼稱大人休得聽信王媽之言我婦女之輩受取外吃男子朝廷大事豈有

嘆德丈夫為道只由他不明義為一心貪婪愛欺欺野上喜官則美官動欲多事不獨不依反律多言詐犯惡時是處治
故今也單已現仍解懷恨於心竟欲毒連在官害其一命也包公聽此訴詞冷笑一聲歎曰好生伶牙俐舌的奴才婦
人即呼王媽且與對質當明夫者情面個個一個怒法多有吹挑於我一個實沒甚板處連害幾番過公見他夫妻二
人對質不分明分付王媽次起又將馬氏抄起一人充一人婦是意二人乃實官之執那黑城當刑法只得直裡抄出
真情實義為人殺了與他抄起又問王媽汝妻殺官是夫后行時在兇也要說个明白王媽曰實是馬氏殺官存
前不有行時在後包公又指馬氏一番口供保是包公得有一供當明則太后是為天下母法之府不特行明於臣
下倒置其罪生於燈籠即送下不知內宮和苑又焉知天下之罪王亦不免受其責感互保忠明勤竭然定奪當官包
公將大和聖上也指出不合之處史家之與野比史官執法如山一是不務之法津也又本上勸妻王媽職司刑部之權
身居刑部之任不能無動若思流越妻法非个財官誣國欺及馬氏身居婦道不守閨閣之條嗚呼丈夫欺君大辱此等
刁惡婦人一者欺騙君上二者欺臨丈夫一刻難容應得與王媽一同體斬以正國法當時密斷仍將犯人一并符下天
牢連斬也押去俸次日上本奏明聖上與當是日不夫又次早五更初天子臨朝聖上單依包公定斷之法命下著公
押斬決夫婦有聚文武諸些奸黨人人畏懼屢問文吐舌搖頭曰如有見公一輩之人連老夫的高級也憂懼不定是日
包公押出男女二犯人細細至法場中王媽怨老不賢身感賢於我至今一命難逃又有不賢馬氏深恨丈夫何故沒一
些夫妻之情事反於妻當將我殺有聞民連連觀看法道喧街內有百姓曰包大人回朝不上半月之間斬了兩位
官官今日殺一位明日殺一雙豈非不濟一年二命又官被殺我民曉也有一人言殺的是奸臣不遵的滅絕奸臣使
忠臣致太平之治俚語又民間稱王媽夫象時表一副包包公分付一開刀二人已罷了決他性命半命家大偏憎惡斃命
人連回數去此是包包公存心之厚處即喝道回衙次日早朝復覲奏錄了一官自有抄沒補缺不用煩提當日只有嘉祐
眉王龍心抱門苦困比象未明又不知發交罪案當即看下列分朝
君臣人倫之義夫婦人倫之重朋友人倫之末而王兩於三綱之道盡有所本而於其一死亦何足惜哉當殿中君臣
果集此乃公事人人得而誅之惟龍應洪真一掛與包包公呢呢狂奏不依反律及政倫若王頌殺攝接之心是可恨也不得
此如此回播送包公不須言口領王媽夫婦身毒而死亦亦濟洪之恩及也如非聚忠賢之乃拍殺入子之非此重事
何所處止而結詳論馬氏之才忠行登三尺法堂而包公之安於文夫公斷可恨可恨之詞人個人

天性之恩為割愛

情不令內廷難離

金匱車馬大破滅

母子重逢會有期

當日嘉祐若王龍心不悅以因生身母處居於沈寢之中。初時披過公陳奏道：禽情信將獲費心推測，宜知劉太后制中行轉時於臣下，又得包拯暫權察出原情，其言有理，疑為不實。美然落難當母身，是事人生身，母子為天子之孫，母處偏厚乞恩，難道有此奇聞。天下臣民有不古執朕之是也者，故即往陳州迎母后，莫高但內中道有安而未竟，郭槐尚未親押，提提得客民明白方交請聖旨，郭槐即和首包拯審郭槐在春衣口，包拯不致領首，王曰：卿如不領罪，誰可領罪？包拯曰：臣保處國文可以永糾此案，麻洪一息回這句，既昨天害老夫，辦理不得，今日反應我承辦，這包拯不知怒什麼，這許來身，賊老夫他的罪滔利害，不可上鉤，即批奏道：目前包拯言臣領罪不得，望吾王乃委別人辦理。若王復問包公如此法，又何人方可也。公曰：如國文執朕，辦別易，他身乃歸不來，王曰：據卿所言，難道此事即免罷不成。包公曰：算不來的是，陛下當親親封卷供，得此冤河白也。當下君王頓悶，呼聲而泣，自己所辦多少奇難異案，一片丹心為國粉身。今上言，此又難，問何不與朕分憂，故以推測來，倘何也。包公奏曰：臣故陛下，並不是做臣故，竟乃糾送，臣如國文，難道有去不說此事者，即是此事之由，徹臣若不承辦，此事則已若將此事每交林臣，只要與臣家，臣豈肯的按法律也。道及安樂宮劉太后，娘娘也，妾身罪難以私秘不提，如若定了太后娘娘之罪，莫非臣有敢方犯上，大罪國大一切奉於臣，臣即望赦當此重罪，望乞我主明恩，免其進案也。若王一想，表此論不差，即曰：包公且免多慮，如若太后娘娘處，將此案不執，得依約定，倘國文多言，亦須詳查，如今不須多慮了。包公曰：臣領國文此時，算不敢言怖懼，且臣公境之制，只在軍中，臣想得二日，隨母歸者，包拯當下領首，道：臣不敢談論，粉臉不來，只有宮中太后心內着意，又打聽明白，聖上發旨，包拯密供不好，若別位官員可以行首，恐難行，財私傳，播有包拯不懼風火，以臣見食，願除的，是此事自他得，雖不果，倘事不明，他又敢考之罪，也。不妙了。住語太后心驚，定若的問，只言包公回朝，詳備用。包拯麻拜傳令吏役人往天牢，帶出郭槐，唱到閣，呼喝升堂，正門大開，書役左右分排，包公正中生郭槐布出，又說明此奸宦平日待看劉太后，是寵承權重，事即當今天子之由，太后執批，故他自是負恩，以是王刑部領審，請越知有得輕，後今包公因刑部王刑部人林宗字公榮，即此有以介費於謀，然而心中主具有案，蒙太后娘娘，後我深恩，自加刑後。

是年十八年今日平地起此風或送來送金與王婦尚且和款是料這包裏賊人來着在破曉領着密低但此不得
別官竟不得與刑部駁還的刑法雖慢明家情領抵死不招以報太后娘娘厚待之恩也當有四名健軍如狼似虎并
他當中拍搭一聲撲撲撲撲跌得昏昏暗暗郭德寬昏昏迷困乃多天官而特响家如此欺凌的皇上聖降罪於保民的
可廢制下傷的軍心殆殆不官也欺侮不得如此今輕視我的勳你勿如此猖狂也須留情一二饒好包公念為大焉
驕大奴才團的謀去汝欺滿得人堪堪青天為何昧今日罪惡滿盈不欺天通分明報應有時速速招出程福換上赦火
焚宮的手既倘若半字含糊生詞交得做不得情和郭德寬了外林月極大真乃愚人世間多少刁民辨時時假作不
汝既敢為官清正且無私曲偏何今日混說破密官婦的刺舌竟敢吞吞吞吞乃無倫無恥其原自來比之才民辨是
又加鬼張英汝陷害了自家也罷了人報官太后娘娘以臣下淫淫若上皇非大道不道罪過功天為據汝當當初有些
事猶如海底揚塵鑽針縫法刑律法咱家斷不胡亂招供以容太后娘娘也包公曰郭德寬汝才休得強辯若說
當年無此情義貪身且能有此膽天訴此大疑之為別太后又暗中行賄滅又替作刑行再莫言無私偏說口舌來
陛下乃是山河社稷四字為證豈非是惡黨之大端也不官也如你這奴才平去騙橫日以看得國法輕如鴻毛今日害
此滋味傷軍軍健恨恨將使天起左右才呼喝聲頭統生鋼天保非同小可如別人抵此刑已受痛成管了惟郭德寬
神百倍於人當時執獲在庭道不肯招認認認又囑收監加上七十八十九郭德寬痛辱罵罵已極法之刑法雖快但咱家
足難招認以假作真休得錯了念你有包公自言道這奸賊果欲得當得等刑但我之審斷多少身難免冤家情也必當
出真情分明白難道此案則不來如審不得口供難以復言人說明大凡案情事不論官民之斷定有兩道對供試問
了原委人再對被告人有見說推詳及及復問三推五問自然有機關可入十詢明是破是非只有此呈原案乃原李太
庭被告乃劉太后對供二人皆不在法堂上故只將郭德寬一人究問如郭德寬硬硬硬硬硬硬硬硬硬硬硬硬硬硬硬硬硬
人又奉是見證所與包公於郭德寬一般干休原李誠告均及二人惟郭德寬今日抵莊留頭不留屍死在他孔刀之中只是
不招供當時再得包公也提有本來只得從新盤詰細細推問郭德寬反是高聲控冤包公吩咐將他上及極難這伴來
是極利害之物恐爾鋼釘軍鐵法法是收當不起郭德寬上了監監監監監監監監監監監監監監監監監監監監監監
登時發昏者有四肢漢者左右扶定冷水連噴身一刻方得漸漸復醒首搖搖在嗚呼包公曰郭德寬還不招供郭德
以汝若要咱家招供此事除非紅日西出高山波浪也包公曰郭德寬在本官面前回汝不招難道你沒有死的日子嗎有

日命賜陰府。也要對案分明。陽閣下敲鳴。陰府竟容作奸惡。情有回。君明察着池也可。胡福得成。五郭機回。家包拯
今實對國書。我若有一線之息在陽。這惡亦敢牙碎骨。誰只難估。但如非歸陰在着。陽裏天子。乾那方能說也。包公聽了
自付曰。原來這賊奴。機變偏若的。點首即分付。將他執到。刑部押回。某天牢四名大漢。扶他下法堂。御錄下領而去。郭機
雖被釋放。神旺。惟生鋼夾棍。不是好頂受之物。且腦髓加倍利害。一至獄中。兩體酸麻。頭痛腦脹。竟覺身輕脚重。頭而不
靈。就認如痴如呆。日間不知餓飽。夜間不知生厭。大不如往日之刑矣。不表郭機。且言包公是日。是竟想來。這不賊奴才
自願抵死不招。反說歸陰在陽。羅殿下方肯實說。我不如將機就討。進朝奏知聖上。將御花園改歸成陰府。等候在靜走
滿。然後行事。奏得機法下。驕者定。實廷原因。惟宮中劉太后。知不得。屢叱。果好。實之妻。密議包公定下計謀。便換朝衣
即到午門。對皇門。說如有機密事。面奏。若王有勞。定當當日。午門官。某知包公是清白之官。并且當今日。陸重之信。臣
人將郭機。發交他。審問。定因此。而來。故即允。請請。第一重。重得。直至。宮。若王。一聞此言。龍心。各覺。開。機。可。卿。定。執。審。上
得。機。取。下。連。忙。急。步。跨。至。天。殿。中。宣。進。包。公。朝。見。若。王。曰。包。公。此。地。休。拘。若。臣。禮。直。生。下。知。故。今。見。人。想。必。善。報。此。事
得。機。取。之。言。也。公。謝。王。下。生。曰。上。故。陸。下。只。因。事。關。嚴。重。若。明。朝。放。奏。朝。臣。人。人。得。知。倘。然。機。關。洩。漏。事。必。顯。明。若。若。王
四。既。有。機。密。連。言。朕。知。包。公。曰。臣。即。今。天。開。堂。嚴。究。郭。機。奸。賊。抵。死不。招。反。說。在。着。閣。王。殿。上。方。括。實。言。故。今。臣。將。機。就
計。將。御。花園。改。作。陰。府。也。如。此。如。此。待。是。更。深。夜。靜。人。如。此。作。用。曠。得。他。認。不。而。便。可。上。出。真。情。了。當。日。嘉。祐。若。王。已。不
得。早。見。生。身。之。母。故。於。包。公。所。言。無。有。不。依。遣。呼。包。公。曰。包。公。真。乃。朕。子。足。心。腹。之。人。也。包。公。又。呼。陛下。安。樂。宮。中。值。休
得。老。妻。與。閻。婆。太后。她。娘。得。知。事。顯。成。其。若。王。克。疑。人。言。為。有。己。誠。法。難。足。稱。實。但。此。大。事。是。須。知。倍。小。心。倘。驕。得。母
子。交。違。報。跡。不。盡。之。勞。若。若。王。包。公。曰。陛下。何。出。此。言。念。臣。之。勞。為。臣。盡。忠。志。為。子。盡。孝。分。所。當。然。若。臣。下。計。已。定。是。晚。忙
及。人。時。一。塵。御。花園。裝。身。其。是。陰。府。劉。太后。宮。中。即。不。得。得。及。家。庭。后。處。之。不。決。知。包。公。對。案。向。轉。衛。中。用。過。夜。話。已
初。更。鼓。响。即。於。階。下。吩咐。排。開。香。案。燈。燭。光。明。情。告。當。堂。上。東。信。官。某。姓。某。名。某。官。當。今。因。母。身。遭。大。難。將。歷。二。十。年。在
苦。信。官。道。羅。陳。州。得。受。先。帝。夢。中。指示。太后。娘娘。在。往。蘇。方。知。有。此。奇。事。今。夜。奉。君。審。斷。因。奸。郭。機。抵。死不
招。無。奈。特。御。花園。改。作。陰。府。以。賊。郭。機。招。供。但。今。夜。月。色。无。輝。狂。風。不。息。仙。李。太。成。今。夜。深。宵。得。白。當。今。母。子。應。得。重。逢
伏。乞。蒼。天。后。土。請。位。神。神。聖。靈。轉。降。關。神。道。長。施。法。法。狂。風。雲。四。起。籠。遮。星。月。微。的。陰。風。以。掃。奸。惡。得。吐。真。情。方。得。審
今。認。母。無。疑。仰。感。天。恩。包。公。情。告。事。起。來。莫。道。誰。有。神。明。凡。事。論。理。至。正。無。差。如。世。人。孝。順。雙。親。者。尚。且。感。動。天。庭。賜。其

福祐公包公以為君報國說功忠誠博學止者更有不欺佐平水太后及雖已滿之日人傷與成大帝指點李太后世
包公方可定生之由茲而神明顯應力助他不交二語已是烏雲四散波濤滿天狂風大作日月無光閉人多少編去
不意頃刻間狂風果然大作樹木拔搖呼嘯而吼有胆小者莫能無措皆大驚之定也所言之休表只有包公心內時喜
自知有鬼神助定當今皇上之幸也當夜包公人少時不寐使人如此如此依計而行各人盡覺如有一人不過幾合春
斬首不能復故人等請諸命依計而解包公一出衙一人來見聖上其時已是三更中有聖上扮為關王包公扮作判
官道有數名內侍扮為差拿差在兩邊前者隨隨天子包公坐下次便漢使人捧花一人扮著夜叉猴拿四邊跪立其時
排班女官即令郭槐但未知當得他招供實有下回分解。

君臣父子人倫之大也包拯勤勞至死只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矣主切當也親只知有母而不以位為樂也定者臣皆
得大倫之體者也 賢奸並成只憑天理而分即今郭槐動刑為成亦盡其義而專水之利耳不知美利二字其機甚
微到後來即有大到之隔即如臣杖老于杖又是天倫間非常大變其原其心不過從利上起耳若肯將為他貴官上
看得輕更自然更有此事了所以聖言不異而富且貴若我如浮雲其利至深切矣請此使知利害多顯分而判字又
為劉程之大病也

第五十九回

假鄧都謀徒招供

李氏多年遭毒困

只緣任官作見狀

詩曰 君王有違重賢良 寵任奸臣不久長

李氏多年遭毒困

只緣任官作見狀

却說君臣侍御軍人等辭陰府事畢并差運或味紫雲監獄水空而破頭散心繞立四傍正是陰風颯颯今夜過人推測
其時若上應該當母子相會故包公與番後感格天神地祇的於狂風吹得樹木間一派淅淅但聞鬼聲盈耳疑之前後
燈燭不明暗當日郭槐罪至萬萬發當夜昨日受刑罪下是幸時已是神思恍惚如今似夢心下願定要死神作祟
之恍惚未可知當夜又見奇怪形狀捏行山鬼催命鬼千個又跑進監牢喚得仰而一交跌昏迷絕已死只由拘鎖
而去押到御花園當夜是陰風吹得冷氣森森更添鬼影中一披髮長鬼子呼喚聲聞得郭槐聞得
得私走有後追拘押來是鬼寫道他有人罪在身來了箇王下狀說你休得攔阻有大光鬼呀的一條閃去不見這
郭槐正在朦朧之際忽醒轉道不好了我死也死去得這門門而家去不知黃泉路上步步茫茫行一步翻數人黑暗
中夜夜聞鬼聲要送人間處處劍橫鐵練之聲得魂魂離魂魂均至森森獄中不見鬼魂後微時日見獄中羊頭羊嘴

聞天子遣道而逃二身是鬼披頭戴髮一赤髮紅臉披上醜一摺仆倒而郭德儀在地下不敢抬頭低聲呼問王
彼知箇王連聲高呼郭德儀在陽間幹了甚事是罪可知道應郭德儀拜只是求饒王高道汝在陽間幹的幼王布圍謀
害魏延若王言謀魏延郭德儀在陽間被汝騙過今陰府有命難逃羅如有半字虛情者今與年將此奸銀先投入油
鍋之中早有青黃赤黑四光鬼嘴的一聲一把拖下郭德儀忙中叫道乞關王寬宥自原宥招悔我當初原不欺與劉
太后設計却是一時糊塗實為內奸這道行唐當官來華只因失當北征未回幸家妮娘在天下太子道值東宮劉氏生
下嬌嫩之時劉娘起了妬忌之心只恐先王回朝寵眷萬分必將他母子早日陷害當日與魏謀害殺狸貓兒好那
日魏延男官官王要喝和入值聖上親証是在那裏是請點名李娘不知物語將太子付與劉娘轉交于我即
將死體用錦帕包裹送還劉家官官知官賊太子睡熟不動意恐是李娘欺之命是夜劉娘留毒藥宮女將太子偷棄
于御花園金水池中我對劉娘說這李娘道劉李娘此時來奉惡有後患不若斬草根除魏延魏延母子是實我大
焚宮不存亦當燒早已通知李娘燒過去只燒死太監宮人百餘名后来宮裏賊屍有浮於金水池中方知不好了他既
通知李娘說來未必將太子拋於池中因四下無人密與李娘謀陰謀陰謀今已進二十年才知當今聖上非南清宮
的太后所生實是陳琳當初所將太子廢歸八王帝廟中太后與育其成先帝回朝只痛恨李娘母子殺父遺賊那知吾
之孫當今聖上雖先帝嫡子時只是八王命長子李娘滿生如今所供句句是實一字不謬敢求哀憐關王發開
見免死當持嘉祐皇帝親筆心如刀割止不健龍目中迫下如珠才情母后得此劫難至今持有二十數當切之時指如
定法朕那得知若非臣臣親到若是不孝之罪何時得謝今日實實若沾臣德多不盡其情包濟動易於聖
年約七十餘何上蒼子賜後嗣萬事仍命將郭德儀收某包公早將郭德儀口供一一錄清做上場光復朝案案洗淨形骸少
則當朝月老老王頭昏眼花也為家人羅得由為查明白了母后冤情但朕老養有幾有何曾見其父之史何以見生之
母包公道陛下請自見心太后娘娘身甚其難由劉太后妬心郭德儀謀作弄我王正在北甯之年難得可以不孝自待
但今郭德儀明明日既知是妾臣得陳琳說其真將小主救出確何先帝回朝時不查明此事若王曰已卿言之有理深
謀朕心當說早有內侍提燈引道若老李接全行至偏殿更換衣冠時得四吏君留臣寤也不煩陳柳花園內微裝陰相
排場自有間人折瓶包公候智非此別員早已吩咐得刀架下有守天牢不許一人私至探探中是夜君臣數談不表
的畢竟百官身在朝庭傳名片刻間聖上御政百官朝供皇聖降諭音往南清宮宮宮陳琳只為老陳琳自救主之後扶

王后也知他微主有功勳賜有京年榮九十二歲然猶髮如銀精神尚且強健嘗嘗想是郭槐害主之事緣何日久金無報應安敢無辜時想金寶有自知此一日早起之時梳洗畢忽覺宮中不知何故馬放進是當時年老之人步履艱難只得坐輪車至朝房一個小內監扶上金鑾殿山呼已畢若王問道陳琳當初又焚碧雲堂之日汝既救出太子先帝功師回朝汝由何不即啟奏太子看落何等項項真情奏知寡人陳琳聞知嚇了一驚口未開言請想今日聖上忍悲蓋話此段根由但思此事無幾人得知今當寬前赦我說明我不識得人不敢瞞如何回奏的乃可也公明如陳琳事當兩難之際即謂公道理福極至又焚碧雲堂已經郭槐招供得明明明白今聖上詢及于你不敢對取口供爾乃是有功之人須當寬勸如郭槐頭露人帽特加罪陳琳聽了已公之古方才放心道郭槐既招認我又何妨直去奏明聖上奴婢當初只因次日八王喬慶祝千秋故早一日奏了故太后嫌她命到御後園採取仙桃花果只見碧雲女服淚紛紛跪立金水池邊手捧小兒問及情由方知劉太后妬忌西宮李娘娘寵宮女奉命採素太子於金水池當時奴婢也堅恨無恨無奈花兒不折採即時太子藏於花盆內幸得久未大明在寡人知當時奴小心寒急包每向王府將此情由稟八王爺其此時千慮接上太子一驚一喜又是冲冲發怒待候休官尚朝奏明奸臣郭槐除奸逆後后娘娘只作權養在兩清宮是夜忽放火焚碧雲宮內監宮人燒死百餘名想是李娘娘心道此是殃無疑矣只落得秋后娘娘撫養太子且嘗嘗恩念李娘娘聖上道汝澗洞天朝太帝在先天帝在北四朝之日何不此事奉朝陳琳回奏進陛下未知其說只因先帝未回朝之先八王喬染病一日復查一日年餘而死次年先帝有問秋后娘娘見八王爺去世想東劉太后勢大又不敢結怨于他故未敢在寡人奴婢乃是宮奴更不敢妄言聖上又問道如今太子何在陳琳回奏道若言太子被由乃當今陛下也聖上問道如此明白朕不是秋后娘娘所誑陳琳又回奏道陛下乃是西宮李娘娘誕育聖躬奴婢若敢妄言聖上點首尚見心煩未安命侍初秋起陳琳對他說道汝乃忠誠人立志盡忠待朕迎請母后再加陞官以明朕德爾功不小又命內侍執人槐杖持道送他還兩清宮去後文武百官盡皆感嘆不意有此奇事其事如非包公精明察理誰能剖冤當日聖上傳旨暫且還朝用膳之後聖上單召包公與幾位大員問老父八平章傳報國文履洪都天官稱琦樞密歐陽修亦知政府子友餘官員不必隨從又領眾內監宮娥二十名躬侍奉太忘暫且不提先說陳琳老內監就回兩清宮內一路想來包公是乃神人至聖二十年實權被他一朝審明不枉他四海揚名當今聖上作他為心腹耳目之臣也是一路恩來不覺不覺包公到兩清宮即將盜召情而聖明路花王母子秋后娘娘聞言喜甚喜甚是實說太子為已子有甚想

之罪甚的是西宮李娘娘選在二十一年竟獲幸得今日已辦解明白劉后郭槐有千斤之重罪即我身先有替認之
罪李當初是事不得已逼花王香不知當今聖上非秋后母所出至今方知明白吓嚇賊賊又親包公問朝十發天所領
審問郭槐救沈滌花王緣何不得知只因小王命身體父受已經不登朝二月多矣故郭槐之氣他母子不知即小王爺
不是有德志一月中或有十八也不上朝明只自由使也不多曉又言劉太后一自郭槐所殺下包公捉破王刑部有
罪真乃才以而機先內就今發包拯審辦然則白當初之謀估其首情悲志能逃脫國法在風况非別故且小國犯
乃劉漢若王斷絕宗嗣若何罪罪大如天悔不當初作此歹心當日劉太后心門意通曉今處佳味王沒遺德先難進
口空卧不安心神恍惚一連數日倒在龍床翻覆不得成眠一至天明忽有內監急忙奔進殿上娘娘危疾呼奉命
探聽聖上設朝已經審明郭槐結志是聖王與包拯親審郭公公把認分明又聖旨發曉對聖口供一一無差每有人聖
上也極及與位大臣環侍齊賀往陳州迎李太后而去到本府聽罷噴一聲果然危疾噴刺而上失色玉手發抖說道包
拯我與汝定然是宿世冤仇至今作生對得此此事不得真知地難免遭連罪則之罪我亦難免六律之誅即今王死不
便加罪焉嫡母猶恐事以回宮報怨且包拯執性峻挑玉兔不容情細細想來安樂宮中多年何限榮貴知榮不到死不
如早死了以免受他人之辱即打發安樂宮內監出外劉太后閉上宮門下泪數行即跪宮旁拜叩先王上謝恩德遂將三
尺紅巾自縊于宮中不知可能救得還陽否且看下回分解

成王有相打弟緣甚惡感言而君任中竟有戚其事者其故只緣宋之登仇五之尊生母沈氏于海風其時當朝不明
白不出于其不得已而各去若臣之屬而從權受之道安太后之寬沈日久幽屈無伸當係狀氏及而不洩言于宋帝
之過也陳琳不洩不得而言之何心舉國劉后之勞夫又奉職役之微是果難于發洩然則身均相此官真奉迎
朝之日本當陳奏其詞不洩于仁宗接御樓亦當知以免李氏幽屈難伸方於心無愧今被勒明方懼有肯起
太子之罪良心亦有報報處

第六十四

西國母宋若鳳威

運威嗣李后第四

今日方清被陷克 報應有期天眼光 分明善惡不容誑

却說劉太后自這宮中只信他日十六歲進宮安享二十五年王后之福祇因從前作惡結惡心生今日証羅修死案由
卓志不正理宜如此早有內監宮娥等報得嗚呼著是飛龍各妃后得知打問宮門紛紛將綾紅綉索教就解名解道

知劉太后大限難逃三處七地渺渺無踪那中敢得這兒此言暫止先說嘉祐皇帝家裏公孫多子初時侍衛並能
如林武士推說一隊隊向皇宮城裏拿獲賊盜各件與位一品大臣值氣成福成武自奉皇天共勳者少平去萬萬這偷
御當日御宮東邊河包公先作信只為他先和根由故有此命是日楊州已至再進聖駕總雖有定日期自然此項官
整備務宜如此日聖主不期而來是官人等未得早知直侍包公一到侍衛到水方看息趕上上司轉奏下來而駕
下又有本處御史頃刻間煙塵結彩搖搖擺擺排着紫雲轎轎述包公一到侍衛了八抬大轎數十名銀甲兵單
捕護包大人來到破宮門前宮前是西城小人如今不先敢害了只因本地的官員遺包公之命今夕連此破宮門
邊高堂裏探牌探井邊侍女侍侍日用飲食俱備郭海壽日中侍侍車馬一連等候了十餘日車馬未未知包拯回
朝可算得我御神得此重天竟情否但包公一忠直臣臣歷二十九年沈天大案猶恐難理明白侍侍前日東轎聖
中指示之行賊天將望日也蓋此一天郭海壽進東轎道包公大來也李后問連他在郭裏來郭海壽云現在此
門外他公要見母親太后道我兒且請孔夫人退來海壽領命出去相請包公吩咐郭海壽在門外伺候直等郭即
首朝見事畢后道包大人休得拘禮且請起來包公領話起來李后問道大人四朝未知此事究何包公回奏道臣
上太后娘娘已將郭海壽三番問得得他招認明白今皇上親辦聖聖到此聖聖播娘娘回宮太后聞言大喜今得明此
隱情情聖聖大人之心千鈞之力老身知不得回宮報聖聖度重罪重身受受白之冤仇人日草莽草草非人
眼水入不開包公未及答言郭海壽亦不答聖上也非前日之惡不念生身親自之思反認他人為母且非騙逃不孝
之罪滿朝之中只有包大人是忠心為國侍候來時兒且代母報娘娘冤仇聖聖方出此供包公道爾言是矣聖上春秋
祇有二十二年當初乃是哺乳小兒焉知好人爾等竟說娘娘有喪去榮白之冤汝等何怪了人李后道我兒休也包
大人之言不為隨說在此聖上到來汝等竟說說有失君臣之禮反取罪矣這是國法私海壽道母親說如此吩咐
孩兒萬望不違當于請李后娘娘史揭或莊宮殿好侍聖上到來聖上太后呼大人吾弟為難已久萬望衣裳字樣而今
不合穿着五彩的宮服已公道臣敢奏娘娘今非昔比娘娘乃是鳳體貴體前時落難無人知之是至衣食有虧致有
此艱難如今結不開花官幾幾明明不可復穿此莊嚴衣裳况乎聖駕自來迎請萬人瞻仰非同小可今仍穿破衣有甚
以儀仗望娘娘準儀護送進掖宮太后道既如此休大人是意且侍聖上來相見過走身然後是換宮衣正堂之際
聖馬轎進裏殿命命到外公道外一見俯伏道帝嘉祐皇帝道包公平身當侍聖上侍衛不必放砲恐驚國母命請

官員俱在大街衙門候候人于車中與隨從人等大臣宮娥內監破寨而來當日城街鎮備人氏關門迎接即諫犬之聲
 也是爾糾其舟道路上惟有香雲雲霞雲雲包公引駕至內堂何某備伏一表謝呼臣包拯有三啟奏娘魂聖上高已到
 見了親生國母如此模樣心如刀割不住流目中乞其眼淚直流萬流頓行君王尊德份上數百歲壽早己鋪上了德趨
 君王垂淚道道母后兒已在此太后按君王有請上亦不由淚下如雨而下胸襟道王免追思二十年前逃難之後受苦
 挺至今只道母子永無相會之期何幸得上天憐憫東嶽聖帝指示包拯方得當面但逃難至此若無郭海壽長兒孝順
 亦不能度命至今今日母子相會相見相海壽三人之力恩重如山王兒切須念乞言未說了喉間咽而無聲喜極而
 香雲道母后豈有姓道難兒登九五玉食萬方兒死於死有何面目跪求母后將兒處死如若不恩德重幸
 別立賢孝之君以承宗廟止伸孝養方可免在宗廟包拯與郭兄二人恩德銘於肺腑不忘說未完休切不能成聲感觸
 了幾位隨駕大臣人人下淚個個動心原來天德之恩人所全有全在道當初聖上正在慷慨即知飛揚起龍魂仗乞我
 王勿過於傷有傷於體人得大時他後得母子離休王當聖而太后在宮養養養養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
 養身道位聖尊有在此命是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
 日得見王兒明白朝堂只在破寨中皮自武心亦安眾臣表裡回春嘉祐皇帝道母后休言此話今既不加罪王兒正要
 迎回國母奉養以報於萬一職可也隨免罪母后若不回宮王兒不敢獨自回朝也要在此侍奉母后免臣私議忤
 倫大庭道王兒休得傷我道位賢卿之言汝在極難處如何好說說再此事難前以罪王兒今日二俱難即是四宮之氣光
 來太子聞言覺得接喉抽身在院前階上登今日寡人迎回母后還宮只因雙目失明不願回宮如母后不回寡人
 之難以回劍伏乞皇天垂念憐恤使母后轉目重明願輸國帑以濟天下生靈大赦囚人免徵賦稅一年轉罷至太后二
 日果然後朝太后嘉道王兒我雙目果然漸漸生光即是王兒孝心感格皇天憐念神聖存祐嘉祐皇帝喜出望外眾大
 臣拜賀稱壽相海壽忠不任天道妙母親二日不期聖上稱告神聖果實復明嘉祐皇帝龍目一看朝問道母后化道
 何人是太后道是長兒郭海壽以俱恭我王兒且唱君臣禮謝謝此子如何嘉祐皇帝道他是恩兒了喚道郭兄
 請上安寡人一禮嘉祐皇帝下拜也公奉此壽身存者不拜臣父不禮子郭王兒須當刀解嘉祐皇帝對無言語可答
 只不下拜雙子一拱口稱恩兒母后金鈔法仗奉養方得活活活本且回朝之後再行見封同享榮華文論平日海壽

乃一箇小人權法一些不曉不知真所謂福至心驚禍時起來看見王帝雙手拱禮又聽得包公所言若不拜臣他即下跪道臣不敢受臣高家奴才教者今得成人無錢兒子一般稍有奉養禮所當如何敢受皇上作謝嘉祐皇帝道如此思兒請起御手相扶當日太后兩目復明見眾大臣俯伏在下連忙說道原位寶物還不請如果位大臣跪恩起東聖上命郭王兄上前拜見定大臣海壽領命下禮聖上拜太后之意要行奉見之禮海壽那里知道只是各聖上道進乃是後輩少年即聖教常崇如休行在見禮常禮禮家臣禮畢當日眾大臣喜悅惟有首相呂夷簡與國丈二人不悅自言我等三台二臺不該與王兄見禮直算着殺我也包公請娘娘更換宮衣起駕太后准奏說這今已過勢且大人回朝後再當作謝包公奏道臣區區之勞必敢望娘娘賜謝早有宮城內監一同叩首起來請娘娘換衣梳洗眾大臣謝退在此何娘娘上命內監與王兄更換冠袍玉帶一同還朝內監領旨捧上龍袍四爪與冠套跪在一旁請王爺垂衣指海壽跪拜其日理級同草參奉休官折福聖上道自兒得伴母后二十二年方得服母了叙會請還換衣冠回朝厚加封賜王爺朕知恩顧原芝情海壽謝道聖上所命臣本不敢違抗我生成野性甘守清貧伏望聖上賜臣在客過度充飲定莫太后道我兒休違聖上旨意便與汝乃兄弟之稱其便是君上汝是臣下為臣進君猶如進父母父君言深為合理汝若是違意壞心有所不安海壽道母親如此吩咐孩兒何敢不遵以違君命聖上欺其神壽更王太冠聖上諭陳州地方官員得此舊宮改進王府照依王宮之式所費銀兩因陳州支領限期辦以毋庸遲延作為郭王兄府第吉意下了本地官員將辦理且說當日太后登華宮城內監報慶二聖上聖聖奉眾大臣與海壽共十位坐起大輪還朝宮武百職馬高飛中軍行動一路笙歌嘹唳香烟香道路上結綵鋪錦的肅迎太后心花火放不道各難後有句朝之日官改定東做神靈廟畢包拯方得今日母子重逢回朝後發出萬金重建廟宇再塑金軀以酬大德加封包拯以表忠義我心方安住記太后自喜到處萬民私議紛紛不知太后回宮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交友又別一朝聖首其氣可如兒母子本是天性之恩竟竟目人一旦重逢即致石心腸能不酸心看宋君一時悲感而眾臣亦淚如天柱之良處去安否人知命窮途顯晦有時觀乎郭海壽可知矣彼乃一貧賤小民日帶手巾井中有塊石似信然謂兒王弟之稱不獨旁人疑異即己亦想不到此所以時運未來由法十般刁鑽偽道因難脫定雖臨時事權也有世之樂天安命者能有幾人哉

仰天不愧行堪揚

詩曰 魏魏守法作忠良

奸計機關是五行

但得存心與內成

却說李太后還宮有在朝文武官員探聽消息忽報變革到了。一眾官員紛紛至城外恭迎只見魏福指展車駕已到。取官員兩旁伏聖上一道玉璽勅旨接駕文武官員不必在朝候駕御林軍進謁本朝乃日香賜命先林寺御宴款待。那玉兒著幾位隨駕大臣陪宴不表且說曹太后帶領貴妃三宮六院多少內監宮娥迎接太后進宮。先是天子恭見禮是曹太后奉見朝禮畢妃子宮嫔人人多來朝拜請安。李太后命各進宮不必在此伺候只留天子在宮。李太后嘆嘆道想先朝情不在王宮已將二十載只道永在陳州破戶中沒世。料今日得回王宮官稱神祇與包拯之功聖上討起母后得神明之由方知東徵聖夢中指王與母后告辭已公方得他認真力辦官稱神祇之力聖上言道既有此事豈肯自廢命官監造廟宇重奠金軀以答神聖洪恩。但郭槐魏福陷害必負重正大刑。安樂宮中劉氏來路馬龍邊南清秋後后欺騙先帝前說兒作嫡生豈非名有不正者然母乃是天子之親請母后主裁李太后言道王兒汝枉為南面之君此事尚難明決度當日敢汝別南清秋秋后極推推育長成非十月懷胎之苦至今也有三年乳哺之見非強強有汝躬比着幼勞無異了。即今劉氏雖然心恨竟王項念他先王元妃且免追究惟陳琳是教汝愚人須當履履魏宮城已自修亡須當陰封相表此事方與泰政大臣酌議惟光恩郭槐姑寬不得違命包御將他正刑天子親提領命回說連我母后仁慈世所希也李太后道王兒妹今日還宮故想劉氏無顏到來見我我倒要追安樂宮見他看汝怎生光景有何言說罷李太后即喚宮娥引道忽有宮娥啟奏魏福與安樂宮劉太后于宮駕出王城之後用白綾自縊宮中天子道既有此事因何問及起方及何不早來宮中問及這來宮娥道早已吩咐古太后回朝是喜事不必早報且待奏如此說故奴婢等才敢即在閣奉太后龍顏噴噴一聲不覺垂淚而行李后心中就發怒善可憐他竟如此自尋死了。豈知我心並不計較天子道劉太后懸然縊死可曾入殮否宮娥啟上萬歲回朝作主是以尚未殮李太后道須念他是先帝的正宮既不罪他彼如先帝自道且好生殮殮去葬于王陵天子道此事不可母后但未知其詳他本先帝元配想他欺騙先帝罪重千斤將彼殮殮於王陵先王天上之靈靈否否罪之人依附於陵旁時無罪而有功者何以待之母后雖有容人之量情理有偏道待棺柩名在墳墓不必舉哀方是於無碍理李后道王兒處分有節依此施行便了當日天子下旨將劉太后棺柩殮葬其乃王陵祭天編劉太后乃是先王正后只因一念之過死於非命不成喪不舉哀中外百官不掛孝只用

棺櫃一口即悄悄收給不容安慶王陪猶如死了無位宮嬪一概交代明白劉太后身亡之事專言兩宮狄太后只因有
冒認天子之非是以選宮來見李太后當日狄太后要行孝后慈恩福享太后執意不肯竟如姊妹子禮相叙舉坐下惟
狄太后心有不安正乃良心發現處倘使教相竟見李太后反是再三致意言道當初我兒身遭大難多蒙賢妹攝養乃
得轉回江山洪恩天德何以為酬今日母子完聚實得賢妹維持之力狄太后道那里敢當姐姐重謝說來更使感妹滿
面羞流身有冒認天子之罪但當時迫于勢所難言一說明此事先結怨于劉太后定在兩難狀亦不知飛宮女通知子
媳娘逃到別方只道被奸賊大變害了今賢妹仍叨天佑得活人間室乃可喜姊妹正言談之際忽值天子進宮便朝見
狄母后狄太后大覺驚惶當日李太后是內殿到榻前慰請余太君進宮太君到請安畢伏跪一番頃刻間內宮排班三
身第一全唱祝各官多舞喜堂不能一一細述一宵即不接次日天子臨朝首官奏見畢天子說道包公朕思念飛宮女
曾替寡人母子救出受僕而亡今陳琳現在亦有生救之功然生死之恩誰物如何推贈乃可郭槐罪犯滔天如何正法
卿家只須代朕處分包公道奏上陛下道宮女有功快死處得這封可起棺於王陵脚下再建生廟賜進封為天元
桓表流芳千秋永垂香燭陳琳身為內監救主忠貞如封公爵另建衛第賜官服俸養晚年安享小則永食王家厚祿
死則勒附王廟之中郭槐害幼主于先謀去母于後斬絕王家宗嗣十惡大罪于此之由何應抽筋割舌粉骨碎屍登
如此伏乞聖裁天子道休仰所擬着已卿押郭槐赴市朝正法復着包公道臣啟奏陛下郭槐陳琳俱為內監郭槐害主
其心險惡甚甚堪惡三人之心有天淵之別可與陳琳同替往看正法使其悅目寬心庶不負臣救主之功仰天子聽罷
面色揚揚道郭槐實得富強怨狀心即下旨到南清宮宣召陳琳是日進朝不表眾官各散都說包公一回衙中頃刻著
百十着筆後大字吊取郭槐只因他連日飲食不進之不如飢寒問他不言不答猶如痴呆一般當時提至法堂上包公
與陳琳先後齊至見禮畢二人分東西對坐郭槐亦着身體細細整穿朝靴下跪正乃善惡相對包公吩咐行刑刀斧手
來受深恩而身先亡即認着文武官員代朕設祭今宮內監盡是法場何編人人挂孝穿素心成舉哀哀皆嘆息而郭槐
領命當時因凌遲之刑故安一大桶在側刀斧手上前跪着稱做累大人逆犯行刑了望後肚腹中一夫刀戳去通于背
後此刻郭槐疼痛慘切二目睜出十足伸縮如爛木偶不能動得插頭張口左手一刀削下右手斬斷手足與流過地
又將刀破腹肝腸五臟六腑具卸出來血注不絕限毒人一命消遺得殘軀斬下俱拋入木桶中老陳琳點頭長嘆一
聲不覺感嘆道郭槐可恨汝當初立心不善欺君害主罪重深淵只言愚及年深並無報應豈知天昭昭彰一毫不寬

誠分明無應不爽也。如行惡之人，脚邊頭頂，幾差過草履，此苟竟樂做老陳州呵。可大笑。只因他年紀已近百歲，氣息精神，到底衰頹。一則問天，得氣不得，這有叫喚，及而絕倒交椅中。包公即命左右人，叫喚已不見他。各處人精，一驚，趕上包公。陳公公夫得氣絕，小兒之不醒，想必死了。包公聽罷，說這不用管。事倘若無解，不求春。如聖上執後可成，曉眾軍領命，速取藥劑，勒火堆，煎藥，煎起，那塊死骸，頃刻化作飛灰。軍留首級示後，以警將來。如報應之速，萬人談論，嘆息不絕。是日奉命殺解陳州，取至通阿縣，末之縣，用度通浦下。道如愈，又而身體漸漸冷，如凍的一眾人，後稟知包公說：小人因窮做之不法，莫非村大人的御賜法寶，可救包公。道陳公公並非冤枉，而聽有外郎之驚，難以救之。分兩且村是首善，管村本開道，蘇秦知聖上執後，我聞收飛灰，軍留首級，包公離堂走道。一有陳琳，長嘆一聲，可惜陳公公今日及是也。某年，婦女身亡，念女年高九十有來，未全期，臨命返道，竟只未活。聖上俯思死，踏桌席，惟生死奈何足惜。只邊管者百世，青史流芳，雖死猶生。言罷，唱道：朝復方天子，聞奏又悲又喜。喜的是，和正法報母子宿仇，悲的是，可與天死老陳琳。書立粉骨搗成，深正其罪。陳琳之心，救主功勞重大，只可將來受君恩，而先已死。今得天子知恩報恩，今許多天恩，祭疏，甚不多。如同天子養我，住諸眾人，身是且說，郭海善又隨着，不令每上，聖上願為官受，因陛下小兒出身，微賤，使文禮度，金然不知不肯在朝。妻四陳州，居住自得，其樂天子，我留不他。李太后不覺，初思，我兒代我母子相依十八，年堂蓋多，才許赴，而今雖是得費，理當在朝，伴實，故也得時，若見法，因何報，竟要回陳州，撰別而，嫌實不該。當海善道：臣休得甚，問他，也原是入，與清，首母也。河如，况在朝，禮數不週，是多，漸，幾，非見笑于各位大臣文武。娘已得親生的兒，子，叙會，今非昔比。况陳州，離王城，所隔三天路，程兒，可常來往，還不敢驕下。但有聖上，暴怒相，依兒已，裁別去。聖上，我親弟，如死，區，定旨之罪，深，治，洪，貝，郭海善，雖然如此，言來，早已會著一汪眼淚，實因他天性，至孝，原不超，離，親，只是不，思在，親，慈，李太后與他，相處，時有二十年，豈有不知兒之性情。其事，本有不致，行，送，母，意，今不，慈，留，此事，出于，萬，不得已。故太后不敢，苦，留，他，下，泪，道，免，且，等，候，多，天，前，在，聖上，已，著，令，陳州，城，地方，官，送，府，弟，且，待，王，府，墳，時，是，是，官，送，汝，紫，路，郭海善，依，命，等，候，當時，有，過，老，王，淨，山，王，汝，南，王，等，六，知，四，朝，大，臣，多，敬，他，是，當，今，聖上，的，兒，又，知，是，大，孝，賢，臣，所以，今，日，我，請，聖，明日，他，進，迎，不，能，如，述，直，說，事，太后，乃，苦，法，出來，今，居，處，在，春，宮，宮，年，暮，年，之，樂，天子，并，后，親，每，早，請，必，當日，奉，太后，細，心，思，家，家，妃，之，中，其，重，不，一，慎，有，廢，以，音，起，頭，有，是，容，月，乾，姿，色，一，一，然，而，初，眉，生，殺，感，玉，貌，現，山，一，如，看，來，此，女，決，非，稀，之，嬌，妾，乃，劉，后，一，般，人，物，一，日，后，妃，俱，不，在，侍，奉，太后，丁，官，又，犯，勿，時，服，妃，如，寵，他，蛇，蝎，成，性，妬，忌，心，生。

知如惡倍寵使要來水作冰天子親得母命太后遣宦官城陳琳已死未治國家一點之恩須及早進封使彼仙靈有感
也公有此志於此願恩如陸壽郭海壽地無意要回陳州獨去居住不必強留且封加官應從厚賜香以餽供養之地未
知前者陳州地方官自遣通府免詳可告段可使海壽與府居住王兒項單頌香天子頒命不知如何且看下四解分
之言李震記被劉后輝奪也官容天度不與計較可見其早日變心劉后死于非命史不待推此可知伏氏謀奪其
子而擁尊也其心未嘗不欲其早亡也觀此而論豈非劉后一生妬忌一生奸險其罪顯然莫逃哉按此傳至小後歸
內宮劉后反死非命可見上天無私無慮之昭彰據劉后自述出李震妃一事書又有十餘回下四方誌俱出一筆而
可有可無之志隱然見其筆者之心矣

第六十二回

安樂王祭歸歸婦

西戎王恃恭與師

詩曰 壽夭前通通得時

強求未必運如期

時來風運勝王閻

運去雷轟掃虎窟

詩說聖上母子商誠恩約有功之人天子道母后前在陳州時兒已累告上天母后二日復明當是陳州十年國運全矣
得母后二日重明王克重散証析上天於今即欲頒旨使下民知悉天后道王克言之有理今日母子團圓正該賜免陳
州國運天下囚犯須當減等寬免陳州建官吏官囚不違方有十中之一二富厚之家使法施放窮民無奈一連六七
年間罪無收即有富之家免漸生飢饉了自今得王克免死在謀之責宜所萬民頌德無疆當日天子初封寇女為天
祝淑德元母姓陳琳証為忠烈公各造麻柳春秋二季祭之永安香燭海壽勒封安樂王賜黃白金數十萬不賜官祿
同監一十六名不必朝謁陳州地方文武官員每月朔望請安已得朝加進龍閣閣樞密院正一品上殿恩賜坐位五日
一登朝奏大赦天下囚犯十名大罪俱減一等小罪一概赦免惟陳州國謀免征十載認香頓行各為其沾皇恩得目建
進邦王所并陳琳宮寇女麻柳閣銷粉厚白金十八萬兩包公受爵加封正安樂王即暗去賊仇公替國情是日朝中
得陳州貴表曰建進王府已城天子降香着月公國丈二人護送安樂王祭歸慶國丈先回到覆香包而仍留陳州地兒
了賊就然後回朝當下又命欽天監隔年春札登車起駕之日更有文武官員俱來送行郭海壽進香拜別母后娘姨未
后囑咐不才的容慰一番說道這香一月一來朝請安樂王還齊諸送母子洒淚而別又辭天子水大臣紛紛送王城
兩外居民店戶多設香案不能一一來去或道別數里而回只有慶國丈已大人一路同行處處送方官迎送一日到了
何城驚動李處多少人民的紛紛張言郭海壽幼時問母子二人也曾乞氣後來長成方得肩挑背負市販東西度日他

一箇如此仍不失孝養。真個是個孝順之人。今有發遣之福。由孝養事得樂。是美之春。錦將佳節。當日郭王天進陳州。城早有大小文武官員。來地接神者。老幼紛紛。在此恭迎。一路行來。文武軍兵一隊擁護。不下千餘人。但見郭王天進。揚揚得意。每日進于王府中。不曾空閒。這郭王新當中央。上家文武官員。奉見。大員拱禮。小官俯伏。塵埃。衣冠。郭王奇道。是個小戶出身。故也。討過的日子。多有。自是。走市廛中之小民。見過。月天人。幾。又。胡。蔡。堂。上。也有。幾。次。然。若。臣。之。驕。尚。屬。全。然。不。懂。定。金。榜。也。得。取。官。印。首。也。不。說。一。聲。免。禮。亦。不。說。聲。請。起。只。有。展。國。文。好。似。或。福。將。時。才。長。身。有。官。監。代。說。一。聲。免。禮。東。官。請。起。東。展。國。文。向。包。公。對。面。首。一。揖。曰。一。聲。請。大人。代。我。說。一。聲。不。能。在。此。就。開。我。不。好。與。此。乞。丐。說。話。包。公。會。意。上。稱。十。萬。無。福。國。文。職。在。中。書。老。使。在。此。就。開。理。宜。速。速。回。朝。郭。王。道。那。個。留。他。就。由。做。自。便。罷。下。包。公道。只。因。朕。朕。未。事。不。得。又。留。就。在。要。相。辭。郭。王。道。如此。包。大人。別。去。本。處。地。方。的。官。員。須。送。回。不。必。在。此。且。日。後。不。必。日。日。來。此。請。安。拜。禮。反。覺。動。頭。反。為。不。德。東。官。請。謝。千。歲。并。國。文。包。公。併。已。登。程。去。此。原。來。郭。湯。毒。是。小。孩。胸。襟。不。持。短。棍。郭。如。朝。止。有。一。定。之。規。為。官。無。有。二。制。故。分。在。本。處。官。民。天。天。不。用。來。拜。是。原。原。二。有。不。便。之。說。實。乃。他。不。知。官。規。的。本。原。面。目。只。樂。得。本。處。文武。官。員。日。日。為。了。請。安。之。費。暗。自。喜。悅。不。探。是。日。包。公。國。文。辭。別。安。樂。主。分。程。而。去。國。文。回。京。覆。查。包。公。仍。往。賑。飢。不。覺。年。陞。過。一。連。三。月。已。是。秋。格。脫。脫。十。分。感。德。萬。民。歡。頌。天子。包。公。恩。德。萬。民。樂。意。奉。養。多。感。只有。郭。湯。毒。公。已。得。費。錢。一。貫。一。錢。的。異。天。河。脫。那。林。骨。皮。成。好。相。瘦。而。脫。黑。而。白。事。委。禮。莊。然。一。新。俗。感。至。宮。自。得。道。遠。及。乃。當。今。聖。上。一。兄。王。本。處。文武。官。員。誰。敢。侮。慢。天。吉。陳。州。有。位。先。生。乃。致。仕。宰相。姓。王。名。嘗。只。因。年。老。告。假。歸。隱。有。幼。女。名。喚。吳。珠。年。方。及。笄。字。陶。懷。生。來。人。中。說。只。性。淑。婉。莊。有。安。樂。主。尚。未。婚。娶。却。是。有。意。感。一。自。包。公。賑。務。事。畢。持。東。拜。望。王。老。太。師。友。友。起。拜。觀。之。包。公。一。把。把。承。道。包。其。休。命。當。苦。如。安。樂。主。說。來。門。外。相。堂。王。好。請。奉。香。之。禮。王。太。師。道。此。事。全。仗。包。大人。只。得。有。勞。包。公。于。心。不。當。尋。常。後。謝。何。如。包。公道。此。乃。和。諧。美。事。何。足。自。喜。安。樂。主。告。別。太。師。王。太。師。道。出。門。外。包。公。相。辭。奉。香。而。去。一。到。王。府。見。了。安。樂。主。禮。畢。道。郭。王。問。道。包。大人。賑。濟。善。德。今。日。何。顯。到。此。包。公。即。將。奉。處。至。太。師。有。一。位。孫。輩。方。及。笄。未。曾。受。聘。來。求。佳。婿。情。願。奉。香。欲。送。進。王。府。以。待。巾。拋。包。其。時。東。作。俗。望。十。歲。允。納。勿。辭。郭。王。聽。了。徹。天。道。我。出。身。微。賤。偶。然。得。為。官。也。不。期。願。竟。成。也。喜。想。數。娘。雖。然。貧。賤。昔。日。蒙。大。師。王。大人。周。濟。餵。他。乃。積。善。之家。甚。覺。相。宜。推。王。小。姐。乃。十。金。青。體。代。單。突。出。身。是。最。相。稱。望。包。大人。轉。告。他。另。擇。良。配。包。公道。此。乃。王。太。師。

有意招親汝前時次妾今日貴顯封王他是世代名門門閥兩相區配甚為相宜十歲休得送親當日各換了包公歡
喜不好當面力辭可以說這包大人情態殷殷只我隨性不覺羞集不貪錢銀的漢漢今與家大人此番美意直為
奉如了聖上揚音允准何如公也道十歲高兒有理待下官與汝等奉明吉範抽身行聘仍回相府將情復達王太師
太師大悅道奏明聖上作主更覺有光包公當日辭別王太師即回府寫書與成奉命在官各送列侯并止一日三日
到了汴京王門官接了本車道里御賜天子香車龍顏大喜即遣官奉明母后太后問言大悅收進陳州地方久如
王大師為人忠厚子孫世襲乃是帝者臣此段因緣甚重相宜見兒已封王貴顯中饋正當有德太后即賜銀十萬兩
另有珠寶金銀聖上和封王小姐為王妃大人御賜珠冠玉佩封了本車即着包拯為媒欽賜完姻迥異尋常封了吉期
老太師送孫女到郭王府此番關非凡本州文武大小官員盡皆拜賀王府外殿內堂盡行掛燈結彩各設筵宴十分
豐盛王車說喜多用山珍海味不能備述終日歡聲普樂唯大車相王夫婦和和且置擺不想說天子自起國母因各
朝中文武各加租賞再是管趙上陸兵部不用清查查庫是日楊元帥及奉武功遂加封扶清為副元帥之職與楊崇保
一同領守邊關其時保嬰費也趕回關中宋將士俱有加陞官爵元帥與家門消息已畢天子回朝覆命不能如述當日
反駁得因又的明旨旨一心并封吳青秋青又被他們別以一事各成判為賊友為天威風雨成了今喜得那包拯不
在朝正好存個機會與他算算如這官者休着包拯否詞回督塔王盡金庫餘東人不得再稱然一箇生反加封青為
副元帥之職真至可恨佳老服洪道信再說邊關楊元帥見而員虎均沾聖恩封贈執制官務秋青又加封副元帥上
限文武官員人人喜悅思欲制師與病那店不起一連數日水天不沾楊元帥竟為楊將官自然要送聖朝浴弟兒們
天天來到朝朝問候老與夫金見楊師心中喜悶只得與兄弟酌談費本回朝奏知聖上即日召告別而去次日即與
聖有標十戰上西夏王復興兵一十萬遣上將薛利權打為滅宋元帥已駐兵在塞關五千聖楊元帥聞報自領本領
起程並不介意即會帶國備府都督并軍兵俱至關前奉是元帥候令是日賊營內下戰書楊元帥批曰決戰之詞不
一劍有幾銀與管做上元帥將薛利權在城下討戰元帥即令殺送書讀在一篇薛利權聽了心裏須要小心恐送書
只稱得令上馬開關為天師向子拿薛利權殺氣騰騰一馬當先一萬精兵拍馬挺鎗如雷快進關者西夏賊性生
得甚高投步三騎花豹等身披一柄大鋼刀生下一匹五色花鬃豹馬法法實是雄壯一馬相逐縱橫當關打下即持
德禮乃是西夏國有名上將保送書那里見他的對手冲鋒下二十四合連叫數聲利害薛利權德禮式的死而亡帶兵逃走

四圍薛德權催兵直趕只見城上箭如雨發反板村傷兵丁數百只得收兵回營而老元帥正在帳中與范仲德相議將軍
高張連擊二寨之員在 味香定帳前尚是嗚呼呼打射 楊元帥在上海時被李高薛德權連戰十分利害人雖馬壯一
柄大刀如板門過東重如泰山人說說小將與他交鋒五六十合似敵不過且只得戰四望元帥怒罪元帥道解脫乃兵
家三常事何得說說汝出陣不傷有得五六十合的工夫是非說古無從延壽魏下忙說小將說罷了原十五六合
楊元帥想東西及戰初陣連勝將軍賊村必勢高併但不帥有破其四十萬發得數十萬軍俱小小春收管着法馬到人
心而似入日銀子報薛德權主老元帥會陣十分傷重楊元帥發令與敵交出戰至四五十合大戰連開元帥又差李義
出馬仍是戰四薛德權連勝了二員虎將楊元帥好生不說薛德權果然號法恒狄王親來者未幾將李帥明日親自
出馬與元帥高併是日休提次早又報薛德權討戰楊元帥排定此日親臨敵上馬搜及湯乾草也有一位保國的
老元帥銀鬚高整齊披掛八角鐵鞭三路跟先官馬板高來銀鬚三味號炮三萬中軍擁護左右三員主三先鋒說
衝了陣勢快志至其冲噴一全飛推出陣的德權一則來者不得成風雲氣此昨日來將大有分別手執金瓜來者白馬
身衣上條面自銀鬚神德權中近道又將可是狄青志元帥道真名小卒有日見球人也未曾認得運東深淺解金箭德
權各道汝此不是狄青且報名求元帥道本帥乃天波無佞府山後老令公之孫官村定國王天宋天子駕下勅定天下
社討使楊保保心薛德權聽了不知如何各勝負是怎有見者四句解
得失處道須有定數時值其窮守而不退為君子時值其泰而不驕亦為君子不依斯者何必有首而無
福之志聖人又有首而樂當而好禮者必郭海岳滿而不盈其始行聖賢之行名蓋天而夏焉知其有事于西北已
及二五十年強運吳廣廣州控臨宋不勝受其苦及其所服之日而仍不稱臣以父事宋真皇帝子怒再假此圖勢
及運唐運起即此傳云降服稱臣亦不過實而言也

第六十三回

楊元帥中鎗斃命

鬼谷師贈扇遺徒

詩曰 擊天鼓 挂楊元帥

保來空會心一功

獨怕中傷道破命

樵村一折恨何窮

當下薛德權言是原來你是楊保保汝如時務者敵降邊城投順我主難道不利汝一侯王之位如不聽如言吾只委汝
此看與命休矣楊元帥大罵叛徒反賊放出大萬金刀一起光輝輝薛德權青銅刀意欲相逐真只龍帶虎門南北二
百虎性香為君主殺得難弱難分給德權難則西夏國一員勇將到底及不楊元帥老當益壯刀法精遠這二位元帥冲

救百命夏將抵當不住大呼楊宗保老頭兒果就利害本帥救不過且讓你再活一天拍馬敢走楊元帥大嘴道賊
那軍士飛馬趕趕解得懷心下慌忙急取混元鍾回馬當頭打去有萬道金光奪小楊元帥雙眸眼花昏記難辨不
混元棍打在左肩上疼痛難當手大定大口口吐鮮血翻身跌仆塵輪下早有軍士奔去二馬趕上前一人攔住賊棍
一人背了元帥飛進回關時德禮此番伯勳西兵接應殺來宋軍見元帥被傷大驚四散五二先鋒抵擋不住因軍兵
被他殺得七零八落三萬敗兵打損一半餘眾逃回城中眾將救回城門緊閉嚴防攻打甚急德禮憤大勝回營洋洋喜
氣言妙妙楊宗保乃安邦主帥有名上將本帥却殺他不過今被我打了一棍也不過天三化高血水而亡今日除了楊
宗保老英雄恨什麼扶養少不得一同送他性命宋主還有何人抵敵本帥莫不功居第一是夜西風吹散苦難苦難貴三
軍等也不多提再表交軍進回城中元帥受傷甚重一見大驚急召醫治生得者甚重二日因醫藥醫可惡的氣逆弱水
才氣不過元帥用棍傷人真可惱也當日元帥到牀上思慮嗚呼天關城門是夜元帥曾沈不醒服藥罔效大小三軍
莫不惶惶無措急差使修本來細差去刺飛趕回朝若問時德禮的混元棍是被人傳交非比凡間兵器如中了一棍猶如
英雄健漢不出三天定然化為血水是排樂個可救的今元帥被打了一棍連身及痛疼要死竟無一言說出只是昏昏
沈一身裏肉漸漸消瘦元帥一身為國忠良今日死于塵消而化只留得一堆白骨在場二人慘切傷心文武官員
大小三軍無不傷心合得收拾骸骨踏地三日元帥又上一本即著竟連并送骸骨回朝此說將德禮同傷了元帥
急領兵至城下攻打關門甚急德禮幸得保全四圍守備于前石及砲火日夜巡邏直到元帥老來未全獲表邊關
危急先言雲雙山頭鬼谷先師清溪正在混用元氣元神如占一課已知西夏復興舉師楊元帥被德禮用混元棍傷
了化血身亡重乃定教難逃搭救不得但請德禮有此混元棍來朝難得上將不能抵敵此棍即賢徒扶養一雖收取此
棍不免打發若玉下山此取此棍以免西天賜德即差小童喚至小英舉再言石玉居在仙山已經一歲喜得雙鈴已經
就教只是懷念老母岳父母賢者注重乃着信教德禮賢徒得找就攜仙山豈不要壞母身之意一日見童子來拜告言
即德師父誠說連道吾來石玉應允即隨童子過灣曲曲一到丹嶺奈是過言道師父在上弟子石玉奉見仙師道賢徒
免禮我今噴汝來前非為別事只因西將高德禮有一柄混元棍兵刃不可擋楊元帥被他一棍已經化血身亡宋朝雖
有上將英雄難以抵擋此棍我今討汝風雲有一柄到邊關上由去彼用棍打過汝即時風雲角裡一柄便可收取此
物了原來高德禮乃巡海夜叉山惡魔轉世應到凡惡死亡原來你今回關與孩育賢徒一同立功顯揚當性去繫于桃

方不自為收師留世二人一番心血運有人句傷言相憐是你一生結果取功名富貴蓋于此莫意能出一乘石玉雙
送疏下兩子接過收機又言弟子雲師等上山山更苦甚一經一戰傷必鎗法已得精妙深沾洪恩藉眾萬一而此拜別
虎谷仙師道徒弟不須多禮了石玉叩謝之事起來又與師兄弟拜別欲好風雲氣振着西條三天飲下了山當日
仙山英武馬匹仙只得氣起雲湧到清關下雲頭石玉持師父所贈之木柙開觀者並無一物只有七律詩一章

詩 仙城無分不須來

四福人開勸業優

年少只遺顛沛困

中途惟喜戰功稠

曰 三番惡苦修王開

二次平西建威樓

軍運未通好話客

驍武除倭報親仇

石玉看罷自道這師父贈我揚說表這有仙師只可並功取者但少拜安困思甚苦是方得成功又許我報親父仇但思
願洪這奸賊正在勢成未如何日可報不共戴天之仇不表石玉之語却說邊關場元帥身亡秋劍師病休離眾復愈
而運木強健存者後營好養身養身已吩咐九師身亡之事時眾人切深可告如我玉報眾人休言講着夜奔且不知外
面這山惟西兵日日圍城北打這樓部已飛在連朝不知何日散兵到來當日飛山虎乃一營將之人大怒這西兵賊奴
請依禮他的沉元帥如此利害不知何物做狀得我某起拜安連派大營一刀結果他惟命全乎此種回關管起大屋軍
馬救他片中不四方報部元帥之仇想這如眾是大人先能不許這到何果爾粗莽之人若不小心反為不美不可造次
約唐道這大人仗得多少我若到不難的定然送他此物莫怕此賊奴子走希納問不喜是夜切更到慶安這得雲一
星戰營大寨四下一看只見燈火輝明是揭首三軍正在相集吃酒劉慶看是天色尚早雖以下十拍下雲頭聽候一會
已是三更之時只見薛德權斜倚營帳中文上離沈大階下盡皆散歸營中去近身祇存一個番女這番仙虎騎
番女字替中悄悄步道中盤一到薛德權身旁正要拔刀行刺只聽見唳叫一聲刺客便來再表此女乃是薛德權之幼
名喚百花乃是一員女將學得武藝精通隨父行軍是說當何候父親之酒已完談論一刺薛德權已醉得沈沈入睡
柳子呼喚着百花女也仗着假寐一見人影道前場營刺來飛山虎反嚇一驚驚雲不及被地一把抱住凍緊不得但百
花女原是解門出身所有剛健劉慶左手打去他右手拍驚他在左手打去他右手打去一人担在一處雪花滿地這面雲
誰使沈來作刺客好好說朝送你踏陰劉慶心忙意亂摸他喉喉喉只得言乃宋將劉慶即是我也只因我的元帥
被薛德權打了一棒化為血水身死是我心悲恨特來這營作刺客乃是雲雲百花女看劉慶前是薛德權好漢意私自
拔劍見父親氣息如雲輕輕呼道劉將軍薛德權這奴才身死汝今夜特來行刺刺不能達連來箭一把批空而去飛

山虎暗思：「小丫頭好生奇怪，不知他私從我何故？」此時只得隨後跑去，曲曲灣灣，到了後營，一看燈光，如畫，侍女十餘人，百十個，呼喚侍女，這些小丫頭，互相評語，道：「這位將軍，不是我們人，因何拉他進來？像什麼好？」有人道：「這將軍，小丫頭，未有丈夫，要拉此中，將將軍來，做丈夫，如今先自做，竟不表侍女，私逃，再說百花香，中了中土將軍，當四顧無人，呼喚將軍，請坐，奴與汝，知我當時，刺處，是有毒色，非俗人，如此，果和想，必有惡子，我之，吾乃，親直之人，豈為女色，介懷，況已有妻子，且思我成，親其乃，水皮，不交，若問百花香，小姐，生長外夷，年已及笄，有甚美質，又因本邦，男子，是丹，形狀，粗俗，不堪，所以尚未，成婚，當日，劉慶，雖非，甚惡，整人，比之，非秋，蠻邦，也，高做之，則，今見劉慶，他乃，少年英雄，再出，空外，又道劉將軍，你敢，來，深夜，行刺，好，壯，大，欺，他，西，醉，若，非，被，我，擊，下，我，父，一，命，休，休，倘，被，別，將，射，下，將軍，性命，也，難，保，去，飛，山虎，道：「聞及小將，行刺，汝，文，幾，乃是，兩，國，相，爭，吾，為，其，妻，志，願，得，刺，害，天，國，偏，小姐，用，信，文，我，回，關，小將，自是，感，德，百花香，道：「將軍，既，進，我，營，休，思，回，去，飛，山虎，道：「小姐，此，言，何，解，百花香，道：「將軍，敢，看，一，位，別，則，英雄，謀，必，武藝，高，強，今日，邊，關，死了，楊宗，傑，大，宗，還有，那，個人，擔，保，江，山，奴，勸，將軍，投，順，我，邦，做，如，來，朝，劉，慶，道：「小姐，此，言，是，了，波，我，投，降，汝，邦，今，生，莫，想，小姐，道：「你，如，若，不，肯，投，順，汝，去，休，想，回，關，飛，山虎，道：「小姐，不，肯，投，我，回，關，愿，甘，一，死，百花香，道：「將軍，之，言，真，為，汝，既，為，當，堂，大，夫，因，何，全，無，智，見，倘，被，降，吾，邦，為，當，堂，大，人，却，也，不，大，見，一，位，別，你，配，親，有，何，不，妙，意，將軍，依，奴，勸，言，是，如，機，之，軍，飛，山虎，道：「前，時，道：「小姐，吾，別，處，曾，有，甚，合，花，愛，色，人，也，而，呢，已有，妻，子，那，敢，貪，戀，你，耶，與，性人，聯，姻，今日，既，入，汝，邦，因，有，死，而，已，何，多，動，我，劉，慶，敢，親，吾，之，夫，乃，是，頂，天，立，地，之，人，豈，肯，負，若，而，降，敵，人，休，得，言，自，思，百花香，聽了，自，言，道：「直，如此，料，有，一，妻，子，我，今，因，某，不，教，他，回，關，且，得，明，日，營，中，教，養，女，能，喚，侍，女，數，人，拉，拉，住，將軍，寶，印，某，後，營，好，生，看，管，好，侍，他，心，服，歸，順，即時，四，下，禁，飛，山虎，大，天，罵，恨，毒，賤，了，頭，不，納，此，語，不，提，次日，百花香，被，已，舉，來，至，中，軍，拜，見，父，親，說明，昨夜，二，更，時，候，來，營，中，一，將，名，叫，劉，慶，來，作，刺，害，已，被，女，兒，拿，住，因，某，後，營，某，知，李，李，如，何，營，某，與，他，禮，道：「可，怒，而，營，志，生，混，進，大，營，來，作，刺，害，若，非，女，兒，拿，住，幾，乎，一，命，不，測，且，押，出，一，刀，兩，段，方，不，敢，小，朝，我，們，的，百花香，道：「我，營，案，此，人，乃，來，邦，狂，情，偏，得，他，投，順，與，我，們，做了，兩，應，外，裡，合，此，關，隨，手，可，得，請，他，禮，某，道：「女，兒，有此，橫，謀，仍，因，某，在，後，營，勸，他，投，順，罷了，住，言，文，文，橫，謀，夫，知，邊，關，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揚州城外，曹孟德所見，魏至，其，道，昭，著，天，世，為，邊，疆，名，將，軍，建，武，功，於，真，宗，之，世，然，真，宗，時，孫，丹，任，護，於，北，魏，元，其，使，接，於，西，宮，則，名，將，龍，臣，直，有，勳，功，范，仲，淹，神，世，恆，曹，瑋，張，存，賢，必，雖，偷，假，歸，文，秀，博，寇，軍，技，有，等，十，人，為，真，宗，仁，宗，兩

朝所倚重之臣史册上今名位著至揚善之子是昭敬人慍服不改乃父風威其子宗保雖具威名究不能上遺祖父之功烈卒因西夏入寇拜帥守關常敗賊兵亦可惟采朝中一名料得為薛提禮以若所傷能令人感嘆真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第六十四回

破混元大敗德禮

解重圍掃滅西軍

詩曰

天命難違定不移

情極難敵枉偏思

順有這亡從來理

造化亡機應有期

覆言西夏營中父老嚴歡喜名若玉得鬼谷仙仙法九一陣狂驅進至邊關說明破處范爺等方知石玉御史都馬公又言知鬼谷神寶有破混元結界位將軍大將是日說大人吩咐排派石玉御史接風石玉是個性急英雄即將言曰待小將去破了混元結界再來吃酒未幾范爺說如此這命了送將作夜劉慶往叔戰營接刺要取混元結今天不見回來諒東山多苦少他是粗莽之人不依人教今石大人上馬出戰且探便消息如何石玉急領精兵一萬五千頂盔貫甲命人牽回昔日解送下之衣馬是騎熟驃乃登時跨上氣若奔馬向關關子提雙槍大呼西夏賊聽者今石將軍前來候戰連喚騎德禮騎出營帥命早有小軍報進薛提禮即上馬提刀帶兵飛出陣前大呼小小火快撞敵口出大言且祭本帥大乃當頭劈下石將軍喝聲好像伏敵使動雙鎗果領各道本領自是時戰至午刻不分誰輸誰贏禮自是不好這員小小采將看不出有此利害要殺者天難以取勝不免又用混元結傷他一刀一隔即落馬而逃取此混元結在去石將軍已提防他大喝這賊人思用此物使人即時寶術見他來便提鞭一扇打去且乃仙家妙法用相生相剋混元結早之落于塵埃薛提禮天贊這刀賊走不敢收拾此結被探將陳探陣兵所搶石將軍拍馬連趕大喝賊奴才休走正在趕上忽有百花女沖出阻攔雙雙戰百花女一見石玉生得面如美玉比別處更相懸殊不勝羨慕如捕拿得回營報劉唐萬分喜料道石玉乃仙德將法薛提禮尚且不能取勝百花女馬能抵敵頃刻被擒過馬展西兵營上慶聲回小姐有宋兵萬五千接殺大隊西兵紛紛倒退百相路死傷遍地不成隊伍四散逃走薛提禮與平權兵中倒那羅連敵殺上前奪取女兒只得索馬鞭于帳中拈著燒火一路回營仰天長嘯道不知那石玉宋軍何中著之人好生利害被收寶鞭捉去女兒傷兵丁萬餘真是可惜罷了待本帥明日與他賽六一死戰只且住語談營內事且言石玉生擒女將回營大獲全勝是大人喜祝錫功獎即日上下回帳捆綁過百花女他如立而不跪二爺喝罵及鞭小丫頭今既被擒服敵立而不跪百克道南噴著我非下單之流乃薛元帥之女賊被擒來怕有一死莫肯屈膝敵人這番冷

又進法乃一小小了點鐘故在本帥帳下如此故肆吾且問你昨晚我家一位劉將軍被擒今在那裡百
 花女笑道好差而度面帶愁云上國表如何故黑夜偷營不能救戰者國行刺已經被擒拿下勸他投降不依現在因
 于後營竟將營心燒焚下明日再殺劉慶石玉聞言遂到將軍帳內被擒囚在賊營待小將殺進討去四城如何沈希遠
 石將軍休得輕躁如今天色晚了且待明日殺他來邊又吩咐百花女曰軍後營見賊帥內外大排筵宴請官三軍紀
 銀錢功上下歡呼賀喜楊將軍大營進都馬一到殺得賊將兵胆破與秋王報一戰年少英雄關上稱四虎將軍今
 石大人有名或以饋饋笑面虎呼之雖屬極於不備竟之古訓其意天來會成五虎將軍應同心協力場早外賊保國
 安邦上朝聖上之望幸甚石玉深謝不便方道劉將軍被擒須要明日殺入賊營殺四方妙說希遠吾已深覺賊人捉
 慶諒情必不故回吾都馬大人捉得百花女回國如非明日以女為質二相調換石希遠道是大人高見不差數人飲酒
 石玉遂同李義張忠來者教育忠症救青之症已經全愈了衆精神尚未強健故未登帥堂在房面安息即西賊家攻危
 險不令人說知當時一見石玉驚文氣則又得由方知惠各仙師妙用撤去醫藥聞入關中不曉知元帥中變化血身亡
 只緣得神色慘覺不覺虎目中落下數行淚與英三入各各勸慰均以病後不宜感傷氣血星夜四人各斷痛使真至
 天明單文武在帥堂上的議破敵各軍士報進賊將降地擒了大隊精兵請明石大人出城尋軍瑞廷右爵聽
 了冷笑道殺不盡的賊奴才古龍即被排上馬手捉雙飛雁者云是預共冲關而出是馬當先大喝賊奴本昨天殺得大
 賊知你多活一天還不自早早回兵帳上降書送到將軍營便燒汝性喚劉德禮還小兒兒休誇大言汝若還了本
 帥百花女吾即還汝飛山虎然後會兵可也石玉道賊如此糧且休汝一連吩咐住原營救出飛山虎一連關內放了女
 英雌男女二人各歸本陣當時得他禮與石玉復入交鋒一連百戰不分高低二下軍兵混殺一場時日沈沈下彼此
 鳴金收軍石玉帶兵進關與范壽楊將軍相說西夏驛程元吳強為正值衝殺之初至今用兵已及二十載整并僅積已
 拍兵到軍才不下百餘萬精卒先帶去是五一時計不為後計故當外夾賊破竟其糧首擒臣敢怕侵隨之患甚致或不
 脚生且武夫勞瘁三人正在言談談談劉慶石前拜謝救脫之恩是晚不表次日討點出戰兵下折去五百餘名是日秋
 慶在廟下拍虎出帥堂劉慶大人言如欲親自交鋒范壽道王親大人貴體尚未復原須息兩軍息未可過死秋青道歸
 德禮如此猖獗晚生是在中全無天曉只深恨元帥死於西賊之手慘傷倍甚小將無賦無勢不並泣非是他死便是我
 亡况我老兄現已全愈要龍生福如此猖獗今日出城定照見個高低范壽道王親大人言如欲親自交鋒范壽道王親大人言如欲親自交鋒

了大隊軍兵督隊喊下秋青吟喇拍上金刀披掛走上龍騎虎行逸鶴青一人勸阻不准只得差孟定國臥廷貴張忠奎
長四將領兵拉感石玉玉道待我與你探陣仗是貴天呼道眾人休戰則元帥有法甚謀將德禮極下秋青急預盛
亮甲金刀一揮連打物三鞭號砲一响數萬精兵擁圍而出一望敵兵劍戟如林喊殺如雷秋青大罵道賊奴死在目前
這賊大言吾乃副元帥秋青是也薛德禮笑道本帥只道秋青志生慷慨宜知一小子耶秋青大怒喝道看刀三柯冲
開生朝你這賊祭正是相連敵士戰到二個時辰奈秋青志極感氣力未足看看抵擋不住石玉一見秋青刀法精熟即
忙飛出接戰大喝賊奴休得逞石玉在此雙鎗照面門刺幾戰刺薛德禮好生着忙閃開大刀急掣長鎗當將薛德禮
揪殺一人高且刀快那架軍得二散軍器年費放馬逃走手法一輪腰上早中一鎗說道不好秋青金刀一揮刺中看
陣道秋于馬下見其着趕上刺下首級喝聲賊奴前天殺秋于五騎軍又戰元帥不過用奴撞傷人日強似于受命何
在任說拜天單言此日二十萬西賊兵一見主帥身亡軍中驚駭不戰而散宋兵追殺秋青大呼願降者免遭殺戮內有
逃不及者多已投降投得在橫地血流成渠甚傷慘然宋軍所得刀鎗馬匹甚多卷凱回關而去敵兵報如百花文詳
德禮被殺痛切號天諱來難以揪敵不敵出戰只得棄了去營領了男女兵數萬過西夏而去當日關內楊青走前據
了百斤鐵鎚與及小將帥領兵接應救直天他營並無一害只得收拾遺下糧草馬匹軍器連關中是給大書道二
王親郡馬大人乃國定之樞持也宋國定堂江山其書石玉玉道薛德禮與宋營大人通兵場降舉起乃天子洪福又得眾
位將軍協助之非晚生軍之功也宋前道王親大人志願願亂宋道道頭都各身能才忠秋前道有為大人費心不務
名改矣但生願志已愈存體復原舉如常計是事念之念又今附快建書時薛德禮首級號令於帳門眾兵及降卒各
自回營候賞刀鎗馬匹糧草各點歸關庫中命玉玉定國於沙場外盡釋賊兵及將校皆去飽是飽大排酒筵與眾行慶功
各營哨兵多有疑雲出戰甚了如借魏賞如賞史贊不獨多送取時兵丁關懷樂與且休提次日取兵將士只因殺敵
賊師解了城圍開關無事各回營寨只有這德楊將軍被斬石御史白人在帥堂告起楊元一坐為國信歷觀車在之六
十歲未得一日安閑一旦戰死雖德武臣為國難免于斯守念及此竟不反心眾人均覺傷感言及前月聖者上頒錦劍
束古當今國母卒歲妯娌娘十八年前被郭槐咬或則太后賜書太子教火燒營今被包公害死車后回宮愧郭虛亮有
此天大事情無道三年之前果是火燒營宋宮內宮被火燒死百餘人眾言李家妃母子已燒死在內只付一歎息而
已其時我七宮居如陳陸目親其事不知李宸妃逃離於宮出關之氣今將二十載報拉也一朝究明有此真聞算他神

非人所能及也秋青石玉二人並言各自懷華此是前二十載表忠不知曉廷楊老將軍進若云內宮火災一事認音
得的這計其時楊元帥終已有二年之久矣與宋保元帥俱已得知但宋夫人在上朝不知宋妃逃竄出宮與元帥領守
邊關自然不知言談之際不覺日陞西山一宵曉景要知後事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宋書山既與者逆德所以毒子曰不仁者忠漢王也以其所當及其所不當皆貪其積土之利而虐其民而歐
之宜仁人君子之所急我茲西夏趙元昊之寇來也韓兵二十五萬乎土其地老幼死于溝洫少壯困於疆場土地之
稅而廢燭其民心何思與史言宋約是廢其其所戰任楊為其所戰其得勝之師而運使來之心竟不得宋寸知
害無罪之生靈復竟不免以父事安平日自負強權亦何足道。

第六十五回

韓功臣加恩復朝

韓功臣原書邊軍

英雄虎將動人驚

力任江山小保常

洪福當今塗國棟

全師奏凱大功成

不提遼國不村言談却說朝中宋天子一日得接遼國一本心下着忙道西夏天起雄師宋保領命伏青又舉兵不起道
便如何是好幸喜秋青與石玉破敵恩及楊宗保又任遼國官將三十載保衛家邦不能一日在關功勳素道一旦降亡
足折朕一棟梁起龍日中不禁淚下頓首任無任用欽賜王禮祭之勅內朝大臣百官俱責服一月加溫耀武王其子朝之
慶年方十七歲現襲世職加封紹烈侯因在途中不必敘遼國戰事且隨朝侍駕當日楊門一關山信楊氏夫人以及大
小人等哀慟欲絕全太君之喪更不必言了東夫人亦次相勸慰一番少不得外都內帳用王侯之禮殮葬費錢多不
必細述慢在楊家喪事却只宋天子只因楊元帥世勳中式將管分鎮邊疆功臣世襲之子曹休老將神世術二人乃
智勇兼備惟其時北狄契丹入寇多年兵勢甚銳二將軍之領守邊關即在朝史部轉職均已出鎮魏晉天子只得封伏
青為天下節制元帥石玉邊關有功加封副相封元帥全守邊關文武俱加陞三級詔旨發往下文自有交代當日天子
這念老臣勤勞王室老于軍中勸告大臣代朕往楊府一祭不必多表單官而清宮欽派娘娘母子一聞秋青在邊關大
敵而死王善勤功楊元帥已降亡了頓首任彼為邊關王帥等十餘款大喜太后道不料位勢少年與魏馬到成功豈只
聞外夷威服乃先靈呵護所以慢言渴花玉母子喜悅之言且說慶國文自從東海邊宮報報已誅所有童羽均被包
抄有除餘處更以凡事一減下權柄物政只喜得楊宗保已元帥如今日老宋正在駕前保奏韓功臣鎮邊關應與秋青
石玉二叔才助東大權更莫得高枕無憂上略有允准之意無奈有當朝韓琦二老區區夫止高軍上言韓琦只可作文

薛在刑部裏，不合得遠聞當時要任，伏奏取石玉童，乃少年英雄，又得兒伸，得楊青老成持重，建立奇功，救人畏懼，合當拜帥代楊崇保之任，聖上不遵老走，所謂只依二賊之在，真是令人可惱，可恨，這旨若得，得還關本意，關楊崇保死，便紛紛下淚，痛切連日，吾想楊崇保死，有什麼于碑的好，不陪葬，這班狗彘，只今除不得，跌青與石玉也在邊關，只道石玉在仁安，被妖魔吞了，直如人得仙人救去，一日回關，他是斬封到元戎，與那一班老少，賊連成一黨，勢大，相繼走，大算賊不來了，思吾的女，進宮數年，集聖處上寵眷，此時也本無有不雅，一身奉太后進宮，不知聖上何故，將我女兒與國子不，善教，是以沒有聖上，疎冷吾女兒也，夫可知，但女兒不得，聖上喜歡，若夫有事，與女兒過關，定謀不，慈生是好，現今且喜，見了，端緒，第一班孤苦，何靈俱不在，胡但有機關，舉行，設法定，必倒弄，罪邊關，這些奴才，輩方稱老夫之手，既正在自言之間，有家丁，稟告，孫大人，胡大人，來拜，因又傳命，請進，胡見，孫胡二人，進至內堂，見國丈，立起，相避，一同相見，行禮，坐下，談及楊崇保已死，晚輩打點，保薦，令塔往任，邊關，銀兩，論知，富如，鋪時，二個奴才，眼當聖上，辰用，保得，執青，石玉，二小，喜為，正副元帥，今被他，邊關，上連成一黨，老夫正在心煩，又奈何不得，他孫夫，道前，本肯，復登，查，虛事，正登將，檢，就計，四朝，勅，奏，不，新，聖上，早，途，召，回，一場，打，算，又，落了，空，胡，道，老，夫，盡，且，免，心，煩，我，想，我，孫，石，玉，今，已，勢，高，權，重，詳情，再，他，不，得，吾，兒，子，之，冤，難以，報，復，的，三，人，言，論，只是，頭，關，着，塔，下，休，提，却，說，勇，平，王，高，改，老，千，歲，是，日，得，得，邊，關，賢，塔，之，書，喜，悅，萬，分，方，知，上，年，被，好，道，算，計，果，有，妖，魔，臨，害，老，事，幸，得，仙，師，帶，上，仙，山，習，藝，今，日，聖上，頒，旨，又，加，封，為，副，掛，封，使，與，我，青，全，守，邊，關，真，乃，妙，極，老，夫，從，此，丟，下，愁，煩，矣，却，進，內，堂，告，知，女，兒，夫，人，與，鄰，主，再，喜，喜，從，天，降，合，家，叩，謝，上，堂，言，動，盡，述，高，王，孫，即，命，即，差，侍，家，書，一，封，與，丈，夫，待，搭，付，資，來，欲，是，願，道，高，關，即，主，欣，然，領，命，是，晚，終，盡，不，必，多，說，再，表，邊，關，款，青，與，石，玉，對，坐，私，語，款，青，道，如，今，邊，關，之，關，已，弱，石，玉，道，身，為，武，將，當，為，華，表，義，以，報，聖上，知，遇，之，恩，惟，好，任，再，難，但，知，有，家，不，知，有，國，今，人，可，惱，可，笑，我，青，道，願，賊，勇，塔，邊，關，生，次，算，計，害，國，恨，滿，湖，目，下，難，得，身，營，官，職，怎，奈，打，算，未，除，豈，可，安，然，坐，視，石，玉，道，小，弟，亦，與，賊，有不，共，戴，天，之，仇，無，奈，此，賊，當，道，運，通，聖，體，未，知，何，日，得，仲，漢，父，之，仇，二，人，正在，言，談，孔，香，桂，香，滿，面，走，進，師，堂，二，將，並，起，迎，接，眾，將，軍，未，到，隨，同，見，禮，生，下，從，翁，道，二，位，王，親，臨，眾，位，將，軍，力，道，西，戎，不，日，開，定，有，旨，意，領，來，二，位，王，親，定，初，王，帥，之，權，只，可，惜，楊，元，帥，一，命，身，遭，保，死，耳，故，青，關，言，其，嘆，一聲，楊，元，帥，乃，係，因，功，難，血，戰，身，年，未，得，一，日，安，閑，身，受，依，託，想，真，是，今，人，傷，感，官，幕，不，替，虛，日，流，淚，不，止，楊，老，將，軍，與，丈，夫，二，人，只，因，與，楊，元，帥，領，此，關，多，年，乃，情，投，意，合，一，旦，言，起，也，不，住，的，說，下，流，淚，香，桂，丈，夫，道，楊，元，帥，老，成，持，重，一，朝，逆

世猶恐西兵再獲捷晚去華才庸有淺難當格討之任還軍上本力勸待聖上另換老成方當職石玉蓮哥哥萬見不
差我二人少年後華心能感得及三軍上奉進爵為上萬幸未及回高楊青老許軍道不然改王觀石即馬武老莊凡智
勇兼備一旦登壇拜帥使外焉不敢南視慮定國道西夏生天被我們殺得片甲不回料他再不敢輕視我身續上飛山
虎聞言大笑道事雖遲料後雖是法別及之當防備以免兵臨城下措手不及況且下尚未投順焉知他從此無事不若小
將駕上座案去到西夏打聽虛實如何范舟道劉將軍之言有理但此去須要小心不可被他們看破機關要早去早
回休得耽擱才好劉慶道小將自有道理請勿多慮當時劉慶正要抽身旁有張日書大呼東人休聽他言語去休教
作刺客遇見百花女子即被其迷困反被拿下一個賴石郡馬由敵將百花女活捉回關方得調換而回如今又到西戎定
然貪愛嬌媚倘又被針如今則無他物相換飛山虎聽了一席之言反羞惱得口也難開石玉看劉慶是奸奸好生沒趣
即忙說道休將軍妄言前番劉將軍粗心大意思決了敵人故有此失如今只要小心定慮無可以進去迷回以安眾之
劉慶道小將須命往進道今敵兵殺得寸草不留正好吃些太平酒幸得太平安道福因何說東人又要去尋打仗
交手的工夫莫非汝眾人還嫌殺得這些兵少不知足再此來稍殺不成范舟管胡說大肥的便是軍中無戲言
汝敢亂軍規麼范舟道這范大人休得着惱小將乃是真言並無曲拆奈何你們不聽待等劉將軍說百花女送下方知
吾俱是着之吉不認楊青冷笑道怪不得不得楊元帥在日言集建書是個呆廢莽漢如小兒戲笑一味囉囉不分上下再舊
翻舌前敵打致差騎踏空亮亮及了元帥若無色括回朝分辦汝的吃飯東西也難保準着汝這得在此多言的麼眾將
官聽了人人是耐不住發笑不止范舟道你們眾人言皆甚當吾說的皆是戲言從今日始我開口不言像個木偶人
一般走了且不要害下飛山虎劉慶眾人登時高聲罵去此時暫停一連數日有胡廷欽差官領部書到來外麻
傳鼓咚咚鼓聲傳着與科一全出帥堂吩咐大開正南門捉拿單已押了看案天使問諸部書到元帥執青為他討正
元帥石郡馬到關立攻勦如格討劉元帥張季到三將俱村將軍之職以下眾將官俱如程三級領賜厚賞甚多不能一
一細述各軍兵俱有些寬勦命權攝元帥果將軍與欽差相見視他官名參知政之職為人忠誠史你趕着與元公
並到二人皆是宋堂之賢臣當時君命在朝說請完即時告別欽差與眾將人教留不住這殿勦送亞城外登車而去當
時元帥以及大小三軍各道帥麻危楊二人相見楊官正到元帥一全是禮堂下臥前道今因楊元帥升元宋堂上洪恩
庇厥勦官奉居帥位只要才涉涉然雖當此任伏望范大人楊老將軍諸事指教人並望諸位將軍隨時莫說范楊家

得進二位元帥功勞王莖聖上加封拜帥定綱嚴職何用水說以石二人構謝石玉選令雖敗兵遠去未能心服雖保其
處當早去備戰來出懸奇方不自聖上顧此深恩故命道石大人之言甚為有遠深謀遠慮莫不及也

是日二人各相調
邊秋青乃正元戎自於他作主但未知劉廣征西夏國保得如何下回分解
此回書應始于狄氏點邊迄今拜帥是時以青始於錦州上夏真宗元年下至仁宗三年而趙元昊興兵已及二十五
歲西夏理然悍血戰數十年約士度因國庫空虛漸漸自悔上書請和更名重宗宋之為冊西夏當賜元帥陣亡之日
乃真宗元年夏運未請降後復興兵故至六十八回始結按史唐履康定元年起至宣和三年尚有四載方平元昊當
其之時倭寇延州寇三州安寇麟州歸靈州一連五寇將取交互按史官賴范仲便智謀安撫秋青有履屍復境之功

第六十六回

守邊關動勇意

貪饒土復舊與師

實刑既須敗德

徠往道勇必山危

故看西夏過邦主

每國喪師有所為

却說趙欽美去後是日石玉持得家書即就燈下看書已知岳父母康健都主來書實喜意欲回家問候只因路途遙遠
并有王命在身未敢擅離邊關不能探望母親近日康健否今奉了聖命三節忠孝兩全佳吉石玉思量次早正刻元戎
升帳大小三軍齊見已畢欽美元帥披拿前一椅喚眾將飲酒餽餉餉十員一萬二千五百精兵俱穿青衣在東門
鎮守大帳上書虎掌皮石弓箭袋沒木牌備備有敵兵以砲為號四南北自懸應擊軍旗命而去又拔令一椅呼喚在營
女統領十員偏將一萬二千五百精兵各穿紅衣紅甲在南方鎮守紅旗上書一虎守備聞號一响各處接應不容怠
統率美得令而去轉想但道實乃狂妄之徒不堪把守重任劉慶未回且令他整守北方等約劉慶回來再行交卸元帥
呼集正堂整令廷賞細步上前大呼二位元帥有何軍令是道元帥道北方尚缺領兵之人只因劉慶未曾回如今有金
將軍代為把守北方待彼回關再行交卸汝領十員偏將一萬二千五百精兵俱穿東宋軍甲有北門黑旗上書虎掌一
聞號砲即要接應不得遲延如違者定按軍法決不姑寬軍謀實領令而去自言道難道我休疑慮做不得領兵頭目麼
偏要待劉慶回關真乃看我大體吾今則不分親那時獨自成功方顯我將軍非居人下者元帥分心已定自與石劉
帥鎮守正西五萬精兵俱穿五色青黃者白黑大旗亦分五色男建高大白旗上書五虎衛全滿五字看東南西北四門
城上真乃殺死元昊這令收展展將兵那個敢不遵從信帖中令主帥調兵大言西夏主得我兵敗心實惶悶一心貪圖
中國的錦繡江山只道隨手而得豈知與師有年勝敗無常真折去精兵百餘萬者時數十員非若守將德禮攻元

楊國樞差得身亡。只道天宋樞密不祥。又出小將秋青石玉等一班小叔才到。全德虎殺得我邦兵。碎柯執孤心。更有不
世。倘得一帶勇。委備英雄。領兵復去。復提他一番。撒去。得勝。統領國之兵。殺進汴京。城陷。若不能取。驕心。下方。以。後。復
勢。而。為。未。為。晚。也。言。未。了。以。和。中。內。出一。員。山。狼。武。將。道。臣。聞。中國。致。青。小。叔。善用。一。鋼。面。鬼。臉。嚇。死。我。邦。上。將。無。數。更
是。有。法。高。法。故。魯。圖。二。物。取。勝。合。臣。手。下。部。將。二。員。善。子。嗎。呼。集。教。料。一。開。關。如。雷。打。頂。骨。似。山。崩。其。人。即。心。驚。意。顛。
取。走。不。及。平。日。已。子。臣。相。署。中。統。統。軍。材。人。人。驚。惶。今。臣。領。兵。直。攻。宋。境。以。今。扶。青。仗。我。主。之。威。勝。之。必。矣。元。是。造
將。軍。果。有。二。將。之。能。即。奉。為。左。右。先。鋒。如。為。破。兵。主。帥。領。兵。二。十。萬。致。青。定。滅。以。報。却。弟。督。天。玉。將。得。驍。等。之。仇。少。願。孤
心。之。恨。當。下。志。準。領。命。數。場。中。點。足。二。十。萬。精。兵。帶。了。左。右。先。鋒。一。名。王。強。百。花。小。姐。領。冲。鋒。陣。定。然。要。殺。父。親。之。仇。按
下。西。夏。調。兵。先。言。劉。慶。一。連。三。天。集。上。雲。城。一。到。西。戎。之。地。而。此。地。面。早。已。探。聽。得。明。白。當日。子。他。軍。數。場。點。兵。之。時。恨
不。得。落。下。雲。頭。將。他。領。真。主。帥。割。下。首。級。只。因。一。人。本。事。雖。然。高。強。志。氣。最。得。千。萬。軍。馬。之。眾。情。有。甚。道。不。測。豈。非。又。被。集
止。責。恥。笑。况。起。行。時。眾。人。叮。囑。不。可。每。為。中。彼。臨。陣。不。免。早。空。四。去。罪。只。才。算。吾。料。測。得。世。果。其。今。又。與。兵。使。統。我。且。早
早。回。關。報。知。元。帥。好。待。情。備。迎。敵。之。策。不。分。善。夜。沉。沉。冤。冤。也。不。善。二。到。關。中。只。見。刀。鎗。密。佈。劍。戟。森。林。槍。棊。長。捷。布。兵。下。眾
兩。南。北。四。門。皆。是。一。般。真。戰。劉。慶。道。這。又。來。下。難。道。賊。帥。早。已。到。關。攻。打。不。成。我。為。雲。從。步。行。豈。比。吾。倍。加。急。進。謀。來。決
此。北。理。定。然。元。帥。調。撥。兵。將。在。此。鎮。守。故。令。限。伍。嚴。嚴。刀。斧。交。連。待。我。先。從。此。門。而。進。看。其。動。靜。如。何。只。道。遠。看。見。黑。旗
上。大。書。虎。字。盡。是。黑。衣。黑。甲。的。軍。兵。不。知。何。人。在。此。把。守。想。來。攻。者。乃。一。少。年。人。楊。元。帥。死。下。他。為。副。元。帥。果。有。好。不。調
度。有。法。性。不。過。得。元。帥。敬。重。是。神。聖。的。一。般。飛。迎。城。去。守。城。之。軍。一。見。認。得。是。劉。將軍。打。聽。軍。情。回。來。即。去。報。知。焦。得
焦。得。料。想。來。到。慶。心。然。跑。走。回。家。担。擱。數。天。為。得。是。打。空。西。戎。消息。得。吾。頭。委。他。一。身。其。後。果。如。元。帥。交。卸。北。門。與。他。想
罷。披。頭。戴。帽。跑。入。城。學。叫。聲。劉。慶。心。裏。道。西。戎。好。大。膽。子。不。令。人。早。來。通。報。我。命。汝。探。聽。西。戎。軍。情。且。一。窺。明。於。吾。焦。老
焦。得。如。飛。山。虎。聞。言。頓。覺。驚。駭。因。何。焦。道。實。出。此。大。言。大。喝。子。吾。何。敢。即。叫。焦。將軍。汝。令。兵。在。此。守。城。度。日。吾。等。軍。士。到
處。事。如。其。詳。自。那。日。汝。勒。身。去。後。時。聖。上。音。來。勒。到。我。王。親。臨。西。戎。元。帥。我。又。勒。到。我。副。元。帥。汝。不。該。如。此。慢。待。不。殺。吾。副
元。帥。有。失。軍。威。到。處。道。這。焦。將軍。果。如。此。相。式。汝。妄。言。哄。我。焦。將軍。道。這。來。哄。我。且。看。焦。將軍。到。時。我。子。下。教。為。精。兵。由。吾
調。遣。雖。道。是。假。的。飛。山。虎。道。但。不。知。聖。上。頭。下。音。意。來。時。之。名。提。志。焦。將軍。道。這。聖。上。詔。到。來。金。然。奉。有。汝。之。名。姓。想
汝。無。名。小。卒。撒。去。開。了。只。好。做。個。軍。前。探。子。我。當。初。原。教。汝。不。要。去。探。聽。為。甚。如。今。且。在。我。帳。前。做。個。當。差。得。力。之。人。

有功之日再候陞擢則慶元悅遠豈有如此之道理難道我劉慶元做個探子當老之輩各自領情隱藏山林去做個
農夫到之無憂無慮以度光陰何苦在營中出力戰場爭地交鋒且是費過財軍政得動亂到底汝探得西夏款
情如何的且說明白代吾送到文元帥印讓汝統轄軍兵我封在汝麾下聽命全悉差遣這便如何劉慶元此言是英法
水軍上勳命怎可讓別人待我就如西夏之事可交夏王不知見機從新入番與大兵二十萬糧兵主帥乃是孟珙更有
二位先鋒百花女尉為頭陣不日殺奔到來休是說如此果然元帥處得到汝之算探聽得明也看來這到元帥只好讓
汝再做的當時焦贊說得糊塗李汝飛山虎賊探得村信村疑尚未知底如何細且得通報了元帥得知方為正理焦
祖者又呼劉將軍汝可在此管轄眾兵待吾汝與我知元帥劉慶元這是不可汝乃執事帥印之尊如何敢我代管眾官
代報待吾自退帥堂眾官方更合宜焦是責問他此言只得聽他進去劉慶元一路想來焦贊之言只道當真到初為到
元帥故令統領將進在北門保守但一心思裏氣忿不平因何兵符劉帥為了此人這樣委大做什麼元帥如何拔兵調
料款項款項的莽夫豈不敗壞了大事如此聖上也非知人之明真堪錯矣況西夏元昊起大兵破師到來定然有一番
很難看汝這生調撥眾軍走到敵門只見高志揚與青柳一虎字軍將兵青衣青甲又見南門西門俱有將兵把守
進至當中正要進聽忽見聖旨下來原因狄青少年尚未結婚范大人之小姐至當及笄之年起得美艷范青久已留心
于狄英雄前月附送上平內奏聞聖上求者作主不日狄青不佞人覺對面難于故口說未發至今日看下一下命意
早已明白范青真色得揚狄青想道軍務在身那有閑暇謀此婚事當日辭謝范大人又道此乃聖上美意理當諾其
婿小女雖然不才隨閣下官不敢仰攀但念青命難違已足小女權難棄也主觀大人休得推辭當日狄元大不覺歡喜
只道軍大人過愛聖上厚恩但念軍情事急且得兵退之日再議可也唯有夫人拜本慶春聖上生有本意附呈當此時
香奉欽差乃是楊元帥之子楊文廣也他在朝奉和聖上要到邊關即發建立武功天子見少年軍勇健門心才是以准
香元請并順旨附帶范秋聯姻之事當此會見正副元帥說楊某位將軍第一公見禮坐下又見飛山虎到來時西夏與
兵之由一眾如狄青道范大人可惡西夏賊臣與動干戈如今且理軍務再議婚姻便了范某聽言無奈只得允從暫
停婚姻事連夜修表奏人賞送狄元帥也附一本道呈知聖上分兩項再言西夏和好孟珙帶領二十萬精兵左右先鋒作
頭陣一列連座押十級上關城不遠孟珙吩咐五十里外營寨不表且言宋將劉慶元自四關已領守北門方知焦贊
是滿口胡說忽一日探子報出賊將兵攻城狄元帥傳令原將兵候差一則欽此此真乃明眼亮察會會察察劉就山林

時元帥在後劉慶往冲頭陣着其是實前去助陣叮囑小心為要三將領兵二萬砲响出關劉慶一馬飛出大喝不盡
之戰就可應西夏國王而復宋這第一班連奴今日休思退戰西賊莫烈大怒于上銜棍打飛劉慶兩大半急要回頭
被一槓不應英雄大喝一聲如同霹靂馬也驚走地也震了劉慶得幾乎跌于馬下這英雄是植家赴敵人一雙手略
一槓舉棍打下劉慶草草馬走起在空中已將馬首打碎跌仆地下焦連貴一見大怒喝聲向元帥博星上一槓打去
兵勇接馬交鋒各逞雄威一連冲殺數十合焦連一槓若何當體快遠一人但本力欠三分一刻被敵不過他心中着意
想東可恨飛山虎去與汝拍陣助戰直如跑上空中脫身而去賊將又利害不過如金不妙了然後抵擋不受虧軒傲
跌着上打來焦連費倒身一閃已打中手上血滴淋漓方大呼不好忍痛拍馬奔逃賊兵叫喊如雷直投上宋宋陣上張
志李義奮勇投上賊兵衝進莫烈大怒又大呼一聲宋兵倒退不敢追上只有張志李義勇你倆我輩不覺覺驕逞將
刀鎗并刺莫烈不能抵擋二般軍器只得復喊一聲當時二將又聽了數次全然不懼莫烈只得敗走又有王強上前助
戰四將復在一堆未分勝負不知殺得如何且有下回分解

謀臣不用欺國之禍也是以宋仁宗之世王德用為將又奏傳為相其起契丹道中國將相得人矣莫去侵掠外敵因
國有賢才不敢輕侮有國者之得人莫不重矣今趙元昊棄宋叛而拜帥皆智勇英雄可為人者得人考宋開基之
始武功不及漢魏王不及唐其武功不足而後嗣何所恃哉真平聯為兄弟之好得為其狀之兒亦可以為祭豈為父
子之歡得為西戎之父亦可以為尊皆時勢之使然也

第六十七回

美蓮美有美定婚

強馬強从心思退

詩曰 山危運德是香兵 何故元美不付情 古訓會復多敗德 回思失利是攻征

話說大宋西夏將領高皮二將戰得相逐相逐各道奔馳正在不分勝負王強忍氣大叫一聲比吳月聲音倍加响
嘯一匹戰馬驚跑起來高皮二將急急下馬快刀鎗喝聲狀元帥在橋下與石首三將戰力稍弱不知收
軍為上石玉遊擊將之言甚合兵法且收軍高皮二將急急下馬快刀鎗喝聲狀元帥在橋下與石首三將戰力稍弱不知收
元帥道因賊將交戰未分勝負如何即刻收軍狀元二帥道二位賢弟未知本帥看來二名賊將本領很強一時恐二
位賢弟有失況焦連貴項已受傷請軍三賊將是勳軍行將之道凡事須要謹慎切忌驕傲今日斬且收兵明日再議
民孫喜等同心合力何畏西戎強勝但汝二人勞苦半天且任後發要恩二將謝別正副元帥而去只見焦連貴已在帳

楊元帥亦在陣上格殺於穆氏人人老人所日觀也督候休得推解說青是道元夫人好說心又將老元帥四十餘年抽
觀之事更提了一塊想吾老媽姓白蘭是路考元我領守此關舊來已有六十二載人生在世猶如一場春夢回頭一想
今年已七十八元險是逃如此有督候休得推解說青是道元夫人決不臨汝才不美原位將軍聽了人人喜悅人
人感嘆大言老將軍之子是也謝言我推楊公守其一任大人與元帥之言不免于理止有虧小性怎敢不從楊將了
大真是夜后國大膽的來相宜楊公不表且說孟讓感回營中計占兵將折去三萬餘人受傷者不計其數看先查傷
屬不如帶兵回國見了真主哭喇喇和真主二先鋒說道元帥不可因敗灰心不若明白再決一死戰如何百花道不
可以奴乃二次出師看來不無秋青督勇俱全即取官人小督是少年英雄兵精將銳料難取勝不如投降為上孟讓道小
姐高也甚合吾意明日收兵回國是在夜營不幾日說次日五更孟讓正欲殺楊公程程一落車馬而來此人姓于名剛
他住大狼山自與于健分于之惡楊元帥領兵來征故帶兵于剛避居盤山遇着龐福龐興三人合住在盤山打劫
當年他與李順英是五雲貢于曉張文真守備二人幾次打退他們二人商議要道盤踞在此有古房山不如果請元
帥調去正勳不相爭剛三人來投西夏孟讓正在行營勳高圍不意夢中得了報萬兵來投降二人即時拜地孟元
帥心中疑感不定細細問方知孟讓隨即收下錄用從新征戰共下蓋家而出單留一萬與百花女在營却說秋元帥
等在關前有差值軍士拾得百花小姐的戰書一封始知龐盤山強逼投到西夏助戰秋對有主過此乃齊崩之疾何
足懼哉思有李順英張文真來見請元帥往征剛山魁元帥說道山賊已投西夏云于無須發兵秋大悅是日探子報
報西夏討戰二位元帥隨即分派四路軍兵討取各寨一軍暗抄後而燒燬不寨將他回營無所任足分撥已定未知宋
夏文戰難勝誰敵且聽下面分解。

此回學兵再破西夏敵北而孟讓回恩歸順是知機運數之理非英至二將幸戰者河北故下文戰賊英以王強兇于
沙場去雖此說得免于鋒刃亦是量勇思遠之聲耳才貌相當男女美不覺慕也在百花女並無親屬介性青早
弱女無所依倚亦可憐也即如楊之屬硬滿推解心中亦未嘗不慮其如花似玉之佳人倘不推解恐于力人面上過
意不去下我且須從家勸一語便知他意見樣對文廣說明此事不覺一轉瞬間已過數十年矣然求名位者切不可
虛度元陰耳

詩曰 磨難推磨有德君 逆天子殺之復軍 將亡兵散初無悔 方信會銀是禍根

拈說定營調兵元帥令着按志平表領兵五千放敵四陣人令沈連刺廣信兵五千放敵二陣惟有沈連青受傷未死在營裏又令出剛牛健領兵五千放敵三陣牛健被砍領兵五千放敵四陣又發兵一萬與小將楊文廣又從後抄到西夏大營放火使也顯不能相顧心驚氣亂無心戀戰可一鼓而擒之分撥已定正刺元戎各帶兵五千攻擊中軍即分哨放炮開關二邊軍馬不約而全亦是分兵而出張季二人乘馬並出五千健兵喊殺如雷進陣中遇見張季揮兵揮殺致志平表奮勇殺進張季欲擋不得二般兵各正裏走不及已被殺于馬下西兵見主將已斃四散逃走宋兵直搗死者甚多且住張季得勝之言王強領兵一萬正在罵戰有刺廣分道進馬而去不明情由拿起双刀並揮王強急掙路去宋兵揮地殺上西兵懼怯早已紛紛逃散王強押止不住又欲擋不得只好拍馬回頭而走沈劉二將隨後追趕又遇着張志平表抄後趕來把住去路王強急言得殺將馬頭沈劉趕到一刀斬于馬下西兵數千盡皆投降又說在剛牛健領兵五千正遇着牛剛直身并你做了宋朝高官我不忘父母之恩見美于古人吾弟乃是堂堂丈夫不思效忠而降於外委吾與汝乃是兄弟今汝投降西夏吾家國今日在刀場之下不能以兄弟之義而廢公論也言畢即揮大刀劈下牛剛急忙掙槍掙定進身并之言各歸其主不能以私廢公兄弟也不怪你二人各動千來殺得來領不相上下而下無分勝敗出剛位馬不知二人說的話掙槍交牛健勸他投降不肯放而殺將起來去剛拍馬一推殺進上來牛剛不能放敵二般兵各平略一慢却放去剛一刀揮做馬堆出牛二人合兵殺上西兵各日進生且說羅漢表文領兵五千攻打弟四陣二馬飛奔殺進正逢着羅漢羅漢二人推開陣脚正在觀武搭成羅漢大喝道該死狗強盜今日也保送死正好賞你一及二服並不打話提斧殺來張文溫英二人連忙舉槍架過你劫我保我身他抵殺了半刻二般本事不大羅漢抵擋得住被張季走進身受一刀斬于馬下西兵殺得七零八落紛紛逃走軍中軍主陣主陣一柄大刀抵住二位正刺元帥漸漸抵擋不住又見宋將紛紛殺到陣下軍兵四散逃命方知難敵殘兵即閃開刀槍拍馬而逃數萬精兵十六具七所存者三分之一耳且說小將楊文廣領兵一萬從後抄至敵營正在殺賊要放起大寨百花女跑出來看見楊文廣便道且慢放火內有馬匹糧草頗多有兵萬餘將校軍旗在陣中何何不美之府道小姐高見不差百花女隨即回營告恩軍道今日元帥大發逃走本國去了你等不知投降西夏殺我以為何如家軍答道劍陣百花女哭道羅漢馬匹盡行搬出楊文廣叫人放火將大寨燒焚盡全百花女全逃進關且說宋軍討虜回關人人做功獨不見了楊文廣回關

元帥心中若甚慎有米中花分付人人對策者蓋是軍兵謀將只有楊文廣備兵去境要緊守營者乃是百花女小將昨日說則楊公子喜推排婚嫁事心裏成個所對百花女一力担承至此末元帥必與被百花女一全回問元帥何須多慮范翁笑說此事破別將軍請看了百花女早晚有書信明廣做山強盜投降今日百花女守營不出公于奉令往燒賊寨必定全百花女回問元帥道誰如此公子乃是楊門之孫倘有謀失如之奈何即着劉兄弟出關探聽如何曉山虎正要出關軍士報道楊公子升扶降女將又領了降軍現在標門候元帥鈞旨元帥聽了大悅即着請慈二全見禮坐下即時元帥對范翁說道不若將百花小姐送至專任善處元吳納降之日一摺奏知聖上以待公子完婚老大人專意如何范翁道元帥之言甚宜即令將百花小姐送到元府院內與范小姐一處住下是日正副元帥並眾將官功勞一一記載明白分付排宴筵席大小三軍飲至更深方能當口已將眾人收束孟雄正望回營與百花女歸國不知大寨火光通天心中甚是驚疑亦不知百花女存亡暗暗尋宋邦有此驚人榜示係地又生出狄青首級不英雄但本帥初時勇進逆伯兵二十萬任將數十萬如今止剩得幾千殘兵回國豈不羞慚過了幾天到了今國次日早晨國王臨朝孟雄跪奏領軍將戰取情由一一奏知及至聽奏大驚孟雄叩頭謝罪問是夏玉進卿家身此非恣不盡心竭力因狄青兵精將勇安敢智勇兼備事事神且向來春二月真作計謀孟雄叩謝出朝夏玉又與群臣作議要文武奉道大家將勇兵精定難取勝我主屢次與我將議宋亡後若果以楊之師來征我如何抵敵不若封罕宋兵未來之前先下降書請和或上策未知我主聖喜若何越不又說道然卿所奏有理事有不為而為之者如今出于不得已且修求和表文即傳旨於庫中取到金珠再進問是范翁等降逆賊天廷夏玉跪奏了表文即傳旨于庫中取到金珠王物用車輓起直至陣亡將士家中一封贈與范翁當是范翁是軍兵之將原諒有罪有罪反以厚賞十法律不合然夏玉自思量力不能與爭非將帥之罪敢而不加以罪而人獎之使臣下效德而後者有為國家出力之時乃是夏玉學待臣下之心且夏玉主降了降表其金銀珠寶上物并文武大員即日行程望邊關一路進在非止一日程途其時而夏玉雖一連使將宋地已有二十餘年今已悔改初心只因自與兵以必損折法將十餘員環共百餘員環身數人已報盡力竭其心方欲自說邊關正別元戎的軍謀必而夏玉將殺不敢殺規我朝想必求和于我國石玉道可憐而夏玉遂次與帥使紀遠德榮不分鎮四路邊城則山而全者非銅建所有范翁道其非今日之志若初曠成固前志為簡其德夫若又為法其給請太平表簡則比為奸謀害聖德將忠臣之臣助助彼敵不想天下之重矣國肥已故西夏說視我土時犯我疆守是這班奸黨

之過定不備矣。單莫不成。恨多。漢不己。前日九師。修本。竟。竟。即。差。孟。定。國。野。送。汪。宋。建。中。天。子。其。時。包。公。使。州。版。飢。之。事。已。完。回。朝。復。曰。此。日。天。子。設。朝。止。定。國。遠。奉。表。在。街。伏。會。塔。本。意。上。天。意。言。西。夏。復。入。興。兵。一。十。萬。力。攻。邊。境。已。被。殺。放。地。回。所。有。一。切。一。一。疏。明。及。有。百。化。女。至。聞。殺。降。井。其。糧。草。馬。匹。無。數。又。與。楊。文。廣。訂。定。結。盟。度。年。九。其。降。伏。然。格。親。之。事。不。敢。自。專。必。候。聖。旨。奉。天。子。有。能。奉。表。在。朝。天。子。而。成。狀。其。實。地。是。朕。之。幸。也。既。然。文。廣。將。帥。有。功。於。國。正。該。賜。文。廣。銀。絹。待。朕。作。主。身。皆。往。建。明。心。升。及。將。官。然。從。青。藏。回。王。帥。之。佳。不。容。驕。視。即。于。朝。而。與。范。氏。完。如。將。楊。文。廣。回。朝。歸。府。元。帥。遣。兩。出。力。壯。六。一。一。加。封。即。着。孟。定。國。領。首。回。關。無。容。另。派。使。差。往。送。暫。回。楊。府。便。回。關。孟。將。軍。謝。恩。出。朝。次日。王。門。官。啟。奏。而。及。關。差。使。臣。來。朝。求。和。表。葉。坐。上。儀。之。物。進。高。現。於。午。門。外。候。旨。即。傳。旨。孟。進。來。使。走。到。倉。塔。兩。班。又。武。威。風。澤。澤。待。且。西。堂。使。臣。一。見。與。外。邦。使。儀。大。相。懸。殊。使。臣。俯。伏。跪。下。謹。呈。表。文。解。曰。

西夏臣趙元昊表奏本皇帝御前罪臣不自付度不通德厚恩寬因物主度次長動干戈有損天威聽及罪於臣無容分解弟臣因不依德而妄犯上照陛下之武矣皆情其罪勇首服受譴臣不自昧更不加察利慾心動雖欲仗權上邦境界竟不思天下之上莫非王土王臣之訓敬遣驛使於疆場多將士安於境方知上天之靈無動我逆之矣伏乞仁慈鑒被萬方如臣萬死必輸厥罪世守臣節不敢再萌妄奏庶感奇勅領聖恩悅傳壤土即謹呈表物實者天威昌勝

戰懼之云

聖上寬大和氣又身友後附羊首單內有珊瑚瑪瑙沉香之物外有赤金五百兩聖上道外邦使臣平身二人三呼萬歲已畢正於倉塔之下聖上道二謝次主趙元昊呈表文呈動干戈理該征討既已知罪悔過其人具免死罪許其自新二卿家道邦特遣法王有令之儀務須水中臣節即與各各輔眾不宜妄生禍心倘若再敢前轍朕決不寬容三使低頭回奏道御前聖恩深極軍及海濱殿臣那主成道不事焉敢復懷邪念以自取滅當日奉冊題元昊為夏國王厚賜使臣着也即迷回國而去自此宋夏相和不用用兵按使仁宗於宋三年而西夏平復後傳第九主至理宗寶曆三年元昊之親孫同亡此是後話休多煩表次日傳旨兩路邊關又言孟定國歸回楊府把公子家書送與楊夫人并余太君大喜道楊門有素今占五下戰功聖上勅賜元姻更有榮光這百聖上勅旨孟定國復回邊關即刻拜辭余太君并楊夫人登程而去數十天水陸程途方回邊關軍士報進元帥即令傳見孟定國道有旨元帥命安排看茶接駕仍是孟定國道請旨意甚喜加陞公爵范小姐活劫一品夫人即日在關完姻石玉加陞候前教李劉三將封五虎排班國料

車去定國漢武將軍其妻晉陸威將軍軍使周世忠沈連陸廣將軍楊唐封又將各將裝文封轎車都尉半計夾封
都司投降牛健為千戶楊青知投龍虎去陸軍燒仲德各取回朝入關拜相其時各處關隘交連院劫地專權國知害
慮良呂美前自知難掩公論相繼致仕晉還聖上允准致名回范仲淹還朝入關又說楊文角襲父王爵人臣已猶不
便加陞請勅百花女一而天人回朝完姻以下制將偏將共有百餘員論功陞賞不能一一書述以及三軍楊青不心細
表且說秋有邊音在帥府完姻大設筵席大小三軍將士慶賀更有天子欽賜之物益加熱鬧不提次日楊公子奉旨回
朝與范爺同往拜辭正到元帥府位將軍范伯女范氏設大船一隻內有服役了環眾人脫動送至江岸拜別回朝非止一
日路程杖背即休奉書與母親范小姐全奉還關完姻又有書封封楊公子回朝一封與范花王母于并請安及已受
前完姻一事一封托送呼必顯老于歲勾請安表感謝投一封托送韓府亦是請安一封托送包府感謝請安一封托
送余大君敬請金安并賀喜一書范勸送各府道投楊字回朝先交金靈殿叩謝皇恩然後回府拜見各人各釋釋氏
母親并眾夫人先已選定吉日奉台接楊公子楊府掛燈鳴炮酒房王侯大臣都來道喜慶賀酒過堂中酒香甚濃
堂裏一連數日不可言日後夫婦甚是伉儷又言石玉也有書信寄回長沙接取母親且天天要到完姻一封書送
高府岳父母請候金安并接取都到完姻完姻又有劉府岳父母對完姻一封書送要回滑州接取母親并要才到完姻說這
今已國家太平有客屬者其該迎取不知對弟何日動身范要早去早回免得牛師掛念劉慶德了大喜即懷了出去且
言范花王母于得書喜出望外知秋青得功過關加封公爵是秋門有美慶是天佑良善之報惟有慶國又獲兵部制
台三人不逐其謀秋青石玉反得重復鎮守邊關只是關關不無無計可施無可奈何且說此書五虎平西一百一十二
回每每敘事略略前事惟于范小姐格暫免細事有不同以其原本已有此事故不敢加開者勿深求此而諷可也
此書前未得其初傳只因秋青一職任是關中事而起是未得前錄今已據得完全復于真宗天子天禧二年秋
青行伍出身其父秋廣又至仁宗嘉慶二年趙元昊歸朝宋朝是無史而錄一始一末條迹頗不錯雖惟釋官野史未
有不見兩于從美中

西夏與兵自四回始而於此四一總始再助虜盟山牛剛丹一職書言三處合夥投於西夏用是有軍百花女投降借
志雖口說不知存亡之憂一策輕輕投過至邊關秦漢出師西夏是使秋青歸降是投蜀之機乘邊關秦漢即日調回
范仲淹授史自呂美前執政而范仲淹孔道輔以其起職言事而不利於己故放逐於外一十餘年忠勇報國忠

而大明范仲淹為相天下大治朝野欣悅

欽定四庫全書五封俱是關照上文圖轉之筆石玉壽回故上之書亦此意也劉厚曾明安回澄明迎接心親并委亦建直

結狀后母子并包公完朕飢市一捷胤孫明三人嫉忌賢能一敘以為全部駭路殆盡並無淋漓之感不知有官及何

如耳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國家圖書館



002303151

文 明 書 局

檢閱部檢閱部檢閱部檢閱部檢閱部檢閱部檢閱部檢閱部檢閱部檢閱部

風月傳	木蘭奇女傳	奇中奇	昇仙傳	三合世界	十二樓	青樓寶鑑	警富新書	新果報錄	中外錄	大紅袍	白牡丹
-----	-------	-----	-----	------	-----	------	------	------	-----	-----	-----



中國國際圖書館藏書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44
4:3

